

鄉土

4

雙月刊

1980-4 XIANG-TU BI-MONTHLY MC(P) NO 92/8/79 S\$1.50

林臻：望風抒懷

方修：門外談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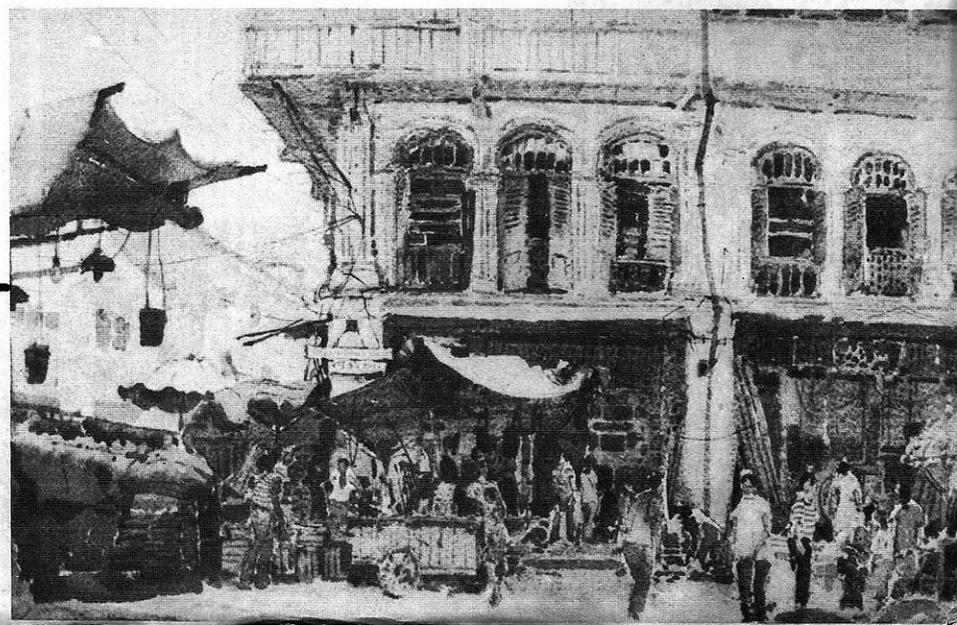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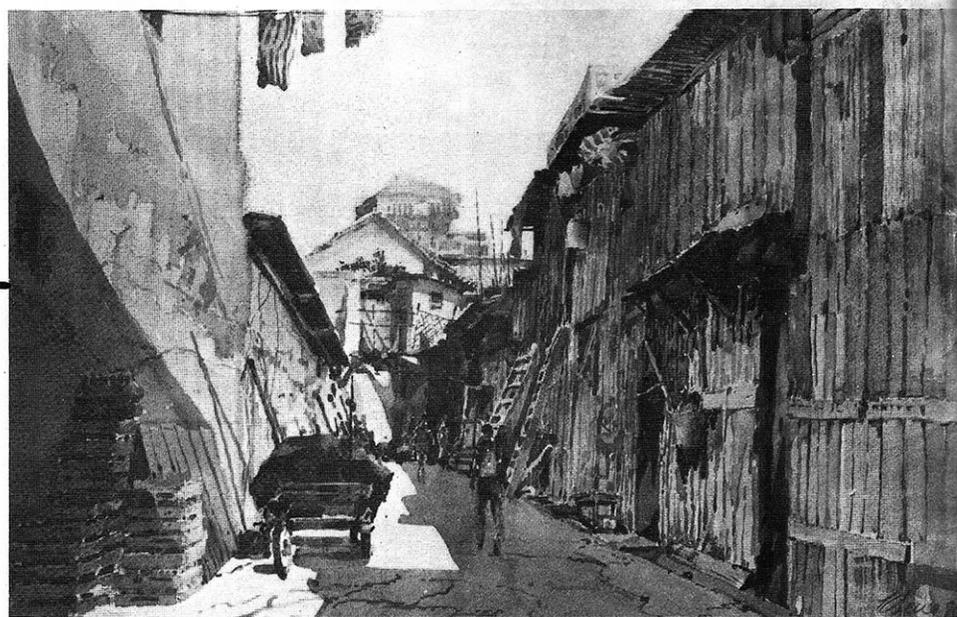
梁羽生：关于末代皇帝

浪漫诗人曾聖提近况（蔡育平）

《漫谈香港文艺界》引起论爭（张君默·原甸）



王金成水彩画近作选



· 丁加奴街

· 陋巷

· 牛车水

鄉 土

第四期

80年4月20日出版

喜馬拉雅山(水彩畫).....王金成(封面)
 王金成水彩畫近作選.....本刊輯(畫頁)
 編輯者言.....(27)

本期特稿

《漫談香港文藝界》的論爭.....張君默·原句(2)
 記浪漫詩人曾聖提.....蔡育平(22)
 關於末代皇帝.....梁羽生(12)
 望風抒懷.....林 臻(4)
 戰艦與鬼話.....朱炎輝(19)

文学丛谈

伊朗短篇小說作家沙德朱巴克.....韓拍岸(40)
 港法作家座談會側議.....陳 熙(8)
 讀書札記.....江靜浪(57)

戏剧·音乐

觀「創作戲劇晚會」.....關 衆(10)
 望春(歌曲).....笑 海(47)

美 术

參觀南斯拉夫現代畫展.....莊 歆(34)
 略談陳長豪的畫.....長 纓(37)
 藝術與社會.....橫 眉(32)
 在那過去的七年裡.....林祥雄(30)
 「林祥雄彩墨畫展」觀後.....小 蘋(36)
 看祥雄最近畫作.....瑪 戈(29)
 《林祥雄彩墨畫集》序.....方 修(38)

散文·杂感

門外談球.....方 修(14)
 學中醫要有重點.....葉下珠(45)
 我也「跌」過.....小 虻(46)
 正視與逃避.....文 鳴(24)

诗 歌

聽黑人音樂會.....田 思(7)
 胡椒.....田 思(17)
 異鄉之夜.....吳 岸(17)
 六弦琴·小孩.....吳 岸(66)
 鵝江浪.....吳 岸(6)

挽盛記遊.....林木化(53)
 苦悶之謳.....征 埃(20)

小 说

賈太太訪老人院.....丘文華(48)
 黑馬(中篇創作).....文 濤(62)
 只不過是個女孩.....勞 桓(50)

史料·掌故

中國作家南遊記.....本刊輯(58)
 1. 八一三抗戰紀念前夕(郁達夫).....(58)
 2. 敵寇南進的積極步驟(郁達夫).....(59)
 3. 《永定河畔》導演感言(金山).....(60)
 4. 論今後的歌詠運動(夏之秋).....(61)
 泰國報壇憶舊錄.....吳繼岳(54)

鄉土 雙月刊

Xiang-Tu Bi-Monthly

出版人、主編：

LIM TIANG-SER

編輯部：

群島文化社(私人)有限公司
 新加坡馬里士他路五八四號
 Archipelego Cultural
 Publication Pte Ltd
 584, Balestier Road,
 Singapore 1232.

承印：

Cosmic Printing Pte Ltd
 1, Thomson Ridge, Singapore.

代理(星)：

新天書局
 Apt. Blk 431, No. 316 Clementi Ave 3.
 Singapore 0512 Tel: 7763390

海外批發：

國際圖書(新)有限公司
 122, Golden Mile Tower,
 Beach Road, Singapore 0719.

定價：

每册 \$ 1.50

《漫谈香港文艺界》的论争

张君默·原甸

一、张君默的批评

石君友：

你所寄来的“乡土”第一、二期同时收到，谢谢！很感兴趣的翻阅了一遍，觉得内容很丰富。组织这许多稿件，一定不容易。

我是用香港人的眼光来看这份刊物，从编排封面、印刷以至内容各方面，都显得太素了一些，必定是两个社会有着根本方面的不同，所以星马的读者很能接受，香港读者就不会接受了。

在第二期中，在一篇原甸写的“香港文艺界”。既然是谈到香港的文艺情况，所以分外留意地看。原甸兄我是认识的，就是不知道他对香港文坛的景观，会是忽略了这许多，因而所谈极不全面，重要的竟然都忽视了。比方他提到香港读书界熟悉的刊物，最重要而具极大影响力的一本“明报月刊”竟象全不知道。这份月刊，已经出版了十多年，在中国大陆海外读书界中，极有威望，如陈若曦、白先勇、郑愁予等的文章都时有刊登，文学艺术气氛都很重，怎么只知道有一份“海洋文艺”呢？前者月销三万册，后者只在三千册左右，反而为香港文艺界所忽视。（虽然我也常在上面写稿，因我对主编吴老先生十分敬重。）

香港的出版物无疑是十分庞杂，而且娱乐、黄色与赌马等，刊物充斥，但是亦有健康的刊物产生，而且树立起威望，如“南北极”，近期又有“中报月刊”。

至于报章上的文艺性副刊，原甸兄亦只着眼于几份附属于中国大陆的报章。其实，星岛日报的副刊，文艺气息很浓，司马长风、余光中、卜少夫等亦常发表文章。至于“明报”副刊，亦早被公认为

知识份子必读的，上面有学术、政论、随笔、科幻小说等，此外如司马长风说的“纯散文”，亦时常刊登。早些时日，连香港时报，亦有整版的文艺副刊。

原甸兄竟然有此忽略，我想大概是他对“左派”刊物以外的刊物接触得少。其实，在目前的香港，文艺风气是盛于非“左派”的书刊上。“左派”的书刊反而是显出贫血。

所以，如果让星马读者由原甸兄的“香港文艺界”一文，来了解香港文艺情况，是很不公平的。

张君默 19-2-1980

二、原甸的解释

我的「漫谈香港文艺界」发表后，引起香港作家张君默兄的注意，并为此写了一封信。本文愿从四个方面作覆。

第一，关于文体。「漫谈香港文艺界」一文，有报导的性质，也有评论的性质，但不是总结性的文章。题目标以「漫谈」，即已点明体例。漫谈者，随想随谈之谓也。「漫向江头把钓竿」，一派不受拘束的漫步信游之状。现代作家常或以「漫谈」、或以「一瞥」、或以「鸟瞰」和「巡礼」等字眼作为此类夹叙（即报导）夹议的文章题目。因此，如果以总结性文章的全面性要求和完整性要求衡之于我的「漫谈香港文艺界」，难免会有「所谈极不全面」之感了。

「漫谈」性质的文章，在材料掌握方面虽不必如总结性文章要求的严苛，但有一点却是绝对不能违反的，即：其阐述的具体问题的实质、精神一定要符合真实的情况；不能违背事实，不能捏造事实，不能歪曲事实。

因此，检验「漫谈香港文艺界」一文有没有「不公平」地反映香港文艺界不是计较于它有没有漏掉「明报月刊」等一两个杂志和某一两份报纸的副刊，而在于之所论析的文艺界现象是不是符合当前香港文艺界的真实情况。这才是根本的。答案如果是肯定的，那么，遗漏了一两个刊物或副刊虽为不美，但却绝对不会因此出现根本性的错误。反之，我们即使掌握了最准确的刊物出版统计数字和开列了最全面的刊物和副刊的名表，但却不能正确地分析这些现象，正确地显示当前香港文艺界真实情况和真实面貌，甚或作出错误的结论，那么，这样子的「全面」恐怕也只能以极不全面告终。

「漫谈香港文艺界」一文，有没有从根本上歪曲或违反了香港当前的文艺界现象？这是根本的。主要的。至于有没有电脑式地掌握每一个不分大小主次的材料，这是非根本的，次要的。

第二，关于若干刊物的遗漏。君默兄对我遗漏了「明报月刊」和「南北极」愤愤不平。君默兄说的那一份「最重要而具极大影响力的」「明报月刊」，我当然知道；君默兄说的那一份「树立起威望」的「南北极」，我当然也知道。但我更清楚的是：「明报月刊」和「南北极」都不是文艺杂志，它们都是偏重于报导和政论的刊物。这一类的刊物，目前在香港是最符合读书界的口胃，我也是一清二楚的。避开其言论的倾向性不谈，从性质上说，它们实际上是与「七十年代」、「争鸣」、「动向」等同属一类的。我的文章里「漫谈香港文艺界」，不是「漫谈香港出版界」或「漫谈香港刊物动态」，我没有把非文艺刊物的「明报月刊」和非文艺刊物的「南北极」列入文章内，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实际上，我的文章如果有缺点的话，它应该是指我也曾列入了一部分原不需要列入的刊物。因此，我不是漏掉了什么有「极大影响力」的和有「权威」的文艺刊物，而是列多了与文艺无关的杂志。这一点，君默兄嫌我的是「列少了」，而我恰恰是「列多了」。这是很重要的分歧。若从严格的角度的说，目前香港的文艺刊物实际上只有一份，即是那一本君默兄说的销路只有「三千左右」的「海洋文艺」。这在一些认为香港文艺已经很兴旺的人听来会大吃一惊的。

可是，如果说「明报月刊」就没有一些涉及文艺的文章或文艺创作，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随手翻开第壹百陆拾玖期的「明报月刊」，就有报导中国大陆文代会的一篇长文，这就是文艺性的文字了。另一方面，如君默兄说的，作家陈若曦，白先勇，郑愁予等人的作品也曾在这份刊物上登载过，这些

当然是文艺创作了。

但是，不行，我们还是不能在「漫谈香港文艺界」一文内提及「明报月刊」。因为：第一，如上文所说，它的刊物性质被内容的比重决定了，文艺比重少，报导和政论比重多，它是综合性的；第二，如果有一天，「明报月刊」整个改版，全部刊登了陈若曦，白先勇，郑愁予，甚或王拓，柏杨，陈映真等人的文艺创作，我的「漫谈香港文艺界」还是不能把它列入，因为我的文章谈的是「香港的文艺界」，不是「台湾的文艺界」，也不是「海外中文作家的文艺界」，更不是「留美华人作家的文艺界」。除非陈若曦等作家们都移居来了香港，在香港参与了文艺工作和文艺活动，否则，君默兄不骂我，别的读者和作者会骂我「蒙查查」（香港口头禅，胡里糊涂之意）呢！

因此，同样情况的「南北极」以及最近才出版的「中报月刊」，都不能成为「漫谈香港文艺界」一文非列入不可的刊物。

第三，关于若干遗漏的报纸副刊。我在「漫谈香港文艺界」文内，只引了一个文汇报的「文艺版」，我不仅漏了「星岛日报」的副刊，「明报」的副刊，「香港时报」的副刊，而且，有一个重要的文艺副刊就连在这方面提醒我的君默兄也忘了提示我，那就是设在「新晚报」上的「星海版」；虽然每周一期，但却占着整版的篇幅，版面干净，文风纯朴，格调严谨，完全没有小市民文艺气味，漏掉了这么一个重要的文艺副刊，才是「漫谈香港文艺界」一文最大的不应该。

第四，关于君默兄说的「大概是他（指笔者）对左派刊物以外的刊物接触得很少」一句话。我在香港十多年，对左派右派，素不过问，我的朋友中，有的倾向中国大陆，有的倾向台湾政府，但他们的或左或右的观点绝少能左右我的观点。在香港，左右报纸刊物不胜枚举，大公文汇，我经常看；香港时报，我也常翻，至于那一份君默兄设有专栏在其「被公认为知识分子必读的」内容兼有「学术、政论、随笔、科幻小说」的副刊上的不左不右的「明报」，我更是每日必读的呢！说起来不仅君默兄不信，即连星马的读者也许也怀疑，那一批被认为左派刊物的「七十年代」、「争鸣」、「动向」等，我反而看得很少，一般都是在逛书店时随手翻阅一下吧了。由此也可见我的落后和欠缺积极了。

我和君默兄一是朋友，二同是生活在香港，不想大家却开展了一场小争论在星马的文坛上，占据了读者许多时间；改天君默兄有暇，还是就近在香港约他把盏再辩吧！一笑！ 八〇年三月八日香港

望 風 抒 懷

林 臻

Oh, what a lamp of reason ceased to burn,
Oh, what a heart then ceased to throb.

Nikrasov.

影子隨着身體的垂直，從草面上滑開，從胡姬花上滑開。色彩斑駁的胡姬花，在午前的陽光的照射之下，顯得分外鮮麗。

胡姬花平放在新刈的草面上，平放在你的胸膛上。

迎着陣陣的清風，對着灰斑的墓碑，我們心潮起伏：從1967年正月開始，你離開了家人，朋友和敬愛你的青年，一個人悄悄地躺在這裏，朝着旭陽東昇，夜聽蟲豸嘶鳴。“人生易老天難老”，一晃，十三個年頭又過去了。在這十三年裏，世事和人生都起了巨大的變化，受過你的薰陶和培養的我們，也嘗過了種種生活的滋味，踏進中年。

我們猜想：要是你還在，你現在可能坐在書房裏讀書或寫作瑣屑的工作，庸俗而又虛偽的笑臉，再也無法侵擾你的心思。你默默的揣摩那些“思索的蘆葦”，孜孜的寫下那些啓迪人心的篇章。你也可能正和幾位熱愛文學的青年在一家咖啡屋裏坐上幾個鐘頭，傾談你對局勢，對人生，對文學，對藝術，對青年作者的作品的精闢見解。你不會擺出一副導師的臉孔，態度總是那麼誠懇、親切，卻又那麼的認真、嚴肅。

自然，我們更想起你對我們的關懷：從學習寫作、生活細節到謀求工作。儘管各人的個性、感情、天資有所差異，但思想、生活背景和對文學的熱愛大致相近，而你所給予各人的關懷，却同樣的具體而微，同樣的熱忱懇摯。友人堅決，冷靜，有淚不

輕彈，却爲了不能再受到你的教導，禁不住一再的洒下熱淚。友人沉毅，踏實，却爲了你所給予的無微不至的關懷，難以抑制心中的激動。我從你那裏得到的又是怎樣的陽光和雨露？我心中湧現的又豈止是溫暖和傷失？

☆

歷史掀開50年代的第1頁。

校園裏的那株不知名的樹，只剩下光禿禿的枝桠。落葉滿地，果實化爲爛泥；堅硬的果核一顆，兩顆，三顆……被人踩進泥土裏，踢進草叢裏。零亂的脚印，還在地上留下依稀的痕迹。

日子的河流，默默地流；像保羅·羅伯遜唱出的一支歌。

我把整顆心埋進書籍裏，書籍打開我的視野，充實我的腦海，溫暖我的心坎，增進我的勇氣。我貪婪的吞嚙每一本能夠得到的書，那管是詩、散文、戲劇、還是小說；那管是創作還是翻譯。我愛巴金、老舍、魯迅、何其芳、郭沫若、藏克家、聞一多、朱自清；也愛普希金、涅克拉索夫、傑克·倫敦、馬克·吐溫、高爾基。

文學的細胞侵進我的血管，衍殖派生，流佈全身。我的眼前不時浮現小說的章節，散文的意境；心中不時起伏詩的波濤。於是，也不管文字是多麼的貧乏，技巧是多麼的稚嫩，我一篇一篇的寫下來——在昏黃而搖曳的油燈前，在枯葉飄落的樹蔭下。

當時可供發表的刊物和副刊爲數不多，而且大

都偏重於綜合性。文藝副刊似乎只有你主編的一種：每天半版，六號宋體直排。在上面發表文章的，既有馬華先輩作家，也有更多年輕一輩的作者。你關懷及提携年輕一輩的作者，從納用他們的作品可以明顯看出。事實證明：在工地上出賣勞力的工人，在田野操作的農夫，在商場上謀生的小職員，還有學生、小販、家庭婦女以及許多勞動者，同樣可以寫出有血有肉的動人作品來；文學並不可能操縱在一小撮有閑階級的手裏。

像好些熱愛文學的青年一樣，我終於成為你的副刊的一名作者。在你細心的修剪、施肥、灌溉之下，稚嫩的幼苗吸取了多少的養分，多少的溫暖；往後能夠長成一棵還算有點像樣的樹木，你的一份心血也是重要的因素。

只要你認為一個青年有上進之心，你就多方面的教導和鼓舞他。通常一位學校的師長，也不會做到你那種關懷備至的地步。他們只能做到大體，你却透過大體而做到具體。一篇文章寄給你，只要言之有物，文字或技巧差一點，你總是盡可能的修潤、刪削，加以刊用。文章刊出後，作者在欣喜之餘，也從經過你的修潤、刪削的部份明白還有什麼地方可以提高，必須加強。如果問題較大，不能刊用，你也將你的意見批在稿首，或者另附一信，一齊退回。你無論如何都要向作者交代，以及繼續鼓舞他們，教導他們。

有一篇舊稿我一直保存了二十年，不捨得丟棄。當時你退回來，還附下一則英文剪報和一封信。剪報報導失業人數和一些具體情況，你顯然是要用以指出我的作品裏存在的正確敘述。來信則邀我在某一天中午到你的家裏，“讓我們痛快的談談心，也談談你寄給我的《水平綫下》”。我依約前往，等于去上了一節意義深長的課。

十多年間，我在你的副刊發表的習作，數量不多。其中有兩三年由於生活不安定，甚至沒有寫下片言隻字。1966年，我將16篇散文輯成一集，請你寫序。你知道了，很為我高興，很快寫了一封信給我：

真是許久不見了。非常高興聽到你的文集要出版。我最近很少寫東西，看看能不能寫出幾句話來，寫好了，我就交××轉給你。我這半年來很少出門，也幾乎沒有和人來往，所以早上總是在家的。歡迎你們來玩玩。希望你在××做的臨時工作，能夠長遠繼續下去。有空時努力寫文章，也許日子會容易過些。

那一天有空來，可以請××通知我一聲，免得剛出去了。

過了不久又接到你的來信，通知序文已經寫好：

你的文集定甚麼名，用甚麼筆名，收在名叫甚麼的叢書裏面，以及由甚麼出版社大致在甚麼時候可以出版？這些問題，請即來信告訴我。

序已經大致寫好了，因為沒有時間重抄留底，所以我想把它先發表，然後請你剪一份寄出版社付排，這樣會省事，又可免去一些植字時的錯誤。

那一冊散文集拖了兩年，才得面世。在你的序文裏，你充份的表露了對一個初嘗成果的青年的深厚的愛和期望。你說：

在這文集裏，主要的幾篇，可以說只是一個好讀書，愛思索的人的感情筆記，是他在夜讀之後所得到的一種感動和認識。……

文章真是一面鏡子。我們只憑這幾篇短文，就可以充分想見作者其人的面貌。他的有低調也有高音，有細流也有激湍的文體，也許不像許多和他同年輩的作者所寫的那樣一看就懂；但是，當我們在認清文藝是為大眾而寫的同時，也應該注意到前代的一位法國詩人瓦勒里說過的一句話：“與其寫出讓一千人讀一次的詩，莫如能寫出讓一個人讀一千次的作品”，而作者的寫作努力，顯然就是朝着這個方向。

不論在甚麼時候，我翻讀到這些對我而說的話，總禁不住陣陣的感動。你不曾說甚麼大道理，也沒有漂亮的辭藻，只是那麼簡單、平白的吐露你的心意，但其中却蘊存多麼深切的關懷和指示。處處，時時為人着想，而且想得那麼細緻、周到，如果不是一個胸懷豁達，心地善良的哲人，有誰做得到？

和你在一起，聽你談話，我的感受更多。通常是和兩、三個好友同去找你，有時到你家裏，有時約好到甚麼咖啡屋。談話的內容自然少不了大家共同興趣的文字；有一個時期你熱中於羅曼·羅蘭，從日本訂來一套他的日記，精心研讀，而我們又剛好讀過他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於是幾次的見面幾乎都以羅曼·羅蘭為談話的中心。除了文學之外，更多的時候是聽你談生活、國際局勢、個人的感受和對某些人的看法。這些文字所不便表達的東西，你侃侃而談，處處現出你的崇高情操和真知灼見。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當時以你的才學，你的社會關係，你可以很容易的登上最高的職位。像那樣的一個職位，多少人夢寐以求而不可得。然而你洞察其中的複雜關係，也不願違背良心說話、做事、見不願見的人。你寧願繼續默默的編你的副刊，讀書，

寫作，培育年輕一輩的作者。當然，誰也奈何你不得；但你的處境也因此不時面對困難。你始終沉著應付，處之泰然。

還有你對人的判斷的準確，我也無法忘却。當時風起雲湧，一些底蘊不明的人也被推上高峰。但

鵝江浪

吳岸

江水浩蕩
波濤洶湧
是誰
駕一葉扁舟
飄向彼岸？

浪落時
不見了踪影
久久
久久
啊呀呀
莫非那舟兒兒
都已在浪里葬身？

待到浪起時
却只見
馬來母女倆
手把槳兒
笑吟吟
坐在浪峰上……
七九年五月於拉讓江上
(註)拉讓江又稱鵝江

你獨具慧眼，經常從生活細節來檢驗他們的本質。後來風雲逆轉，他們的本質清清楚楚的顯露出來，證實了你的預見。

我就是這樣的在你潛移默化的關懷和教導之下，逐漸的擺脫了稚嫩和怯弱，像離開母親懷裏的牛犢，一步一步的走上充滿挑戰的生活疆野。

☆

然而，豈止我一個人呢？

許多當年曾經見過你，讀過你的作品或者曾在你的副刊投過稿子的人，認識的，不認識的，遠遠，近近，何嘗不會得到你的直接或間接的關懷和教導？

十三年又過去了。灰斑爬上你的墓碑，野草萋萋，清風習習；當年的文壇新兵早已雙鬢灰白，滿臉風霜。但是又有誰能夠輕易的把你從心版上抹掉？把你為馬華新文學作出的貢獻掩蓋？

記得你還在的時候，我曾收到一個詩人寄來的一首致給你的十四行詩。當時抄了一份寄去給你，而你卻來信叮囑不要發表。你說：

謝謝你花費時間把詩抄寄給我。這位詩人，時或有詩寄來“青文”，詩句新鮮，是一個會寫詩的人。他這兩首也寫得不錯，只是寫在我的身上，那就當不起了。如果發表出來，會加重我的精神負擔。……我對這位素未謀面的詩人的好意，非常感動，同時更感謝你對我的一貫的友情。希望你便中轉達編者先生，不要刊出寫到我的那一首詩。

這首從來不會刊出的詩，我始終夾在你所贈送的幾冊你的散文集裏，作為永久的紀念。將近十五年的今天，詩句又再一行的浮上了我的腦海：

沒有見過你的臉，你的臉是雨季裏明朗的太陽，
沒有握過你的手，你的手是黑夜裏有力的閃電，
沒有聽過你的聲音，你的聲音是海底深處的浪，
沒有摸過你的心，你的心是地球上屹立着的山。
牢記着別人對你的口頭流傳，儘管多瑣碎，
再追着細讀你那久久才出現一次的文字，在心中豎立着對你的敬重，下一次是上一次的一萬倍，而多少指路牌自己却先倒塌了，不再逼氣凌人。揹着雙重的痛苦，你一樣生活，你一樣工作，只有年青人純真的笑語，才是你心靈的慰藉，你多希望年青人能夠像花一樣，在祖國各處盛開朵朵，

你可為那些丟下一個聲名就悄悄溜走了的惋惜？歷史小心地把你的每一滴血汗收集起來，為了製造一個永恒，讓它活着你現在的光彩。(2)
“一個人倘若不會活在後人的記憶裏，那就真正的死去了”。潮起潮落，年復一年。你，永遠活在我們的心坎深處！

(14.1.80)

附註：

- (1) 李陵《答蘇武書》：“遠托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
(2) 差它作，1965年10月28日。

田思

听黑人音乐会

渾身是勁的漢尼巴
當你舉起你的金喇叭
整個空間都流蕩着金色的聲音
彷彿曠野里遙遠的呼嘯
彷彿草原上牧人的號角
啊啊，我感到大地的脈搏在劇跳

好像有一股急速的龍捲風
從地平綫旋起，旋起
挾着飛沙走石
好像有一隻黑色的兀鷹
在懸崖間翱翔，翱翔
兩翼煽起磅礴的氣流

冷靜安詳的狄德女士
大提琴在你手里
如同鬱悶的沉雷
滾過低壓的雲層
又似遮天蔽日的蜂群
匯成一大片嗡嗡的聲浪

風趣從容的威廉詹士
你是了不起的鋼琴師
你操縱密密麻麻的琴鍵
好像操縱峽谷流轉的溪澗
你用左手的低音
在谷底撒下一陣驟雨
你用右手的高音
在山巔扯出幾道閃電

啊，還有阿倫·史密斯
魔術師也佩服你的靈巧
你敲擊出來的鼓點，
像有無數的彈簧裝在指棒間

是不是成千的羚羊
在藍天下躍動多叉的犄角
是不是上萬的斑馬
在草原上馳騁矯健的蹄姿

可敬的黑人音樂家啊
你們讓我看到遼闊的非洲大陸
在繁密熱鬧的樂聲中
非洲的森林在搖幌
非洲的河流在奔騰
非洲黑人的血液在激蕩
非洲寥廓的天空
風雨雷電在合唱

在繁密熱鬧的樂聲中
我看到黑人的部族
用腳跟頓着地面
搖幌着高舉的手臂
拍打着屈伸的膝蓋
在跳着生命之舞
在祈禱着莊稼的豐收
夏日的陽光無比燦爛
汗珠閃亮在黝黑的皮膚上

在鼓聲的節奏中
我看到穀物由青轉黃
我看到那澆過汗水的土地
慷慨奉獻勞動者的食糧
節日的狂歡震天動地
連稻穀的精髓也跳出來共舞

啊，可敬的黑人音樂家
你們讓我感到大自然的壯麗
你們讓我感到生命的律動和活力

1980年1月

註：一支由黑人回教徒所組成的「旭日」爵士音樂隊，於1980年1月24日晚假古晉中華第一中學禮堂演出。這些黑人音樂家包括喇叭手 Hannibal，鋼琴師 William James，鼓手 Allen Smith 及大提琴手 Diedre（印第安女性）等。所演奏的曲子有：靈魂兄弟、稻穀精華、夏日、狂歡、部族等。這是黑人音樂家在砂勝越表演的首次。

港法作家座談會側記

——寫作、生活、與麵包——

陳熙

××：

來信問及港法作家座談會，及對其討論的問題的看法。現奉告於下。

今年二月十日，香港法國文化協會在香港主辦了一個港法作家座談會，邀請了香港的一些作家、報紙雜誌編輯參加。

當代法國作家、文藝批評家及巴黎法國文化協會總代表羅歇·古茲（ROGER GOUZE），代表訪港法國作家，在座談會上發表了關於下列幾個問題的意見：

- 一、作家寫作的職業化問題，
- 二、作家與出版商、編輯的關係，
- 三、文學獎的作用。

在這封信里，僅就第一個問題談談個人的看法。

羅歇·古茲在座談會上認為，一個作家如果以寫作作為自己的職業；就必須天天堅持不歇地寫，沒有什麼東西值得寫，也得想辦法寫出來交差，否則就無法維持生計，難以活下去，有如麵包師傅一樣，必須天天製作麵包，以換取三餐的溫飽。因此他得出結論說，作家如果為了麵包而寫作，必然不可能產生出成功的作品。

對於羅歇·古茲的意見，香港幾個在座的作家，則表示了不同的見解，他們以中國的魯迅、法國的巴爾扎克、俄國的陀斯妥也夫斯基和美國的奧·亨利等作家為例，認為一個作家能不能產生成功的作品，關鍵並不在於是不是把寫作作為職業，而是在於作家的寫作水平問題。

羅歇·古茲的意見是從他所熟悉的法國社會出發而談的，香港的發言作家則是從香港社會出發，

雙方的角度和觀點當然有所不同。後來座談會由於時間關係，對有關問題並沒有進一步深入去探討，故也沒得出什麼結論。

到底作家把寫作作為職業，也即是為生活而寫作（這裡所謂的生活是指狹義的為個人及家庭的衣、食、住、行等溫飽），能不能產生成功的作品呢？

關於這個問題，我認為不能毫無分析地匆促給予肯定是或否定。籠統地一概而論，肯定得不出正確的結論。

我認為要探討這個問題，應該從多方面去分析，既要從作家所處的社會環境（也即社會對文藝及作家的態度），作家的才華，又要從作家寫作所賴以的生活素材的積累，作品的思維方式等方面去考察，進行綜合的而又具體的分析研究，才有可能根據具體作家的情況，作出符合客觀實際的結論。

如果當一個作家，是處於個人或家庭生活得不到基本保障的社會環境里，而必須依靠賣文為生，社會對文藝工作不重視，對作家的文藝創作，沒能給予熱情的積極支持，也即是稿費、版稅微薄、文藝作品銷售困難。在這種情況下，作家若是以寫作作為職業，則必須天天堅持不歇地寫作，才有可能勉強地換取個人或家庭的三餐溫飽，要是作家一天停筆或少寫一些，生活就會發生困難，較長時間不寫，則無法維持生活。那麼，我們可想而知，這個作家即使覺得當天沒有什麼有意義的東西值得寫，但考慮到個人或家庭的三餐溫飽，他就不得不熬費心機、搜索枯腸，甚至無中生有地編些東西來寫。

諸如這種情況，作家就難以過多地考慮到作品

的什麼主題意義、藝術技巧、語言文字等等，而去精雕細琢，作品完成之後也沒有充分的時間去修改潤飾，而僅可能寫些急就章、應時文，交差了事。如此一來，作家就不得不淪為以搖筆桿為生的「寫稿佬」了，作品的質量是難以多加考慮的。

即使這個作家有着非凡的藝術才華，在他個人過去的人生經歷的歲月里，曾經積累了較為豐富的生活素材，可以供他一個相當時期寫作之用，但是，如此長年累月的不斷寫作，他原來擁有的素材，總有用盡的一天吧！何況，因為天天要堅持不歇地寫作，恐怕就沒有充裕的時間去開拓新的生活境界，去深入、熟悉、體驗新的生活圈子和內容，從中再吸取、收集新的生活素材，作為往後寫作之需。結果，終究會感到題材貧乏，難以塑造新的人物形象，創造新的典型，寫出新的具有一定藝術價值和水平的作品。縱然這個作家的非凡藝術才華，能使他的妙筆生花，能運用語言的技巧來掩飾陳舊的題材，可是寫出來的，至多也是重覆他曾經創造過的舊形象、舊典型，必然不可能達到新的藝術高度。

試想，當一個有非凡藝術才華的作家陷於此種「炒隔夜飯」的境地時，作家的藝術生命也就到了極限，不正是應了「江郎才盡」之說了嗎？

作家的這種悲劇，無論在中國或世界文學史上是屢見不鮮（當然可能還有別的因素）的，香港作家中更是不乏其人。

或者，同樣的一個作家，假若他是處於生活能得到基本保障的社會環境里，沒有三餐溫飽的後顧之憂，而社會又能給予作家充分的創作自由，重視和積極支持作家的藝術創作，有較優厚的稿費、版稅，社會有較濃的文藝欣賞氣氛，而使得作品的銷售不致於有太大的困難，則作家在一部作品出版之後，能得到一筆足於維持一段相當時間的生活費用的稿酬，那麼，作家就不必在這段時間里成天伏案疾書，而是可以利用這段時間，不斷地開拓、深入、熟悉新的生活境界，或是利用這段時間，精心地提煉素材、處理題材、構思形象、安排情節、組織結構等等創作前的準備工作。作家在得到充分的構思醞釀直至成熟，產生了創作衝動，然後下筆寫作，那麼可以肯定，他所創造的人物形象必定比沒有充分的構思醞釀，沒有創作衝動地硬寫出來的，更生動、更完美，作品的成功比例必定會更高些，甚至能超越過去的水平。這種情況，在中國和世界文學史上也是有例可證的。

出類拔萃，才華橫溢的作家，諸如許多多產的短篇小說大師，莫泊桑、奧·亨利、契訶夫等，他們的鏘鏗有聲、膾炙人口的作品，相信並不是出自

於為換取三餐溫飽而僥倖成功之作，而是出自於為反映真實，創造藝術的真善美的目的的。不錯，成功的作品可以換取麵包，但是為麵包而作的作品，都不一定會成功。

我們即以契訶夫為例吧！

當契訶夫還在莫斯科大學唸醫科之際，為了要負起家庭生活的重担，他不得不每天勤奮地為報刊寫作，以便賺點稿費來養家餬口，可是，當時契訶夫的作品並不是成功之作。

直到他在醫科大學畢業後，開業當醫生，使他有機會廣泛地接觸到社會上各階層的、各行各業的人物，並從中了解。熟悉這些人物的各種不同的人生際遇，深入掌握他們的個性特點、職業習慣、行業語言等等，這給契訶夫的文學創作，積累了豐富的生活素材，終於寫出了「小公務員之死」這一類的成功作品。這個時期契訶夫雖然已有了相當豐富的生活素材和成功的作品，但是他並不以此為滿足，而關起門來埋頭寫作。

為了更多地開拓生活的新領域，他還到全國各地去旅行，深入和熟悉社會，他的足跡踏遍克里米亞、高加索、烏克蘭，甚至是遙遠的，被當時世人視為地獄的囚犯流放地——薩哈林島（庫頁島）。通過這些旅行和考察，使契訶夫深刻認識了沙俄帝國的黑暗和社會弊病，揭示了人們的丑惡、貪婪和虛偽的靈魂。他的「第六病室」就是沙俄帝國的縮影和寫照，這個作品豈止是成功之作！簡直是人類藝術寶庫中的光芒四射的金剛鑽。

再以巴爾扎克的例子來看。

當巴爾扎克決心做一個職業文學家，於一八一九年八月搬進他的工作室，着手寫表現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領袖的悲劇——「克倫威爾」時，他就是日以繼夜，天天堅持不歇地寫，有時好幾天都沒有離開過房子，經過幾個月時間的努力寫作，終於完成了這部悲劇，然而却是一部失敗之作，接着他又模仿當時流行於貴族沙龍里的浪漫小說，編造他自己的作品。他的這一類沒有生活真實基礎，只是坐在房子里冥思苦想，凭空捏造出來的作品，同樣是得到了失敗的下場。

這個事實是不是說明當時的巴爾扎克沒有藝術才華呢？不！就在他寫出失敗作品的同一個時期，他的一本立足於生活真實基礎，取材於他熟悉的生活素材的隨筆集「結婚生理學」，倒是表露了他的現實主義藝術才華。

為麵包而寫作，非但沒能使他寫出成功的作品，反而連個人的肚子都沒法填飽。隨後，巴爾扎克投筆從商，在巴黎社會中奔波了多年。這段經歷，

倒給巴爾扎克豐富了往後寫作的生活素材，給後來寫作「人間喜劇」奠定了基礎。

即使有了豐富的人生和社會經歷，積累了豐富的生活素材，巴爾扎克並沒有因此而滿足，並沒有因此而閉門寫他的為麵包的作品。例如，在進行使他一舉成名的「朱安黨」這部小說的創作之前，巴爾扎克還是非常注重創作前的醞釀工作，他花費了幾個月的時間收集、閱讀了大量歷史資料，分析、研究了一七九五年至一七九九年這段期間內路易十六與共和黨人雙方的軍事報告和軍事活動資料，甚至連軍事地圖，他都詳細地加以研究、熟悉。同時，巴爾扎克還親自訪問了當時戰爭的一些目擊者，擴大見聞、核實材料和調查具體事實。

要是當時巴爾扎克需要天天為麵包而伏案寫作，他能不能騰出時間做這些調查、研究、分析的創作前的準備工作？沒有時間作充分的創作前的醞

釀工作，肯定沒有可能寫出成功的作品。

偉大作家的流傳恒久的成功作品，都是出自於作家為真實地反映社會、歷史現實，創造藝術的真善美的豪情和胸臆，絕不是出自於為麵包的目的而作的作品，所能同日而語的。

魯迅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年，辭去教學工作而專心致志地寫作，其目的顯然不是出自於為麵包，而是為當時急遽變化的形勢所決定的。如果認為魯迅這時期專職於寫作是為了麵包，那他又何必辭去原有麵包可領的教學工作呢？這其實是對魯迅的莫大誤解。

還有，魯迅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年，為什麼不採用形象思維方式來進行典型形象創造的小說寫作？而採用偏重於邏輯思維方式的政論性的雜文寫作呢？

這是因為典型形象創造的小說寫作，需要作家



觀《創作戲劇晚會》

关众

新加坡南方藝術研究會自1976年成立以來，就積極為推動表演藝術而工作，四年來舉行了一系列的演出如學習觀摩會、匯報晚會、義演和文藝晚會等。今年二月一日至四日，該會假維多利亞劇院再次推出「創作戲劇晚會」，可以說是再接再厲的表現，也為打破沉寂的劇壇作了一點努力。

這次的「創作戲劇晚會」，一共演了五個短劇，都能引人入勝；除「變戲法的人」外，其他四個如「二比零」、「趙先生的煩惱」、「幸運抽獎」和「大小通吃」，全是本地創作，而且又都屬於喜劇。值得一談的是這幾個本地劇作，雖以一般人所司空見慣的生活現象為題材，但當它們再現於觀眾眼前時，仍然令人賞心悅目；這再次地說明了，藝術創作必須取材於現實生活才能富有生命，甚至一些看來是平凡的生活素材，只要劇作者能真實地、生動地將它加以概括地描寫出來，通過高明的導演和認

真的演員將之再現於舞台，還是能生動感人的。這也給了搞戲劇的朋友們對深掘現實生活的題材，有了信心和路向。

現將這次演出的劇作，加以簡介輕評如下：

(一)「二比零」，它是通過一對父子一面在觀賞電視螢光屏上的球類比賽，一面却為他們各自與人下賭注而表現出來的各種醜態，有力地諷刺了時下一些人所謂熱衷於觀賞體育運動的目的，也反映了學生們染上賭博的惡習。這個劇寫得集中精彩，只要演員的某些動作再誇張些，效果將會更佳。劇中的佈景、道具等設計很適恰，演員以飾妻子的角色演得較自然。

(二)「變戲法的人」，它一面通過魔術師摩來博士在大庭廣眾表演時，耍鈔票能變鈔票、耍糖菓能有糖菓而受人們的喝采和羨慕。另一方面又映出他住處家徒四壁，且病臥在床，甚至連買麵包和

更多的時間去作生活積累和構思醞釀，而當時急遽變化的社會形勢和迫切的寫作任務，已不容許魯迅騰出更多的時間去進行這方面的工作。在短兵相接的情況下，匕首、投槍式的雜文，是更適用於當時之需要。

魯迅最光輝的十年文藝活動，恰恰說明魯迅並不是出自於為麵包的目的而寫作。

當然，比喻往往是有所缺陷的。羅歇·古茲把作家比喻為麵包師傅是不夠確切的。因為麵包師傅天天制作的產品是同一原料，同一品種的麵包，而作家所創作的作品，無論如何，絕不可能是同一內容，同一語言的篇章。

為麵包而天天寫作，決定了作家沒有可能有充裕的時間去做創作前積累和醞釀工作，從而決定了作家難以寫出成功比例較大的作品，也即是說，作家的藝術才華難以得到最充分，最成熟的表現。

秦牧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曾指出：「在藝術實踐上，就是重視積累，重視醞釀，較持久地集中精力來工作，這樣，有規律的勞動就可以獲得最大的功效……」。秦牧的話，也即是他的創作經驗的總結，很值得我們參考的。

女人生孩子，尚且要十月懷胎，作家的成功作品，難道可以不假時日，而完成於一朝一夕的麼？

有較充分創作自由，有較濃文藝氣氛，以及有較優厚稿酬的法國社會的作家，為麵包而寫作，尚難以出成功之作，更何況稿酬微薄，視文藝為絕路的香港社會，為麵包而寫作的作家，反而能夠易於出產震世的成功之作，這豈非要使人百思莫解嗎？

上述的看法，你以為然否？尚祈指教。

此致

文安

陳熙

一九八〇年二月於香港興嘆閣

藥物的錢也沒有，深刻地揭示了藝人真實生活的悲慘圖景。這個故事是發生在外國的社會，但感人的力量很強，如劇末摩來博士對一個不理解他的困境的報童所說的：「孩子，……到生活中去找答案吧！」這一句話深沉有力，發人耳際。劇中所穿插報童載歌載舞的一節，畫面也很優美動人；至於演技，飾摩來博士的其聲調在病中時還顯得不夠沉着悲憤，飾報童的差強人意，而飾摩來博士的兒子的就顯得呆板。它還有一點可提的，就是換場的次數太多而舞台上不時陷入黑暗一片，這多少會使觀眾的意緒渙散。

(三)「趙先生的煩惱」，它是一面描述退休的趙先生領了一批可觀的公積金，加上與他的妻子多年的積蓄已達到五位數，原可安好地享盡晚年；然而，通貨膨脹，鈔票「縮水」，為了保值，趙先生要買股票，趙太太却要購黃金，於是兩人為了此事時有爭論。另一方面却描述趙先生那個愛虛榮、好享受的兒子為了婚禮，用錢無度，任意購物，又想大肆鋪張擺酒席，引起趙先生劇烈的反對，可趙太太抱孫心切給兒子撐腰，於是演成了家庭的矛盾。這個劇除了生動地刻劃出退休的小公務員的生活和心理外，全劇的對白都很幽默、詼諧；尤其是飾演趙先生的，不論是言談與動作，都演得維妙維肖。不過此劇在臨終時，以趙先生說了一段話即希望兒子「好之為之」，而對兒子的婚禮似乎任由他去，令觀眾有些難於領略。

(四)「幸運抽獎」(短短劇)，它是揭露時下一些商人抓住小市民存有小貪婪的心理，在推銷

貨品時舉行了幸運抽獎之類來刺激消費的方法，如中獎者可免費出國游歷一周，或獲得一架彩色電視機等名貴的電器物品。舞台上通過一對年青的夫婦為購物的問題而產生矛盾的衝突：做丈夫的為了參加幸運抽獎而一箱箱或整打地把食品購買回來，做妻子的却指出為參加抽獎而天天喝汽水、餐餐吃快熟麵是中了人家的圈套。這個劇的舞台設計簡單，題材也很普遍，但演來精彩，只可惜飾演妻子的其嗓子太尖利些，使到一些幽默的對白聽起來也刺耳了，不知該會的成員以為然否。

(五)「大小通吃」，它是暴露上流家族為爭奪遺產而演成的一齣醜劇。劇中的暴發戶錢大富破產了，但還隱情不讓親屬知道且裝病試探，大家(包括暴發戶的秘書、發妻、姨太太、侄兒和私生子)被蒙在鼓裏，却為着遺產而衝突起來，結果才發覺彼此都受騙，以暴發戶的一個半痴呆的兒子阿貢嘲笑着他們全被「大小通吃」了而告終。此劇富有娛樂性，演來認真，尤以飾發妻的角色演技最佳；但題材挖掘不深且較陳舊，留給觀眾的印象比不上前面的幾齣。

總的來說，這次所演的本地創作，都充滿喜悅、輕鬆的氣氛，引出觀眾的陣陣笑聲，有娛樂性，也富有教育性。這或許是喜劇對於生活在緊張繁忙的城市裏的人，較適合他們的胃口吧，因為人們在工餘之暇，也可藉此來舒暢一下身心；這個問題，有待於搞戲劇的朋友們去探討。最後，希望該會今後能努力提高演技水平，創出更有內容的作品！

一九八〇年二月中旬

關於末代皇帝

梁羽生

李後主与宋徽宗

宋城供應宋代食譜的豐樂樓中，懸掛有用「瘦金體」寫的一首詞，書法是做宋徽宗（趙佶）的瘦金體，寫的這首詞也正是宋徽宗的代表作——《燕山亭》。

我因而從宋徽宗聯想到李後主。

中國歷史上喜歡舞文弄墨的皇帝頗多，但嚴格說來，真正有文學天才的只有兩個，一個是李後主，一個是宋徽宗。李後主的詞，流傳後世的很多，差不多讀過一點書的人都知道；宋徽宗的詞也填得很好，但流傳後世的不多，知道的或許較少，詞名被書法之名所掩了。

這兩位皇帝的確是有很多相似之處的，同是窮奢極慾，又同遭國破家亡的命運，在被敵人擄去後，又都填有蒼涼淒惋的詞。

南唐李後主（李煜）是被宋太祖所滅的。他在位時根本不準備抵抗敵人，只是縱情聲色，以至當宋國的大將曹彬攻到他的京城金陵（即今南京）之時，他才恍然敵人已到，如夢初醒，一切繁華也就如夢幻滅了。據說他在城破之際，宋軍要捉他當勝利品帶回去獻給宋太祖時，他還正在填詞，其中有幾句是：「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他在國破家亡，告別祖先靈位之時，念念不忘的還是他那一群宮娥呢。有人說這是他「詞人的真本色」，「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王國維《人間詞話》）。但可惜他的「赤子之心」，並不是放在百姓身上。他的「詞人本色」，從另一方面看來，不也正是促成他「國破家亡」的因素之一嗎？

李後主被宋太祖俘去後，被封做「違命侯」，

初時還能容他，當他作清客看待。後來宋太宗即位，對他就很不客氣了。他被俘寫有一首很著名的小令《憶江南》：「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遊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從這首詞也可以看到他以前是過着怎樣豪華的生活。他的下場的確是很淒慘的。據說他填了一首詞牌名《虞美人》詞，里面有兩句是：「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宋太宗說他有「故國之思」，就賜他吃一種叫做「牽機藥」的毒藥，真的使他「柔腸寸斷」而死了。

說到宋徽宗呢，他更「可憐」了。他和兒子欽宗同被金人擄去，北解燕京（即今北京），在途中受盡折磨。據宋人平話《徽欽北狩》里說，他們吃的是「粗糲」，想求一碗湯飲都不可得。離開自己的王宮後，兩個人都未洗過臉。押解他的金國小官，拿餘酒殘食給他們，還揶揄他們說，你們不吃，將來更沒有吃的了。又調戲欽宗的皇后，叫她在筵前陪酒唱歌，她唱的歌辭中有「昔居天上兮，珠宮玉闕；今日草莽兮，事何可說？」等說話。徽欽二帝，也被迫以青衣侍酒。

後來宋徽宗未到燕京，便病死在均州。他的兒子欽宗趙桓更慘，押到燕京後，被金主囚在一個和尚廟里，有一個胡婦，料理他的飲食，兩個人吃飯，每月只發五斗米，一捆柴。如此折磨，還嫌不夠，到了他六十三歲的晚年，金主亮還要他和另一個也是當了金人俘虜的遼國皇帝耶律延禧賽馬，就在他們賽馬的時候，下令叫騎兵用箭從他們後心射入，前心射出。欽宗墜馬死，金主不准收屍，用馬蹄踐踏到泥中，作為「葬禮」。

宋徽宗流傳下來，最膾炙人口的一首詞就是本文開頭談及的那首《燕山亭》。是他在被押解燕京途中，自註「北行見杏花」而作的。詞道：

「裁剪冰銷，輕疊數重，淡着胭脂勻注。新樣

靚粧，艷溢香濃，羞煞蕊珠宮女。易得凋零，更多少無情風雨。愁苦。問院落淒涼，幾番春暮？

「憑寄離恨重重，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怎不思量，除夢里有時曾去！無據。和夢也新來不做。」

據對詞有研究的人說，這詞的好處，是心理的描寫，一層深過一層，非常細膩。初見杏花，就想起宮女，於是拿宮女來比杏花，都是「易得凋零」的。從宮女又想起他以前的「珠宮玉闕」，再想起「故宮」是永遠不能回去了，連做夢也恐怕夢不到了。迴腸盪氣，不勝淒惻之至。（無獨有偶，與李後主之詞，念念不忘於宮娥、上苑，如出一轍。）

然而這難道不正是他「歷史」的報應嗎？在面臨強敵入侵之際，他還是不理百姓死活，只求個人享樂。他喜歡奇花異石，竟然設了一個官職，叫「花石綱」，由當時出名的貪官朱勳掌管，專門搜括東南（江浙）的奇花異石，運到京師營造宮殿，定下許多條例，侵害百姓。《水滸傳》里的「青面獸」楊志，就曾做過押運「花石綱」的工作。只舉此例，已是足以說明他遭受這樣淒慘的下場是「活該」的了。

崇禎皇帝的虛偽

封建時代的皇帝，有一個拿手的好戲，叫做「罪己詔」，每逢他碰到什麼「大難臨頭」，或者積惡太多，天怒人怨的時候，就「罪己」一番。但這個「罪己詔」却大都是這樣寫的：把罪惡推給下屬官吏，自己呢，則本是「愛民如子」，是一個「好皇帝」的。最多也不過說兩句「朕無德無能，愧對列宗列帝」的套話而已。這種「罪己詔」的目的，無非是想轉移人民的憤恨，緩和人民的憤恨，仍然擁護他罷了。

明代的崇禎皇帝，就是很會玩這一套的。他在江山危殆的時候，嘆氣說：「君非亡國之君，而臣皆亡國之臣」，好像自己本來是個好皇帝，無需負任何責任似的。後世也居然有些史家，引用他這兩句話，對他深表同情，這真不知從何說起。

崇禎可以說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其後雖還有南京的弘光帝，福州的隆武帝，肇慶的永歷帝，但却已是在清兵壓境之下的小朝廷了。所以一般史家都習慣地把崇禎死亡那年——公元一六四四年，認為是明亡之年。）在他坐上皇帝寶座的時候，東北的滿族已經在努爾哈赤統一之下強盛起來，屢

犯邊關了。但這個明朝的末代皇帝，也正如我剛才在這裡談過的那個北宋末代皇帝宋徽宗一樣，對外敵是採取消極抗戰，甚至妥協求和的態度的。這一點，封建時代的統治者差不多如出一轍，外敵當前，而他們全力做的，却總是怎樣搜括人民，鎮壓人民。

當時的人民被官僚地主剝削的慘狀，崇禎在一次「罪己詔」里也說得很痛切，他說那些官僚「出仕專為自身謀，居官有同貿易。」然後還詳細描寫了一通他們怎樣催收錢糧，怎樣敲榨良民等等。但崇禎在說這些話時，却忘記了一點，他自己就是當時剝削人民最厲害的主兇。明代的賦稅之重，在歷史上本來就已是出名的了，在他即位後的第三年，還附了「剿餉」、「練餉」等等，在第十年又重重增加過一次。還有明代的特務政治也是很有名的。明代靠特務統治，官僚的剝削人民，實在不過「秉承上意」而已。

在這樣殘酷剝削下的人民，生活也過不去，當然更沒有能力改進生產了。所以一遇到災荒，就只有兩條路，一是「坐以待斃」，一是「鋌而走險」。崇禎統治時期，幾乎年年都有饑荒，於是明代空前的農民大暴動，在李自成領導下爆發起來了。

面對人民的災難，崇禎除下「罪己詔」外，還愛開「減膳」（少食幾味）、「撤樂」（撤銷宮廷樂隊）這些玩藝，還大叫自己也很窮。其實他就是當時天下第一富豪。在李自成入北京後，發現他「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兩，鑄有永樂字。」（《明季北略卷五》載）試算算這是多麼龐大的天文數字的財富！如果肯拿一點出來救濟災民，就已經可以使災民的苦難減輕了，何必開「罪己」咯、「減膳」咯、「撤樂」咯這些玩意。

《明史》說李自成「日殺人斬足，剖心為戲」，說李自成一點也沒有「人性」，其實都是沒有憑證的誣蔑之辭。有史實作證的倒是李自成的義軍曾頒佈「三年免稅，一民不殺」的政策。最妙的對照是，崇禎在京城破後，跑到皇宮北面的景山上吊以前，還把自己的女兒長平公主斬斷了一條手臂，結果却是李自成給她醫治的。《歷代通鑑輯覽》說：「長平公主，絕而復甦，昇至，自成嘆曰：『上太忍』，令扶還宮廷調養，命劉宗敏調治。」還有一個小故事，明朝的宮廷內臣把崇禎的太子獻給李自成，太子以為一定死了，問道：「何不速殺我？」李自成說：「你沒有罪，我怎能亂殺你呢？」姑不論抽象的「人性」是有沒有，只從這兩個故事看來，即使以封建時代御用史家的道德標準，我們也不難看到，到底是誰有「人性」，誰沒「人性」。

门 外 谈 球

方 修

一、重温历史有助观球



中印羽球友谊赛已经过去了多日，但那一幕幕龙腾虎跃、精彩绝伦的赛情，似乎仍然萦绕于大家的脑际，不时成为一般球迷聊天的话题。我个人因为在电视机前享有了两个紧张刺激的夜晚，对于这几场大比试也同样是印象良深；加以赛前赛后多看了几则报章新闻，尤不免有些零星的感想。这一期的「乡土」，就索性凑三几段观球随笔吧。

赛前，一般观察家都看好印尼，预测战果将是六比三或五比四。理由是印尼的「国宝」林水镜，球艺超群，天下无敌，他参加了两场单打和两场双打，稳得四分。另一组双打选手——梁春生和张鑫源，也是战功彪炳的好搭档，取分当无问题。所以五比四算是最保守的估计了。就连印尼队本身，也都是这样的乐观。于是赌国行情，乃有十对一的纪录——买印尼的二百赔二十，买中国的二十赔二百。

在这「印尼必胜、中国包输」的沸沸扬扬的预测声中，却也有两位羽坛老将显得相当的冷静。一位是王保林，他在海峡时报发表谈话，认为中国队只要能够适应本地的气候，应该可以五比四获胜。另一位是林建蓉，他在星洲日报上说，即使印尼在第一晚以三比一领先，中国还是有机会在最后以五比四奏凯。

林建蓉又提出两项史实，呼吁大家记取——

一、一九五八年汤姆斯杯羽球赛在新加坡举行，当时马来亚队进行卫冕被大家看好，见不到印尼的真正潜能和实力。当时，印尼新秀陈有福初次参加三角赛，一鸣惊人，打垮马来亚所有好手，包括鼎鼎大名的庄友明而轰动一时。

二、一九六二至六五年，中国羽球籍籍无名。不久，出现了侯加昌、汤仙虎、方凯祥一批球员，打倒欧洲的羽球王国丹麦，令人刮目相看。

林氏说，这虽然是过去的历史，现在重温起来，也是很有趣的。这些历史，让我们吸取经验与教训，明白事件发生的由来。

羽球馆两晚鏖战结果，中国队成绩辉煌：不但五比四打败印尼，说明王林二人眼光独到；而且大爆冷门，韩健一夜成名，击垮「印尼国宝」林水镜，差不多是一九五八年汤杯赛历史的重演了。这使到林建蓉所提出的记取历史教训这一点，显得格外意义深长。

历史实在是一面镜子。它可以作为后人的殷鉴，可以帮助大家提高认识，少犯错误。然而世人一向来对于历史往往抱着各种各样不正确的态度，有的漠视历史、有的讨厌历史、有的害怕历史，企图掩盖历史、切断历史、歪曲历史，结果难免付出或大或小的代价。看球论球虽是小道，得失无关宏旨，不象其他事物和历史的关系那么密切，但如果能够时时重温历史，吸取教训，则至少可以提高观察能力，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免得报章读者大笑专家权威大跌眼镜，赌起钱来也不至于「一赔十」那么输得「仆街」了。

二、异军突起创新篇



不过，王保林与林建蓉两位说：中印羽球赛一旦大爆冷，整部羽球史就要重新改写了，这话却是不很对的。

历史是过去的事实的记载，除非我们发现了有关记载与事实不符，否则是不必改写，也不可能改写的。

举例而言，人类的进化史说，人类是从最高等的哺乳动物灵长类进化而来；社会发展史说，社会是从原始公社制晋入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中国古代史说，中国历代王朝，秦后有汉，汉后有唐；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说，英美法中苏等联盟国家

击败了德意日等轴心国家……如果我们发现了事实并非如此，载籍有了错误：人类与灵长类其实没有关系，原始公社制或奴隶制并不存在，周秦汉唐的次比先后倒置，二次世界大战不是以联军胜利告终……，那么，历史一定非改写不可；否则，就不但无需改写，且也无法改写。

虽然，一向来总有些别有居心的人想要改写历史，甚至真的在改写历史，然而这些野心家最后可说无一得逞，许许多多被颠倒了的历史到头来还是被再颠倒过来。这也说明了历史是始终改写不了的。

也许有人要问：你说历史无法改写，为什么人们在口头上或文字上，常常会有「历史要重新改写」这一类说法呢？

是的，我们确也不时听到或看到这类说法。然而那常常是以某种纯粹的假定为前提的。譬如说，如果没有一九二七年宁汉分裂的事件发生，整部中国现代史恐怕要重新改写了；如果希特拉当年倾全力进兵英伦而不去攻打莫斯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可能要重新改写了。当然，既成的事实是不可能由这种事后的假定来改变的，因而历史终究还是无法改写的。

然而，历史虽然无法改写，它却是不时会有新的篇章让大家去写。历史的发展，常常有它的转捩点，结束旧的章节，开始新的一页。例如，由旧石器时代晋入新石器时代，是人类进化史的新的篇章的开始；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来，是中国历史的新的篇章的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亚非殖民地独立运动风起云涌，是世界现代史的新的篇章的开始。通常所谓「历史掀开新页」，指的就是这一类情形。

羽毛球的历史，不过百年左右，各种纪录至为完整，料想不会有什么错误需要改写。既成的重要史实，如亚洲人东风压倒西风，把汤姆斯杯从欧洲夺了过来；黄炳顺、庄友明、梁海量、林水镜诸人各赢得多次全英羽毛球赛的锦标等等，也不可能受到以后羽坛风云变幻的影响，改写问题更是不存在的。

但如果说，这一次中印羽毛球大比赛空前爆冷，印尼的羽球王国的地位有点动摇了，这可能是一个转捩点，世界羽球史或将从此掀开新页，那就没有什么错了。谁都无法改写羽毛球的历史，但却可以使历史开创新篇。我想王林二氏的话，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假定世界羽球史迄今已经写了四章——(一)羽球的发明与全英羽毛球锦标赛；(二)丹麦的武功；(三)汤杯的铸造与马来亚的霸业；(四)印度尼西亚的崛起；那么，接下去可能就是新的一章：(五)「中印争雄的年代」或「异军突起的亚洲羽坛」。

三、单打独斗受瞩目

●●●●●●●

球赛的第二晚，看到第三场韩健胜了林水镜之后，我觉得这一场特别值得重视，比较中国将会获得的五比四的战绩更有新闻意义。因为，中国如果仅以五比四获胜，则虽然也是个大冷门，但却不是百巴仙的意外。王保林林建蓉赛前论球，就已有这样的推测；其他少数人士也没有否定这种可能性；如新加坡一九七八年度羽球赛单打冠军黄顺吉（译音），即曾指出中印两队势均力敌，谁都有取胜的机会（见二月廿二日海峡时报），这话可谓虽不中也不远了。然而林水镜单打的败北，却是没有一个人敢于预言的。这才是真正的空前的冷门，说明事前大家对于中国队的潜力，还是估计不足的。

其次，如果中国队仅是得到五比四的成绩，则可能只是由于该队队员水平均衡，有以致之，不等于说它已经拥有了侯加昌、汤仙虎、梁海量、林水镜这一级的人才。所以，代表两国球艺最高水平的较量的打单独斗，乃成为球赛的另一个重点，也许更受各方的瞩目。现在中国除了五比四报捷之外，还在单打赛中压服了印尼的顶尖儿的高手，这就显示了中国羽球健儿的功夫，正蒸蒸日上，后来居上，不但整个球队实力雄厚，不可轻侮，而且在个别球员方面，也有了高造诣的第一流选手，足以和印尼争一日之短长；印尼这个羽球王国的地位，乃全面受到严重的威胁。

再说，林水镜虽称印尼的国宝、世界的羽球王，这次来星参战，印尼把他当作最厉害的一张王牌，一共派给他四场单双打，瞩目之殷，无以复加。现在竟然演了一场滑铁卢，王牌顿失威力，「国宝」「球王」之称立刻拖着个问号，这对于印尼的打击，实在比输了四比五的球更加惨；即使反赢得六比三，恐怕也是得不偿失的。

当时我想，等会儿球赛结束后，各通讯社驻本地的记者把双方的战果发布到世界各地去，或者各地报章向读者汇报战讯的时候，首先提到的一点，恐怕是林水镜的受挫而非中国的五比四奏凯。

但也只是这么想而已，结果人家怎样报导，我当然不会特别去探究。至于本地的报纸，翌日清晨倒是翻看了一下。我手头的报纸有四份，其中三份的标题大同小异：主题一行，都是强调中国五比四胜印尼；韩健挫败林水镜则当作副题，成为次重点。另外的一份报纸却是两个重点都作为主题，而且把林水镜输球这一点放在前头。前三者是十分稳重的标法，后者则显得更有新闻感。但标成了「球王倒台、印尼崩溃」，却又稍嫌夸张，有人认为可能引起印尼方面的反感。

四、林水镜为什么会输

●●●●●●●●

林水镜为什么会输？

我想这是有点给捧杀了的。

赛前，有关人士都对他大事吹捧，说林水镜的球艺目前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羽球王，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任何人碰到林水镜，都将如以卵击石，必败无疑。实际上，那会有一个人，一旦称王称霸，就必然是有赢无输、不可战胜的呢？当年横扫欧亚羽坛的球王黄炳顺，不是一度在法国的国际赛中输给新加坡的王保林？世界重量级拳王阿里，不是好几次失去了他的宝座？十五岁就扬威奕林的中国神童棋王胡荣华，年前在菲律宾和香港新秀赵汝权对垒，岂非也败了一场吗？然而许多人都无视这一类事实，只一味吹捧林水镜这个「国宝」。林水镜自己或者也有点踌躇满志，因而认同了人们的吹捧。这就带给他两点不利的影
响。其一是骄兵轻敌，对于非心目中的劲敌警惕性不够。其二是精神压力十分沉重，觉得每一场仗都非打胜不可，否则就无以对天下人了；这就反而容易造成一种患得患失的心理，有害无益。

在当晚对韩健的一仗中，这两种不利的影响都显现了。起初是有点藐视对手，戒心松懈。林水镜大概认为韩健前此曾两度是他手下败将，比数相差颇远，现在纵使进步了，也当有个限度；而且韩健这次又是中国的第二单打选手，第一单打的阎玉江已经轻易被他杀退，第二号选手的韩健又怎能有所作为？因而开始时可能没有把这场球赛放在心上，等到发现了不大对劲，非全力以赴不可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了。他焦急、烦躁，有点慌张失常，患得患失的心理占有了他。

本来，林水镜的技术是高于韩健半级的，他步法纯熟，似乎不大走动，但许多难接的球都被他以不凡的身手与优美的姿态反击了回去，落点又常常出人意料，可谓怪招百出。然而，就是那一份心理负担在作祟，好象无形有一条绳子在牵制着他，使他的浑身解数打了一个折扣，判断失误，频频自杀。失误愈多，焦躁更甚，于是他发脾气，丢球拍，终以一分之差，栽倒在韩健的拍下。

反观韩健，他没有精神压力，没有心理负担，这使到他无牵无挂，身轻如燕，满场飞翔，得心应手，无数次在间不容发的一瞬赶得及救起那一粒看来完全绝望的险球。他的最后胜利，用「硬拼」、「智取」、「运气」、「打不死」等等来解释，都是不够的。

韩健在赛后发表谈话说：「没有打不败的冠军，任何人都输的」。这倒是一个真理。林水镜倘若由于这一场败仗而认识了这个真理，解除了他那沉重的心理负担，则今天的挫折可能是塞翁的失马；不但下一回吉隆逐鹿，得报一箭之仇，恢复球王荣誉，他自己的球艺，还会因此得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也说不定。

五、羽球馆外的冷战

●●●●●●●●

与羽球馆内龙争虎斗的热战同时，羽球馆外一场纸上谈兵的冷战，也很有点看头。

事缘，马来亚汤杯队宿战黄炳顺，在一家报章上发表专栏文章，指出羽毛球的打法，三几十年来有很大的变迁。四、五十年代侧重技术，六、七十年代追求速度。但技术打法实优于快速打法，因为可以「以柔克刚」，利用刁钻的落点等特别技术，消除对方的体力。另一个优点是可以使选手的球龄保持得较长久。快速型的球员，保持颠峰水平表现的期间很有限，罕见超过三十岁的；技术型的高手，却有不少三十多岁才退休。

黄氏又说，四十年代末期至五十年代中期的羽球技术，显然远较今日为高。今日羽球技术大不如前，言之令人痛心。虽然技术的退步是羽球打法基本改变的结果，但新一代的球员完全偏向速度而忽略技术，也殊为可惜。

他认为一九四九年第一届汤杯赛的冠军马来亚队，是一支无敌的羽球队伍；无论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都足以所向披靡。

另一家报章的体育记者，对于这些话大不服气，乃写了一段以「请教羽球坛老前辈」为题的短文，唱起反调来。大意说，任何运动项目的发展趋势，是各种窍门的结合和提升，否则不会有所谓水准的提高。世界体育运动的发展，是有进无退的。不要说几十年前的事，就是这一、二十年，那一门运动项目没有往梯级爬？几十年前的羽毛球水平怎可跟现在相提并论？拿三四十年前的羽毛球队和现在的来比，足见这位权威只会孤芳自赏，慨叹今不如古。

平心而论，双方都有说对了的一面，没有太大的冲突。我看过四、五十年代至六、七十年代一些羽坛名手的作赛，我个人认为，如果「技术」真的可以从球艺中单独抽出来讨论的话，则迄今为止，黄炳顺的技术，还是无出其右的，他的确有资格可以慨叹今不如古。拿林水镜来比，两人的步法、姿态，仿佛差不了多少，黄炳顺也同样是从任何角度都能击球，但他显得比林水镜更加雍容优雅；表面看

来似乎是在闲庭信步，其实速度丝毫不减，落点则更加佳妙。另有两个特点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一是网前轻挑。直到目前，我还未曾见到第二个高手，能够象他那样神定气闲地在网前来回踱步，把网前球挑得那么灵巧、刁钻，有时低低地斜飞过网，有时刚刚盘过网顶而垂直下坠。一是对于出界球判断的准确，几乎百无一失。只要看他退到了底线，却无意挥拍击球，反而侧身将球拍伸向地上的时候，观众就知道来球一定是出界了；等到那粒界外球从地面弹起，轻轻地落在他的球拍上，全场立刻报以热烈的采声。

然而，具有这样出神入化的技术水平的高手，在我的印象中，四十年代后期至五十年代中期，似乎也只有炳顺一人而已。此外就要轮到当时马来亚汤杯队的第二单打黄德福。他是胜过「十年不败」的美国球王弗里曼一局的唯一英雄，在本地球场的兄弟闯墙中偶尔也击败过黄炳顺一两回，但功夫实在要略逊炳顺半筹，至少赢球没有炳顺赢得那么轻松。不过比起今日的林水镜来，我觉得还要稳定些，失球少些，斗志也更健旺。黄德福以下诸名将，可就相当难说了。

体育运动的总的发展趋势，无疑是不断的进步与提高。但也有一点可以补充的：许多运动项目的发展，各有其具体的情形与不同的进度。例如，五十年代以后的乒乓球的打法，那真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但羽毛球的技艺，却就没有太多重大的突破。足球方面，战略战术之类，自是不时有所创新；若论个人的球艺，则比利、克鲁夫等三四位超级球星退休之后，什么时候才有同样水平的新人才出现，也是难说得很。谈到退休，我又想起前世界重量级拳王阿里，此人屡仆屡起，直到三十多岁还在称霸拳坛，这似乎也说明拳击的水平，过去多年间也是进步缓慢的。（这还是体育运动得天独厚，才有这种情形。如果是文学艺术，那就不一定是有进无退，有时竟是不进反退；而百几十年内甚至三二百年内一直停滞不前的项目，更是比比皆是。譬如中国小说，「红楼梦」以后没有更好的长篇，「阿Q正传」以后没有更精彩的短篇。）

但无论如何，球艺这种东西，实在是技术、体力耐能，以及各种窍门的总的结合。单纯从技术的角度来测定某一年代、某一球队的球艺水平，断言谁是无敌于天下，毕竟不是很科学的。实际上也永远无法证实或得到结论。因为常山赵子龙与豹子头林冲，总究无由两雄相遇，大战三百回合，以分高下强弱的。

（一九八〇年三月廿二日）

異鄉之夜

吳岸

你去了探
紅燈的神祕
他去了沽
夏夜的溫柔
我守着一份孤寂
吮着芒果的濃郁

甩不去往事千重
忘不了萬里故人
六弦琴音的漣漪裡
浮升起一位男低音的深情的歌聲

搖幌的燭光中
有誰看見
我憂郁的眼睛裡
充滿了對明朝的渴望？

一九七九年七月於馬尼拉

胡椒

田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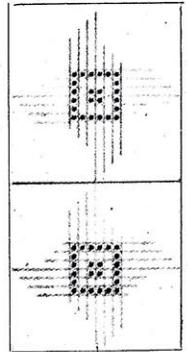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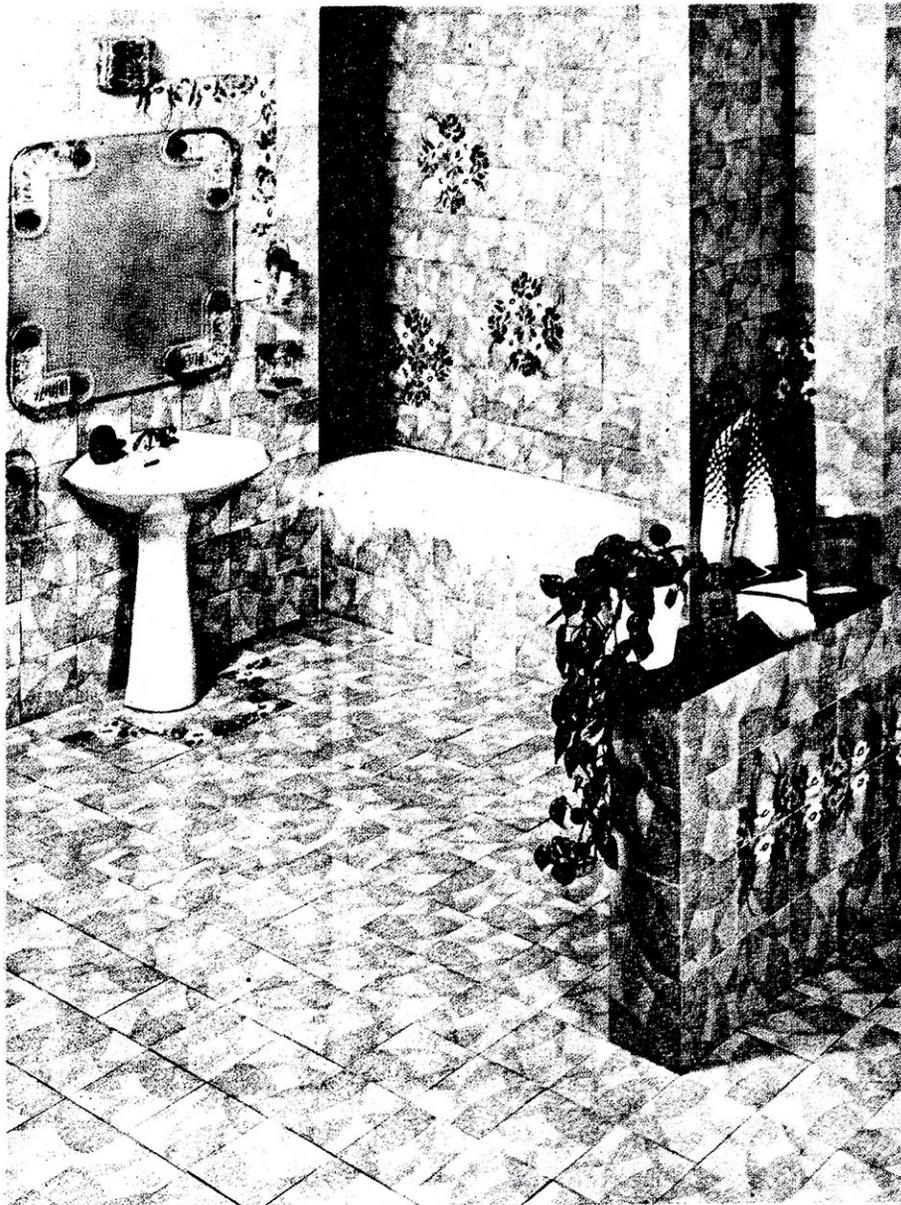
青色的田園
孕育我們一顆顆碧綠的生命
金色的陽光
點燃我們一串串嫣紅的熱情
是農人辛勤的汗水
澆成我們馥郁的辛味

哪怕多少次的曝曬
我們還是完整的一顆顆
即使把我們浸在水里
我們火辣辣的性格永不消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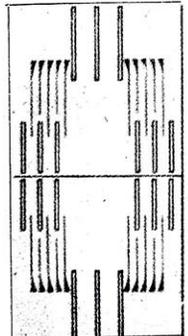
當肉身被研磨似芥末
我們的辛香更加濃烈
爲了除菌防腐的任務
我們寧願粉身碎骨

1980年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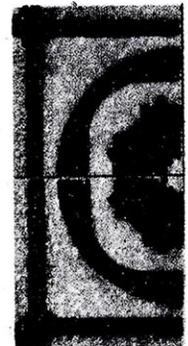
MOGANO cm 20x20 8"x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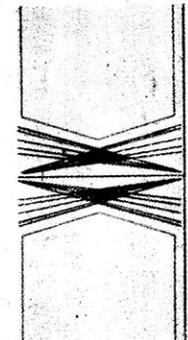
PALAU 678



CEFALU 675



LONDRA 730



DIAPASON 397

acif



S.p.A.

ANONIMA CERAMICHE ITALIANE FIORANO
41042 FIORANO MODENESE - ITALY
VIA GHIAROLA NUOVA
☎ (059) 830237 - 830244
TELEX 51494 CERACIF

Sole Agent: **Lian Seng Hin Trading Co (Pte) Ltd**

568-A, Balestier Road, Singapore 1232. Tel: 536605, 536539.

朱炎辉

战舰与鬼话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侵略的日本军阀，以雷霆万钧之势，袭击美国太平洋舰队于珍珠港（按珍珠港的当地时日应为十二月七日）。继而炸沉了英国两艘战斗舰于马来半岛东岸的关丹海外水域，迫使英、美、荷、澳洲的海洋残余舰隻，局促于印度尼西亚海峡一隅。在一连串的海战中，日方累次宣传击沉（或炸沉）了美海军亚洲舰队的旗舰——重巡洋舰「休斯顿号」(Houston)。令人奇怪的是，日方每一次宣布击沉了「休斯顿号」，没有多久，它又出现于下一次的海战中。「休斯顿号」的官兵，对敌人这种不符事实的宣传，实在是无从去澄清。当时荷印局势紧张，对敌人最有力度的打击，就是无视侵略者的暴力，奋起迎战。经过了几场海战之后，一九四二年二月廿八晚午夜，「休斯顿号」终于在巽他海峡，跟澳洲海军的一艘轻巡洋舰「柏斯号」(Perth)，在敌我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仍然极力死战，给日方的登陆船舶以沉重的打击后，双双被日方击沉海底。两舰的官兵，多数壮烈牺牲，少数生还的，也被日方俘虏。经过三年半的磨折，到战后仍然保留得生命的，已寥寥无几。其中一个海军飞行员 Walter G. Winslow 就用「Gost of the Java Coast」(姑译作「爪哇沿海的幽灵」)做书名，写下了「休斯顿号」在太平洋战争史上，悲壮动人的一页！

说到英国派来保卫马来亚和新加坡的两艘主力舰，「威尔斯太子号」和「击退号」，却远不及「休斯顿号」那么打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了。或许是战绩不彪炳，令人们的记忆模糊了。所以，今天有人谈到这两艘战舰被炸沉的经过，也杂有以讹传讹的话，乖离史实很远了。

先说有个笔名叫「戎马书生」的敝同宗，他久居香港，近年有新加坡之游，游罢归去，有「狮城新加坡履痕」发表于「大成」杂志第六十九期（一九七九年八月版）。

他这篇游记从新加坡的地理环境开始，写到新

加坡的历史；从古到今，然后写到新加坡军港之开辟……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奇袭珍珠港，同日亦在世界著名之第四军港新加坡，将两舰一并炸沉……」。

他这篇文章写下去，还有很多不知所云的地方，但与战舰的故事无关涉，且按下不谈。单单上面所引的几句，已足以表露出「戎马书生」篡改历史的本领。他把历史事件发生的时日和地点都给改了！

另一位老报人吴继岳先生，在「星马报坛忆旧录」(「乡土」双月刊第三期，一九八〇年二月)忆述「由沦陷到光复的星洲华报」，第三段又有牵涉到这两艘战舰的话，照抄于下：

「战事发生后的第五日(十二月十三日)，英驻新加坡的海军舰队，即冒没有空军掩护(当时星洲空军少得可怜)的危险，开到北马海上去企图击溃日军的登陆后援部队，殊不知还没有和日本海军接触，已先遭日本空军疯狂袭击。日本由越南基地派出七、八十架飞机，轮流轰炸，施放水雷。英主力舰三万五千吨的「威尔斯太子号」，二万吨的「击退号」，都被炸沉。其余巡洋舰，驱逐舰多艘，被炸沉的炸沉，受伤的受伤，幸免的都逃回新加坡，英海军力量一下子就被击溃……」。

吴先生这段文字，也同样把日子弄错了。当时英军方面，除了这两艘战舰被炸沉之外，并无其他舰隻被炸沉，更没有任何一艘巡洋舰在场，遑论被炸沉了。吴先生又把「鱼雷」写成「水雷」，可能是不清楚这两种中文名称相近而作用大不相同的武器。水雷是属于防卫性的武器，用来布施在沿海水域地区，防阻敌舰的入侵。鱼雷是属于攻击性的武器，由飞机、潜水艇，或舰艇向敌舰放射，雷如鱼游水中，冲向敌舰吃水线以下的部份，发生爆炸，使敌舰沉没。

覆查翻读英、日双方官修的战史，再加上近年出版的私人专著。关于这两艘战舰的著述，真够得上是洋洋大观了。但它们都不象两位老报人所写的，改变了历史事件发生的时日和地点，更没有「巡洋舰，驱逐舰多艘被炸沉的炸沉，受伤的受伤」这些说法。

历史的真相是这两艘战舰在战事爆发的当日下午(十二月八日)五时过后，从新加坡军港拔锚起航。一同护卫出击的只有四艘驱逐舰，它们的名号是「Electra」，「Express」，「Tenedos」和属于澳洲海军的「Vampire」；绝没有巡洋舰在内。这支实力并不均衡(因为无航空母舰，攻守的力量都大大减低了。护卫的驱逐舰只有四艘，实在少到不成比例)的舰队，英军方称它做

「Force Z」。它们在十二月十日上午受到日军的飞机袭击时，又减少了一艘驱逐舰。因为早在十二月九日傍晚的时分，「Tenedos」号因燃油快将用完，它脱离了队伍，返航新加坡。在十日早上，它也遇上了一队日本轰炸机的轰炸，东躲西避了半个钟头，却没有被炸中，安然返回新加坡。

「威尔斯太子号」和「击退号」便没有那么幸运，经过日军飞机的轮番轰炸及用鱼雷攻击，在当天中午时分便相继沉没了。三艘卫护的驱逐舰这时

当然无能为力，只有把生还的官兵救上来，载回新加坡去。幸好日本飞机并没有向这三艘载满了人的驱逐舰轰炸或攻击。至于舰队的司令官菲立斯和「威尔斯太子号」的舰长都随着这两艘战舰牺牲了。

这是一场丢人的败仗！糊里糊涂的，一面倒的败仗！

可惜的是两位老报人，把历史事件发生的时日和地点写错了，把许多事实的真相都改得面目全非了！

征埃

苦闷之讴

——献给在天之灵

刘天华

猩红热夺去了
三十七岁的生命
音符
抖向苍天
明月
用清光见证
照你
走光明路

黄仲则

九月秋风
衣裳不曾剪
愁日
茫似大海
羲和不著鞭（注）
呕血
吐诗丝丝
好人啊

为什么受罪？

曹雪芹

黄叶村
黄叶飘荡
时代的槌子
槌击古老的山川
高鸣常向月
善午不迎人
一字字
一行行
一页页
尽都取自辛酸

伦勃朗

贫困
夺不走
不渝的爱
互深的爱
画布画纸画板
永远是
生命的倾注
永不涸歇
凝成一层层
棕一褐一色

注：黄仲则两句著名的诗：“茫茫采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著鞭”。

牆壁凹凸不平？

澳洲“地球嘜”特硬石膏灰
解決您的煩惱！

抹滑粗糙牆壁 不用洋灰泥沙
質地堅實不脫 最合組屋採用



堅持選用“地球嘜”

我們還有

- 澳洲 **Brady's** 石膏板
- **iris** 及 **Chellas** 意大利名牌地磚
- “皇帽牌” **RAGNI** 抹灰鋼匙
- 款式繁多的水磨石、大理石、膠磚、毛石
- 意大利“耐而美”煤爐與吸煙機 ● 十年裝修工程信譽！

總代理：



利豐行私營有限公司
LEEFON CORPORATION (PTE) LTD.

609 Balestier Road, Singapore, 12.

電話：2543888 (三條線)

Telex: RS 23758 Cable: 'LEFONHUN'



记浪漫诗人曾圣提

蔡育平

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和在夜空中飞窜的彩色烟花迎来的欢天喜地的节日里，生活在遥远的北国的我，格外高兴的是收到一篇夹在家书中的剪报。翻开剪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醒目的标题“浪漫诗人曾圣提”（作者方北方）。是从今年二月八日南洋商报副刊上剪下的。我目不转睛地看着“曾圣提”的大名和“南洋商报”的名称，酷似旧友重逢，倍感亲切。

一口气拜读了全文，颇受启发和鼓舞。作者对诗人的过去和现在作了简要的评介。文中指出：“曾氏是马华新文学运动扩展时期重要作家的领袖。在当日是位从事马华新文学工作的全才。”我认为这个评价是客观的，中肯的；作者在文中还对诗人的思想形成与写作基础作了颇有见地的分析。虽是提纲挈领式的，但对年青一代有志于研究曾氏及其作品的学人提供了可贵的线索，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如果说文章有美中不足的话，就是作者没能介绍诗人自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九年在华度日的情况。这也难怪作者，因为诗人在这整整三十年间，基本上过着竹帘高挂，与世隔绝的隐士生活。在诗人的写作生涯中，这整整三十年是他的空白期。

为了弥补这一美中不足，笔者愿在这里根据所知把他在这一时期的基本情况，作片断的回忆，以散记形式，如实写来，以飨读者。

一、在天津

(1949—1969)

早在五十年代初，我怀着满腔热情，带着书生稚气到北京升学。一进入华侨中等补习学校，我便怀着仰慕的心情，专程前往天津拜访诗人。他的住

家是一座三层楼，已显得破旧，但楼房的布局与内部陈设颇具别致。他一家住在二层楼上。当时他们就在家中从事时装的缝纫工作，颇为繁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进家门，诗人便以慈父的目光上下把我打量一番。诗人中等身材，当时才五十开外，戴金丝眼镜，叼大烟斗。神采奕奕，笑容满面，下颏饱满，脸色晰白，充份显示出文人的气质；语音清脆宏亮，语言幽默风趣，态度和霭庄重，平易近人，不摆长辈资格，所以初次见面并不感到陌生和拘谨。当知道我也爱好文学，有志文学时，诗人对我更加爱护和器重。

经过一番寒暄之后，诗人拿出一本他的名著《在甘地先生左右》给我。他说：“这是仅存的一本，你先看看。”说着便继续忙他的裁剪工作。我在客厅一口气把书看完，对他留印期间经受的洁净苦役和绝食与静默的苦练功夫深表敬佩。在我心目中的诗人，顿时成了一个传奇人物。我问道：“在绝食的时候，你不感到难受吗？”他微笑着答道：“开始并不觉得怎样，最后几天确实不好受。但能坚持，这是精神在起作用，要的就是这精神。”

此后，我在天津上大学的四年期间，登门拜访的机会就更多了。几乎每周一次。有时星期天我没去，他还特意打电话邀我作座上客。亲密情谊，比父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们的时装生意一直持续到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以后。诗人专司设计剪裁。他干一行，专一行，几乎成了“时装专家”。工作成绩显著，曾被评为本行业的先进生产者，列入光荣榜，并获得奖状和奖品。

有一次我去看望他时，见屋里有朵大红花，还有脸盆、背心之类。背心胸前印着一个大“奖”字。

我一看便打趣地说：

“恭喜！恭喜！戴上大红花了！”

“我知道你们年青人最喜爱大红花，所以特意拿回来，送给你吧！”他说。

“大红花你不戴，背心为什么不穿上呢？”

“你看过潮州戏吗？”

“没有，我不喜欢看。”

“潮州戏中的兵穿的背心，胸前印着一个大‘勇’字，我要是穿起这个来，不就和那个差不多了吗？”逗得大家哄堂大笑。诗人总是这样心胸宽广，豁达乐观，和蔼可亲。我从未见过他愁容满面，焦躁不安，大发雷霆的情绪。

由于各种原因，时装生意停业以后诗人便闲坐着无事，真正过着隐士生活。但对拿惯笔杆，一贯刻苦自励的诗人来说，是不容易闲得住的；不看书，不动笔是憋不住的，也是相当痛苦的。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有一个时期便跑到市图书馆去专门阅读印度文学，并着手翻译了一些印度文学作品。其中有一本是尼赫鲁早年在狱中写给他女儿的信。后因得知已有了译本出版，就作罢了。记得他对我引述过其中的一句话：“石头也有感情”，并对尼赫鲁这句话表示极为欣赏。

进入六十年代以后，诗人结交了许多拳友。每天一早便上公园打太极拳。一直坚持十几年，风雪无阻。一天至少活动两三小时。他练拳术也颇入门道，各派拳法无不熟练精通。他深有体会地说：“这是一种保健的灵丹妙药。”

与此同时，他还结识了一些老中医，于是对针灸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老中医（也是拳友）们的帮助下，开始了针灸的钻研。又到图书馆翻了不少资料，作了不少笔记。如果手稿还在的话，当可编印成册。几年功夫，他竟变成一位业余的，颇有经验的针灸大夫了。

二、在广西

(1970—1978)

1969年12月28日，诗人随一女儿作为医务人员家属到广西安家落户。先到边远的八桂山村，不久搬到田林县城，随后又移居融安。颇受辗转之困顿。但此地有青山碧水，对酷爱大自然的诗人来说，正是陶冶性情，激发灵感，提炼感情，挥笔放歌的好地方。诗人除了游山赏水以外，还开辟了一块园地，作些饲养种植劳动。在清苦的生活环境中颇具诗情画意。这时候，诗人还孜孜不倦地阅读中外名著，并致力于新诗的探索和写作。

为了使读者能更真切地了解到诗人这段期间的生活和思想，我愿把他给我的部份书信按年月顺序摘录出来，作为珍贵的资料献给关心和爱慕诗人的读者和研究者。以下是他的原信。

70年12月28日

在这里一年，情况相当好。我们二老，家居无事，种菜、养蜂、饲鸭。闲时给少数民族贫下中农打针灸治病。半年来，治了七八百人次，颇受欢迎。出门行路，前后都有人叫“阿公”。这是社族对老年人的尊称。

我独居一个山头，右有小涧，水流淙淙。前有河水，清澈可练。鸭早上放，晚间自能回家。夜里下蛋。一下半年。咸蛋、松花都自己做吃，其乐融融也。

初到这里，人地两生，有点不习惯，有句云：

高髻鸟儿不识名，

似怜远徙涧边鸣。

古藤老松耳相语，

“瞧那老爷城里生。”

到了春节，情绪又稍高了，有除夕诗云：

索居难割世间情，

寻得天桃一树明。

试剪一枝借腊夕，

高高兴致异山僧。

幸亏我还保存你69年8月21日的信，才得到住址。要不然就别想跟你们通讯了。

在这里写了一些杂有现代语的绝句，将来有机会才寄给你们。当过石家庄，见不到你们的时候，也有一首诗，现抄在下面：

夜幕如纱过石门*，

亲人不见已黄昏。

黄河滚奔奔东海，

阿舅南迁归旧根。

*石门即石家庄的旧称。

72年9月1日

本年初接到你们的一封信，那个时候，我们正日夜计划搬迁的事，焦虑得头发几乎变白，所以没有回信，只在打算等到迁到新址才回复，不觉半年了。

在接你信以前，已接受多方朋友的劝告，暂停写小品文或诗作。但是我的手闲着，眼睛也闲着，怎么办呢？看书。于是转过目标专读英语小说。我喜欢迪更斯的作品，这半年多看了不少部。还读两部法国雨果的名著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是法文

英译的。这倒不错，给我不少启发和教导。对于以后的写作最少有个标本。恰好有人替我在北京外文出版社图书馆借书，使我能够挑瘦检肥。

我的新家，有远远的蔚蓝的石山群，有一条比海河宽一倍的郁绿的大江，有铁路、公路和火船。离桂林不过百余公里，班车可达。南距柳州也相似。柳子厚诗云：“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然紫竹。烟消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可以说是歌颂这条清湘。也许我将来就是这西岩下的老渔者。

我一生自命较天真，自从饱经忧患以来，就时有些顾虑，稍敛一些稚气了。至于我的散文或歪诗，以后还是要继续写的。不求什么，只想写它两本，储为我死后的尸枕。

我走路腕腿关节痛，但还是要爬山，每天爬它来回五六公里，然后回家，放下茅帘，补缀残稿，暇时读英文古典文学，生活也颇将就。

我的新居，也是一个套房，坐北向南，距绿水约半公里，以后朝夕可以在水边盘桓了。

73年11月8日

田林边县，今晚秋意很浓。（室温普通20多度，今晚降至零上19度）淋铃小雨，懒洋洋地湿了山居小楼的窗口。我独自在楼上听雨，好象听见李煜的“帘外雨潺潺”，又好象看见了欧阳永叔秋声赋的场景。

半年来，因为腿风湿痛，几乎出不了门，在家除了读书，做饭以外，无他冗事。上月底，忽然想写些文艺散文，以“怀念八桂”为题，写三年前到晚近下放来边区看见和体验了的事儿。全文主要是写给孩子们看的，所以从写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开始。第一首诗抄在下面：

谁也不信月亮圆不到天边，
咱们要到天边开创家园。
老少几口人列开了队伍，
牛皮蓆抱着大娃娃，走在最前头。
他边走边教娃娃说一、二、一，
他坚持困困也是一个组织成员。

现在寄去第三章，是一首较长的诗，也可以说是本文的中心思想，以后十余万字都围绕着这个设想。寄给你们看，希望能在纲和线上看问题，免使我将来越走越游骑无归。

这篇孩子文章，主要是散文，其中夹着几十首小诗，都是自创的体型的诗（没有旧诗），打算写一年或半年写成，但现在已写完第六章，约一万字。

因为读者可能是小孩（初中程度），所以每章不愿意拉太长，最短的一千字左右。

1974年1月15日

（旧历十二月廿三日）

你的信，接到很久了。现在趁写年信的时候给你回覆。

你对我提出的关于写作的意见，我觉得很对，

正 视 与

「請正視現實！」

「不要逃避現實！」

這兩句話，都是要我們在充滿着令人不如意的現實環境裏，去面對這些不如意的事，譬如職業上的苦惱，人事的磨擦，愛情的風波，家庭的糾紛，理想與現實的沖突，等等。

然而，這些人生的問題，也並不是輕而易舉或一朝一夕就能迎刃而解的。以職業一項來說，有的人就爲了它煩擾一生；至於理想與現實的沖突，其尖銳化更不待說了，因爲不符合實際現況的想望總是無法兌現的。而要正視現實，首先就得從所遭遇到的困難和挫折中去吸取苦痛的教訓，其次是要有勇氣去面對和克服它（當然勇氣也是要從生活中鍛鍊出來的）；尤其是後者更爲重要，因爲認識了困難和挫折的癥結所在，却沒有毅力去克服也是徒然的。例如知道愛情只是人生的一部份，但自己在愛情上觸礁時，却表現得萬念俱灰。當然，要正視現實是需要付出代價的，是苦痛萬分的，例如要糾正自己的錯誤觀點或看法，使之符合客

“查隆匡”这个词，是我新创的，并不是旧词，但经你们的理解，我以为不如仍用查隆隆这个旧词更能形象，就照改了。又摇篮曲原来搁在第三章，现在抽出来，放在篇首，当作序曲。这篇散文，其实是一个有连串的故事。共分四辑（暂定）。第一辑写离开天津，到达落脚点，和安家落户的经过。第二辑，写一个城市孩子在边区农村生活的转变，大约有三十个小故事。第三辑写那个小孩跟三个幻想

壮族孩子的神交，约有十余个故事。第四辑，写那个城市孩子回去北方，仍念念不忘他的三个小友。最后以他的老爷重游八桂，邂逅那些小友作结。到现在为止，已写完了十三章，序曲放在篇首。第二辑，大概都是那个小孩自己的故事，所以篇首也有一首诗，现在抄在下面，题目叫做无邪的天真。

小娃子的无邪天真，

逃 避

文 鸣

觀現實，就需要勇氣，更需要實踐，而且成效有時是很微的；但這比之一味回避，讓錯誤永存，加深痛苦來得有意義。可以這麼說，人總是要去克服這些不如意的事，才能前進的！所以，許多好的文學作品，也總是描寫和鼓舞人們向環境搏鬥！

但是，現實生活裏也會出現一種反常的現象：有些人的生活，總是逃避現實的。如以職業為例，有的人走的是旁門邪道，幹着不法的勾當，却能殘人以自肥；有的人就各顯神通，靠偶像吃飯。有些是在殘酷的現實面前茫然無主，把生死病痛交給相命先生或鬼神。有的因碰壁得多，抱着與世無爭的主張過活，不過這類人的生活多數是較優裕的。在文學作品裏，也同樣有能引人走向消極、墮落而逃避現實的，一般人稱它為壞作品。

可以這麼說，在慘淡的人生面前，有一顆純直、向上的心的人，總是沿着正視現實這一條道路奮鬥而前行的！

一九八〇年三月廿五日

不是无知——

人们的思想，倘循着
它的轨迹飞驰
就会翱翔于
欺诳与罪恶以外的天宇。

是警旦的鸡鸣，
是战斗的号角，

是真理的招呼，
是沉宵的破晓，
如日月之在天中，
草木之于春时，
风雪中送来了熊熊炉火，
生命存在于此一顷刻。

所有的小故事，几乎每篇开始都有一首诗，但大都是七言的。有些诗过去已经抄给你们，现在经过修改了，例如：

一张竹帘子

姥姥喂孙帘子里，帘明景暗人似漆。
伸句张嘴动作徐，好象一出皮影戏。

谈月亮

月儿跟咱一道走，咱没上楼她先到。
可能窗子没关严，灯刚拧亮她跑了。
月亮月亮你多小，你要比我比不了，
你有脑袋我也有，你没肚子没手脚。
月亮月亮你多巧，有时弯弯变豆角，
有时圆圆象饼干，有时干脆不见了。
请教您哪怎么变，我想变个小跳蚤，
蹦蹦闪闪四处躲，让我爷爷找不着。

这可夸不得

爷爷点炉煮撒鸡，撒完了鸡回扫地。
越扫越脏脏又扫，爷爷煮仔不大离。
爷爷提桶煮提壶，一老一少下水库。
煮仔能提半壶多，爷爷煮煮不含糊。
煮仔抓过一把米，他把白米和黄泥，
他在帮爷做晚饭，爷说这可夸不得。

小猫咪

饿鸡找食奔屋堂，好象败兵乱嚷嚷。
老爷和面面粘手，求煮煮喝帮个忙。
煮仔正在堆积木，聚精会神盖厂房。
“爷爷您老自己忙，工地作业正紧张。”

以上写得很零碎，你们看了一定摸不到头绪，不如等我写完一个段落之后，把原稿分辑寄给你们看。然后盼望你们提供参考意见。

最近这十天，我简直忙坏了，我得写几十封年信，要到农历二十五日，才能写完。每年都是如此。前日给新加坡写年信，心头一紧，热泪涔涔。因为

少了一个可通音问，祝年安的人了。

上面那首无邪的天真，盼望你们细读，并提出意见。

你半年来有什么创作了？寄些来。

孩子们都好，有些七字诗，她们可以理解，让爸们看，并告诉我，他们有什么意见。

我这篇小品文，除七字诗外，可能小孩不易看懂。因为所用的词，大都是大人的，就让还有点童稚气的大人看罢。我对这篇小文的创意，可能就是那篇无邪的天真的演绎。

74年7月2日

我自五月十三日起，骶部时作痉挛酸痛。卧床十余天，同月底，腰痛复发，兼患头目眩晕，卧床半月有余。到了昨天，似乎有点起色，但是起坐还是困难。来书耽搁过久，只好伏案作复，字迹因之十分潦草。

谢谢紫薇还能记住半个世纪以前的拙句，我自己早已忘在九霄云外了。这也是交些爱好文学朋友的好处。记得有一次，我因追忆旧作需要，苦寻旧稿（我向来未留旧稿），一个读者（叫做朱雪航，早已故物了）把一本厚厚的关于我在新加坡发表的小诗、小说、散文剪贴交给我。并说，我几年的写作，可以说没有遗漏。这使我高兴了不只一天。十年前我写的旧诗，有些被汕头友人索去。去年我过汕头，有位乡亲竟能朗诵几乎所有的绝句。现在我还记得他念出我的阳泉*梦母的几首：“老娘不悔关山阻，曳杖蹒跚万里来。”（十余年前我去阳泉养病，过石市时曾在你处住宿，你记得吗？）我很激动。

记得有一年，我在上海偶翻一本暨南大学的同学录，许多暨大同学照片下面各系小诗一首，仔细一看，原来都是抄我一本在上海出版的诗钞旧句。

事情还有更例外。前年阿嵩（星大毕业）来信说，新加坡大学中文系曾有考试题目：“试述曾圣提、曾华丁兄弟作品对马华文坛的影响。”又云，该系必修马华文学史，内收有二曾作品颇多。新加坡图书馆里也收藏我写的不少小说杂文。如此说来，我是被瞎抬举了。

现在说说我为什么想起紫薇。我一向就没有忘记这些文艺老友。……最近几年，老朋友谢世不少人老了，就会更念故，所以立个老愿要把些残存的老友，排起队来，这是我打听紫薇地址的另一原因。在桂林时（6月4日）曾写了一首诗给他，现在抄在下面：

桂林看山忆四川紫薇

危峰耸秀云罗罗，
帅角之交已不多。
为问西川游倦客，
露浓烟润寿如何？

* 阳泉在山西省，在石太铁路上，离石家庄约二百公里。

74年9月4日

寄给我的二篇创作，我都看过，对于相声和快板，你已掌握了这种艺术。特别是那一百句的快板，有篇法，也圆熟，曲曲写来，首尾相啣。我比较喜欢这一篇。至于相声那一篇，有擒有纵，也颇尽能事。不过在噱头方面，即是噱头的引用，我愿意说一说我的意见。

这篇创作，能逗乐孩子们的地方，几乎全是p（“屁”的谐音）音的引用。我就是想说这个p音。

我们学习外语，一个方面是谋求跟外国人打交道。所以一面学习他们的语言，一面也要知道他们的人情习俗。他们喜用的词汇，我们要知道，他们忌讳的词汇，我们也要避免。现在姑以英语为例。这一个民族，无论他们的内心怎样，外表言行还是装得相当雅致。p音这个字，原文叫做FART。这个字可能已经是一个死字，在病理叙述上，可能用Troubled with wind这个短句来替代。虽然也有make wind的俚语，但在社交上绝对没有人要说出。你看他们对便所，愿意叫做Toilet，甚至连Commode都不说。至于公共厕所，他们标得更干脆，男厕写GENTLEMEN，女厕写LADIES。少见写LAVATORY。

他们是如此忌讳，我们跟他们交往，不只要知道，也有必要避免说及。

为了这篇相声，p音太多，以致衍生了我这段废话，大概不至于说我的脑筋太老罢。

我寄给你的所谓二首新诗，因为没有成格可资遵循，因此也没有个定格，只不过是习作。企图把诗从旧的格律解放成为新的。但是也苦于抓不到痒处；又因自己是一个旧瓶，世界观又有一定的局限，一生颇服膺放翁“格律合时方帖妥，工夫深处却夷平”这二句话，所以写不出火热场面，勉强写出，只使人感到雷声大，雨点小，一无是处。

幽谷这首诗，原题为“幽谷一瞬间”，没有附题。“速写飞机播种”这个小题是后来才加上去的。这篇抒情诗，是我于元日寻山，在一个深谷里见到的场面和感受。如果你照原题设想，一定会觉得很凑紧，并不松散。在协韵方面，第一段是花、虾

娃、协下平六麻。第二段是啦、鴉、訝、莎、也是六麻。第三段嘛、箭、現、协去声十七霰。不过每一个韵的句子拉得很长，以致韵律不明确，是个大缺点。

我很赞美你对我所写的放牛娃的批评。使我心折接受。立刻就改过来了。以后还衷心盼望你对这方面的检查。

至于我的生涯，有此局限，写出来的东西，就是如此，难免受了腐陈的影响。因为不是要抄给多人看的，所以才抄出来。不然的话，写后就交给字纸簍，并无存稿。不过有诗瘾时，还是要继续写。十八九岁时，曾在上海出版自己的诗集，据说也卖了几版。现在想起来还是汗颜。写了半世纪，还是山穷水尽，太不象话了。

75年元月29日

一晃就要到春节了。让我祝贺你们合家平安快乐。

我于上月19日到融安。我们住在宿舍楼房的楼下套间，二间卧室，一间厨房，颇幽静，可以种花玩草。

这里的风景较宜，大河碧绿如油，就是它把我吸引住了，数日前作河上行，仿柳子厚的山水诗写四句五言道：远山黛壁，水作惊人绿。

浅浅刺渔舟，黑鹰叨白鲫。

久矣不作无病之吟了，今乃仍不免俗。性情之难移改如此。

这里比田林好得多，好在是一个小平原。交通有火车、轮船和公路车。物产也颇丰盛，不过以木材为主要。离负有盛名的风景区桂林不远，有长途车数小时直达。离柳州约三小时火车。隐居了五个整年的山沟老，来到这里，真有一点心花怒放啊。

我的健康情况还是不错的，每天还读书。74年读了一些外文古典小说，也读一些世界史书。不过就没有动笔。

75年5月17日

你们2月6日来信，等到今天才覆。已经三个多月了。数日来，各方亲友，多来信追问，为什么几个月没有回覆他们的来信，我才象做梦一般醒觉过来。真的打春节以后，就继续无形之中停止给各方面写信了。

主要问题是我的身体不争气，由73年5月起，得了风湿病，行动很难，搬家来融安之后，因地较潮湿，病状加重。春节后，很长一段时间，卧床不能起。后来又发现胆固醇太多，动脉硬化。症状是手麻、唇麻。……

编辑者言

石君女士抄来香港作家張君默寫給她的一段通訊，是批評本刊第二期原甸的「漫談香港文藝界的」。我們決定加以發表，並去信詢問原甸是否有意見要補充。結果原甸寫來了一篇「關於『漫談香港文藝界』」，對若干問題有所解釋。現在我們以『漫談香港文藝界』的論爭」為題，把張先生和原甸兩人的文字一并刊出，以饗讀者；還希望大家繼續惠賜佳作。

林臻先生是本刊的基本作者。上一期他在「藝文走筆」中談到「清晨」的作者白蒙時有幾句話說：「回憶，似乎是一種奇妙的東西。有的人素未謀面，也早已失去音訊，却令人不時想起。有的人經常同在一塊，却印象極為模糊」。看了他本期的為紀念五、六十年代本地一位副刊編輯而寫的那篇「望風抒懷」之後，我想我們也可以這麼說：「紀念，同樣是一種奇妙的東西。有的人尚未入土為安，就已被人忘掉。有的人死去多年，墓木早拱，却是愈來愈引人懷想。」

笑海先生為吳岸的詩作「望春」譜了一只曲，寄稿時附來一信，大意說，他沒有學過正統的作曲法，更不懂甚麼樂理，祇是由於感情的激動，所以試寫了這只曲子……。編者完全是歌曲的門外漢，不知道這是謙虛還是實話，只好拿去請教一位曲評家，得到的評價却很不錯。據說：「這首歌，旋律頗為優美。雖然開頭兩句似乎因重覆而嫌平淡點，但其後的發展逐漸起伏高昂。強弱快慢的處理也相當得體。看來笑海君對作曲是有一定造詣的。就我個人來看，歌曲開始『既然山桃花……』一句第一拍為『既』，第二拍『然山』用切分音符，實在是很少見的，唱起來似乎不順口。但也許我的觀點太過『傳統』一點。歌曲的創作正像詩歌繪畫一樣，近年來在方法上都有新的變化和發展。笑海君的處理法是一種創新也說不定。到底效果如何，有待實踐證明」。談到實踐的效果，那就要聽聽演奏家的意見了。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ASCOT  奥斯科私人有限公司
ASCOT Company (Pte) Ltd.

Agent for ICI 'Vymura' Wallcoverings, Curtain,
Materials, Carpets, Terrazzo, Importer & Exporter

560-A, BALESTIER ROAD,
SINGAPORE 1232.

TEL: 2567660, 2558268, 2552233, 2552237.

CABLE: "ASCOTCOM"

看祥雄最近画作

玛戈

祥雄于不久之前，为了业务的关系，到欧陆旅行，为期达数月之久，暇时兼事作画；归来之后，特携其所绘作品来访，要我写篇评介的文字，借以附同其作品刊诸「乡土」艺文杂志，也将举行公开展览。他过去曾举行几度个人作品展览会，都邀我写拙文为展览特刊序介，这回被又受邀，当也不能例外。

他在欧洲所绘的作品相当之多，看了一捆又再一捆，且连三接四，洋洋大观，大有目不暇给之慨。他大概于旅欧期间，少有俗务的纠缠，心情清静，所以得而大事挥毫，而他创作力的充沛，也是引为可喜。他所绘的画作，大约可分为三大类，就是星马特出景物，花鸟画及欧洲雪山景色。题材不同，作风也随之而异。姑就一时的所见，介述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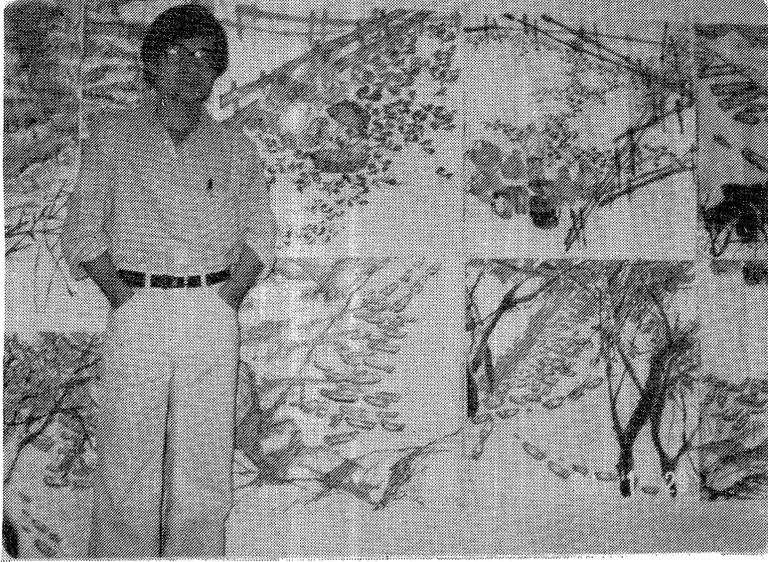
所谓星马特出景物，就是西马的锡矿场、铁矿场及矿工运输驳载的景象，和新加坡填土造地的发展景况。这类作品，作者于鸟瞰式的图构处理之中，给以较为笃实的描绘，举凡矿区的设构，运输的车辆，海岸的码头以及驳载的群集舂舂，以及新加坡填土工事的进行等等都具适切的描绘及表达，为中国绘画前此之所罕见。它于星马建设发展及生产事业的进行，既含有赞美的意思，而笃实的描绘之中，也随兴之所至而加以抒情的流露，不至于令人感到乏味。

作者过去曾著意于绘画社会化的主张，这类作品恰恰赋有这一倾向，从社会发展及时代记录着眼，是值得重视和鼓励的。

第二类的花鸟画，是作者过去所优为的画材，不过没有过去那么的积极，而是作断片的撷取和凑构，随意而绘，随意而止，显出任意的酣畅，且画之不足，更又加以题款，恣意发挥，信手潦草，殆正踏进文人画的流亚，与第一类作品相较，似已背道而驰。过去的文人画，大都著意于诗意或书卷气韵的表达，祥雄则是随兴而画，既不顾传统的优尚，也随意而书，从不著意于书法美的研求。象这么沿着传统的路线，而又逸出传统的藩篱，虽然不免流露了一些缺点，而这些缺点，也许正是作者的得意之处罢。

第三类的欧洲雪山景色，是作者此次旅欧所亲临的境界，也是作者深为感兴的画材。也许作者一时深受了崇山峻岭的雪景所迷惑，急于表现之故，所以在这类画幅里，极显出优为自得的意态。他以简约的线条，描出积雪戴雪的峰崖，间或穿插一些踞高临下的远眺小景，既不著意于气氛的表达，也少作雪地特质的渲染和衬托，其着重于气势的表现及走笔的意态，自若之处，与过去中国绘画的雪景相较，呈了极其殊异的格调。揣作者的用意，似乎在于抒发胸怀，画的是雪山，却是借雪山以表达其内心的感受，意放心急，竟而于自然的关系与画面处理之间，略忽了调配的含蓄。以我们局外人看来，其有待于更周至的补偿，也属不为过于苛求的罢。

画人作画，如果以师授的法则或名家的格调为规范，只要技巧成熟，稍运巧思，便不难得心应手，致达优妙或卓越的地步，也很容易而受到观者的赏识和赞叹。如果不倚重于传统既成的法则，而著意于独创蹊径，便不免需长时期的实验与摸索，经过不断的转变之后，方能获致理想的收获。祥雄一向立意于创新，当然免不了在实验与尝试的程途上作长时期的奋发，而这些近作，就可以说是他奋发实验中的近况表征罢。



在那

林祥雄

七年了。這84個月，就這樣靜悄悄地從我身邊溜走；留下來的，只不過是一場空白蒼茫的回憶。

在過去這段日子里，我究竟做了些什麼？這，連我自己也幾乎忘却。若勉強把那一串串幾乎淡忘的事物之片斷拼湊連接起來的話，則除了多看幾本書，多動動筆塗鴉，以及由現實的生活中多了解一些社會與人生實況之外，實也別無所有的。

也許，自幼便與文藝結下了“孽債”，或者說血液中的某些藝術細菌早已與生俱來的，故在過去這段空白的日子里，雖沒直接與文藝發生什麼深厚與密切的關係，但在感情上和意識上，迄今仍然是藕斷絲連；乍離似合，也似合却離。

我之會“潛息”與“隱匿”，不外有二個原因。一來，因為深感到自己的作品——不管在表現的技巧上或思想與感情上，都不够成熟；二來却是爲了現實生活與工作。因此，我只得“封筆閉門”了。

向來，我深知一切文藝創作，除了對客觀事物親身經歷體驗之外，便是依賴作者思想認識之配合；所以，我只得由這二方面着手；既廣泛地、直接地去了解現況，也作多方面書籍的閱讀，希望能提高自己的知識水平與思想認識。

就這樣地，胡胡塗塗，朦朦朧朧地混過了七年！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而我，就好像這“死却”的蟲兒一般。也許，也就因爲這“不僵”之故，加上血液中那麼一點“淵源”，因此，也告刺激及鼓舞着我籌開這第四次畫展！

社會是複雜的，而藝術的創作是多樣化的，因

此，複雜的人構成了這個複雜的社會；同樣地，五花八門的藝術創作，也告形成了藝術的現況！

複雜的人生，應如何對待這複雜的社會？

而多樣化的從藝者，要怎樣地應付這五花八門的藝術創作思潮呢？

我想，做人——抑或從藝者，若能具有其主見，立場及原則，那將“臨危不亂”，“遇亂不變”的。

藝術，由古代社會的“實用價值”到爲某人或某階層服務，而至爲自己內心情緒的自由發揮，由此再演變到社會性與非社會性，積極與消極，有爲與無爲，這可說是一個時代社會之變遷所帶來的沖擊結果。

由“實用”的傳達功效到“被用”，從“被用”又到“自用”，可說是貫串着東方傳統的藝術歷程。而，純粹的宮庭畫家與自我發揮式的“文人”畫家，便是這演變過程的製造者。

這二者，當有其顯著不同的風格與創作目標；前者是着重客觀事物的形象及“美”的傳達表現，後者却注重於內心情感及思想之抒發，而藉物托情，以物喻意。精致的事物形象描繪表現，固然不失其傳播的功效，但却未免淪於內涵的空洞與貧乏。相反地，若虛有含蓄深刻的內涵，但却拙於畫面技巧上的表達，這也明顯地有其缺點！因此，我時常這麼想，若能二者兼收并蓄，擷長補短，吸收其精華，拋棄其糟粕，則將既有優美的形象，也有深刻的內涵。這麼一來，不但更直接與普及，且易於傳達及接受，更充份地發揮作者個人的思想感情。而

过去的七年里

第四次個展引起的一些感想

我這次的那些花草樹木與飛禽走獸的作品，便是在這創作原則及動機底下所產生的。

可是，限於表現技巧，難免犯上了“眼高手低”的毛病，這也是實情。

早期，曾經一度考慮到含蓄與傳達，普及與接受這些問題，故自我放棄傳統畫的表現，從而改以這現實社會周遭現況作為創作基礎，更想在作品中突出主題的人物形象，配合自己對現社會的看法及展望。但，幾曾嘗試，結果却因人物形象的表現技巧上的困難，不能達致自己的要求及目標，故只好暫且放棄，改以景色為主題。可是，這麼一來，作品却未免由“有題”而淪於“無題”了。而這次一部份作品，也是沿襲着這法則下去。相信，類似作品，除了把一些景色及周遭事物再現展示之外，也并没具多大的教育意義的。如果通過這些作品能給觀眾帶來一點點的現況認識，那將是我意外的收穫。

“飢寒交迫”這句話，在我們的社會裡，是很難全面體味到的；即使有“飢”，也沒有“寒”。但，在西歐社會裡，却是赤裸裸地展現着。

幾年來，因工作上關係，每年幾乎都有一段好長好長的時間在西歐各國浪迹，故對這第二世界的社會現況，倒也略知一二。以去年冬天為例：巴黎地下火車站的醉漢，流浪漢，賣唱者以及乞丐；羅馬街頭的“難民”及流迹者；西德街邊的“主人”們，以及那曾經顯赫一時的大英帝國的首都——倫敦社會的被拋棄的一群，這些，莫不“污染着”先進工業國度的美譽。可是，又豈是這些人本身想要的呢？在這社會的零度寒冬裡，真令我深深地體會到“飢寒交迫”的實在意義了。

我曾把這一幕幕的生活狀態記錄下來，想把這些社會的人物形象發揮在作品中，無奈，幾經磨練嘗試結果，至終還是不能隨心應手，遂在“獻丑不

如藏拙”之自我掩飾情況底下，改以一些冬天的雪景敷衍塞責，自我解嘲似的慰藉一番。

相信，上述作品，除了把西歐社會裡的部分冬天景色帶給觀眾、以及為觀眾帶來一些“寒意”或“凍味”之外，那實在沒具多大的社會意義。

向來，我是比較喜歡看書的，尤其是理論的鑽研；本意無他，只不過為了配合自己在文藝創作上的實踐吧了。但，却因此而導致今天“眼高手低”的弊病，這的確是萬料不及的事。看樣子，今後有必要更落力於技巧的磨練，更專心於美術創作上的探索與實踐，以及彌補這幾年來的偏重所引起的“過失”。

名與利，本來便是這複雜社會的產品；因名而導利，因利而揚名，這似乎是相輔相成的。本來，在藝壇裡是比較少有這種怪現象的。但，也不知從何時開始，這名利之事，似乎也與藝壇“泡”上了；有者在種種情況底下提高了名，因名而博得利，或是由利而揚名，種種怪事，總是浮現着。看樣子，若這名利已被“污化”到如此地步的話，則這名與利之有無得失，並非那麼重要的了。

我想，藝術在於表現，而這表現則似乎有必要得到普遍——或是大部份人的接受或讚賞；因此，美術作品的表現法，也許是依賴着公開展示的吧？其實，表現與展示，並沒有甚麼不對，更沒有甚麼不好。但，也不知始自何時，每逢展示時，總有一些與展覽本身沒有關係的事圍繞着——甚至有喧賓奪主之嫌。諸如餽贈花籃錦旗，賀詞或禮物等；請來了一些大人先生或達官貴人及豪富權貴之流，不然則來些賢士或前輩之類，如此這般，似乎已沿襲成習慣！？

我時常這麼想，與其把展出的作品掩蓋在五彩繽紛的花籃錦旗下而沾沾自喜，那我倒情願清靜及直截一些，而給我的作品有個表現或向觀眾交代的機會。

再者，若想趨炎附勢因某某人或某某人的關係而提高自己的名譽地位的話，我想，像這種與作品本身毫無關係的“攀附”作為，這名譽地位或身份之得來，也並沒有甚麼稀罕。

也許，我早已淡然於此，或是不能接受之故，所以這次的展出，我可是“斗膽”及“冒失”地廢除了上述一切氣習。是好是壞，是對是錯，那我也没法多加考慮了。

我只是這麼想，我所要的，只不過想把作品擺在廣大觀眾的眼前；讓各階層觀眾自己去判斷、讓時間及真理去裁判。這是我的願望，也可說是我這次展出的最終目標的。

✻

藝術與社會

橫眉

社会生活是一切艺术创作的泉源。

而艺术则是展现着一个时代社会的现实。

这些，牵涉到历来的艺术起源的争论。

在古代社会里，一切艺术作品的产生，可说是介于「实用价值」与「美感传播」这二种功效上。也许，因艺术的表达形式不同，其所占有之「实用」与「美感」的成份也各有别；诸如音乐与舞蹈，在古代社会里，它的产生是由于内心的愉快或精力的余剩，而为了发泄与流露这情绪，只好凭借呼唤及节奏与动作之表现。但，绘画与文字，却恰恰相反；「实用」的成份比「美感」的传播多，甚至可说它的产生是基于生活上及劳动上传达的需求。

总而言之，古代社会的一切艺术产生，都是基于实际的功用与生活调剂之需求；也即是说这一切艺术作品的产生，都是建筑在现实生活的要求上，故其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与社会性——不论是实用价值成份或消遣成份居多。

随着时代社会的演进变迁，以及文明的冲击，一切艺术创作也由古代社会之萌芽时期的简单的意象的再现传播，而进步到另一种具有推动历史的责任及改革社会的意义存在！而一旦古代社会的象形文字演变及改进到较具体及普遍认同之后，绘画创作的功能与对时代社会的实用价值，也告由狭隘的补充拟势或语言不足的地位而进化到以客观社会存在事物作为创作的素材，从而直接采取及表现。至于音乐与舞蹈，也由古代社会之单纯发泄及流露内心之情绪地逐步升华到与文字绘画的同等地位与创作方式——更直接地表现及反映这时代社会的各种客观事物。在这第二阶段里，一切艺术的产生，似乎与初期有着显著的不同；也即是说由初期之由于社会现实生活与劳作上之需要而进一步到了与实际生活和劳动脱节，由密切的整体分割成各自孤立的单位；——虽说，一切艺术的产生仍然是根源于现实社会，建筑在客观事物上，但已是脱离了日常的劳动而演变到独立的一个整体。

过后，这直接及忠实地把社会客观现况反映重现过程，在时代潮流以及社会急变之下，也许过时、落伍、抑或不足，再不适合这现况的需求，故艺术家们也不想再做客观事物或大自然的传声筒或摄影机；立意突破，冲出这大自然之无形监牢，从而更灵活，更自由及广泛地以种种手法艺术化地处理，更进一步地发挥才能。

托尔斯泰曾经说过：『在任何一个时代和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里，总有这一个社会里一切的人们所共有的关于什么是好和什么是坏的宗教意识，这一宗教意识就决定了艺术所表达的感情价值。』

人为的社会里，往往便是这么微妙及不可思议。根据托老之意，在当时的时代社会里，宗教的意识（条规或制度）决定了艺术作品的内涵及价值；说得更浅白一点，就是在那一个时代社会里，一切的艺术作品，必需为宗教服务，也必须跟随着教规而表现，这才能生存，才具有其存在的价值。总而言之，艺术家的创作意识，在突破那时代社会之无形监牢之后，又再度被另一条社会教条所束缚，俯首听命地创作！

古今中外，在哲学的范畴内，都存着二种相反的思想体系：即是唯心与唯物之激辩。当然，作为这思想体系中之环节的艺术，也没法避免及摆脱这影响！

「艺术起源于一个人为了要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于是在自己心里重新唤起这种感情，并用某种外在的标志表达出来」，而这「在自己心里唤起曾经一度体验过的感情，并且在唤起这种感情之后，用动作、线条、色彩以及言词所表达的形象来传达出这种感情，使别人也能体验到这同样的感情——这就是艺术活动！」这是托尔斯泰对艺术创作过程的看法；也是唯心主义者的主张及论调。他们认为，一切艺术创作，只不过是作者们通过种种的表现工具，从而把其内心的情绪及幻境加以再现，借此博取到同情者的共鸣！当然，唱着反调之唯物者却认为：「艺术不但是—种社会活动现象，同时也是反复改革推动社会进展的原动力！」而这客观事物之艺术加工后的再现，并不单纯地在于发泄个人的感情；同时，也是作者思想之寄托。而这思想感情的表现，也并非幻想式或抽象地表现，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的。

「我认为，艺术开始于一个人在自己心里重新唤起他在周围现实的影响下所体验过的感情和思想，并且给予它们以一定的形象的表现」，「一个人这样作，目的是在于把他反复想起和反复感到的东西传达给别人。」因为，「艺术是一种社会现象！」。这是普列汉诺夫的看法，也是唯物主义者的论调。

我想，一切艺术的创作，绝对不能脱离现实社会而独自存在的，也断断不是如托老所说之「只不过在于作者内心感情之无形寄托或发泄」。不论站在什么思想，立场上从事创作，我总认为这全是「旧意象之新综合」；也即是说当艺术家在动笔创作之前，在其脑海里，早已存在种种客观现实事物的片断景象，一旦有用途时，他马上会与作者的感情与思想配合，从而以新姿态及艺术形象展现在作品中。当然，这艺术作品中的形象，也会因作者各人不同的思想、立场、认识、而有不同的客观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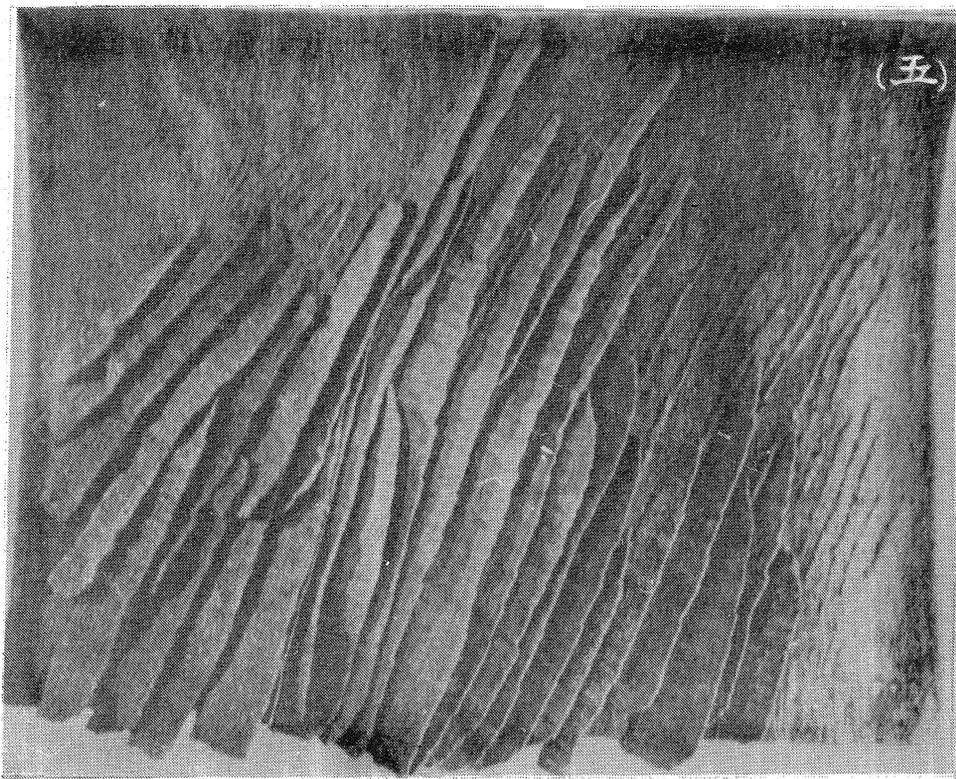
另者，这经过艺术手段加工及升华后的形象，不但具体化地代表着作者的中心思想与艺术观，同时也展现着一个时代社会的某一阶段过程或现象。但，这展现着时代社会现象的作品，对于社会的作用又有着若干分歧：推动或阻挠，破坏或建设，积极或消极。这些，都是由作者的思想与艺术观来决定的！

由上述种种例子看来，艺术与社会，历来就是这么密切关连及互相牵制着。

到今天为止，仍然有许许多多的人认为一切艺术作品的创作，以及其功能和目的，只是对时代社会的一定交代和向观众提供美感；一旦作品中有了美感，也就是一幅有着「时代意义」及「社会价值」的作品的了。其实，什么是美感？这还是一个很复杂及难以解答的问题。在现实社会里，普遍地存着美与丑，好与坏。但，这美丑好坏，都是没具定论的，而往往因人的思想立场的不同，而告产生相反的看法与论调。何况，现实丑，可能升华到艺术美，甚至为观众带来所谓美感。相反地，有时现实美，也可能在作者的笔下出现了艺术丑，或是令观众感到丑陋厌倦。

其实，这美丑，虽说是存在于现实社会，取舍决定于作者，褒贬决定于观众，这仍然是一个具有争论性的问题。我想，不管是作品中表现了美或丑，也不论给予观众带来了好与坏，只要一件作品，能够在那一个时代及社会里，给予忠实地反映，揭露种种狰狞丑陋事物的真面目，而又能广泛地，普遍地为观众接受支持，进一步为这社会中的大部分人提供内心共鸣的“美”面，从而启迪、推动、激发，则那将无可置疑的是一件好作品，也是一件具有时代意义与社会高度价值的作品！

(16-3-80)



参观南斯拉夫现代画展

莊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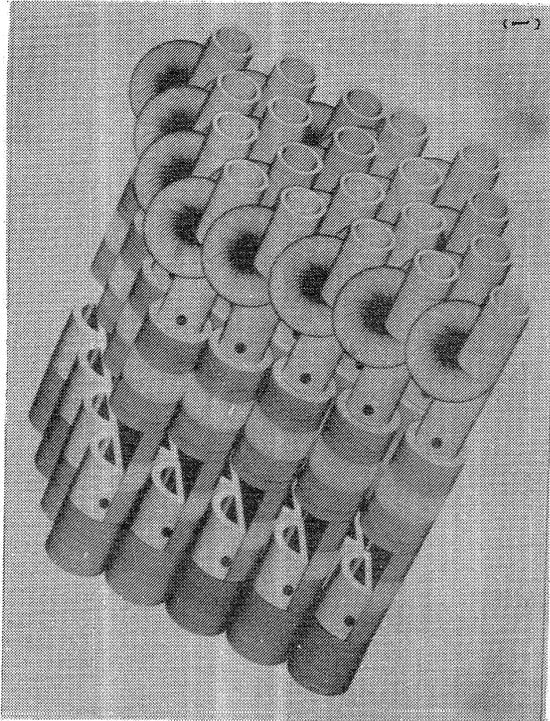
東歐各國的畫壇現狀一般是較少為外界所了解的，尤其是東方社會，對它們更加生疏。最近在倫敦摩爾畫廊（Mall Galleries）舉行的「南斯拉夫現代畫展」在這方面提供了一些答案。這個畫展從一月廿四日起至二月十四日，展出作品包括一百多件油畫、版畫、雕塑和編織（Tapestry）。

畫展特刊的刊前語如此介紹：「南斯拉夫的現代繪畫藝術形成不同的流派，因為南斯拉夫社會的開放本質，使畫家們無可避免的接受國際繪畫藝術的發展潮流。在外國藝術思潮的影響下，他們不斷重新鑑定本身的實踐與理論工作；另一方面，周遭的直接環境也是靈感的來源，很多畫家，包括在國際性組織工作的，不論他們是遵循本國的藝術傳統或走其他的路，都樂於尋求對策，解決他們在藝術創作上所碰到的種種問題。所有這些因素，使到南

斯拉夫的視覺藝術充滿活力與朝氣」。

要在一個畫展中，適當的介紹這些不同的繪畫流派，包羅廣泛而又簡潔明瞭，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這個畫展也只是通過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選選作品介紹南斯拉夫的畫壇現況，同時介紹一些成名的畫家給公眾。

展出一百多幅作品中，表現手法各異，從具象到概念化，到不具象，各有獨到的地方。我個人認為在技巧方面，他們並不輸給西歐國家的，尤其是版畫一環。二次世界大戰後，南國的版畫藝術蓬勃發展起來，以首都貝爾格勒為中心。他們的版畫深受普普藝術（Pop Art）和幾何圖形抽象畫（Geometric Abstraction）的沖擊，表現在絲印上有凸出的成績。蝕刻畫的水準也很高。如圖一，就表現了高水準的技巧。蝕刻畫的作者艾沃·菲雪



克(Ivo Friscic)所代表的一派，以單綫和綫的韻律組成畫面，帶有超現實和羅曼蒂克的意味。在他這次展出的 EKO 組畫(EKO III, - IV & V, 1977 年作)中，畫家表現最大的耐性與毅力。細緻綿密的綫條，千條萬條腸狀蠕動物，交錯糾結，或隱或現，表現出一種擾動不安的情緒。默寫謝(Mersad Berber)的彩色木刻也有獨特的地方。他的一組(三幅)「瑪格列特」(Infanta Margarota)表現了畫家善於汲提傳統的精髓。圖二，這幅圖古風盎然，女孩子頭上，身上的花紋有如黃銅青銅器上雕鏤精緻的裝飾，雖是木刻畫，却帶有油畫的味道，女孩子面部的處理完全是古典畫的風格。

至於繪畫(Painting)方面，雖然概念藝術(Conceptual Art)在南國畫家群中起着一定的影響，然而整個趨勢是朝向具象的藝術(Figurative Art)發展。畫家將生活的直接感受，個人的體驗，表現在藝術創作上。他們的創作反映了二次大戰後那個動亂時期，一般人的命運，痛苦與掙扎。一系列具有歷史意義的和帶沖擊性的作品遂應運而生。如圖三，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畫家越利卓維克(Vladimir Velickovic)發展他超現實的語言。他的油畫與銅版畫，表現了一種下意識的恐懼感，表達了文明帶給人們精神與肉體的摧殘。他



在戰爭時期的慘怖經歷就是他創作意識的體現。「迫害」這一組繪畫，以一個頭部隱去，肌肉發達的男體為主，他向前飛奔，飛箭，鐵鉤向他標去，大老鼠追噬他；他躍起，他與鼠輩掙扎；然而他失敗了，他跌下，他成了犧牲品。整個畫面陰慘恐怖，以黑灰白色為主，加上小部份紅、黃色，紅的是血，黃的是號碼和地板的痕跡。

「春的禮讚」，可以代表另一繪畫流派，畫家默佐維克(Dragan Mojovic)是一個年青的畫家，他的作品表現一種概念性的語言(Conceptualist idiom)。

二次世界大戰後，南斯拉夫在雕塑藝術方面也有長足的發展，年青的雕刻家在經濟與道義上都獲得鼓勵與贊助，而雕塑家們也表現出他們有能力尋求適當的表達方式，體現他們社會的深刻轉變——由農業社會晉入工業社會。

「一種增長的趨勢是：南斯拉夫的雕塑家試圖找出表達即存空間的新方法，並以此聯系人類與週遭環境的抗爭。遵循這樣的路綫發展，無疑地，他們將會忠實於這個國家固有的精神與物質上的傳統，最終還能積極的影響到整個世界」。

上面這一段是畫展特刊介紹文字中的一段。綜觀展出的雕塑品，很遺憾的，我還看不出這個大趨勢。概念化和幾何形式的作品還是占絕對的優勢，

林祥雄彩墨畫展觀後

小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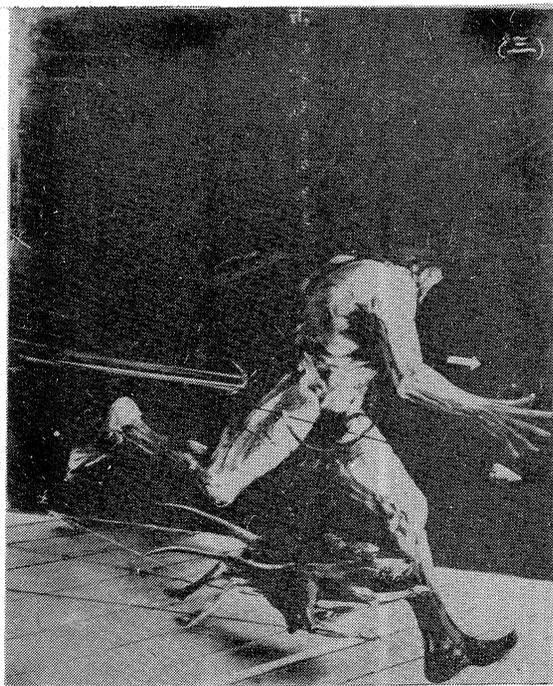
我一向很少關注畫壇的動態。從報刊上得悉有知名度的畫家而至今還能背誦出的也屈指可數，更不用說那些年青的畫家了，這只能說是自己的淺陋寡聞。而對於畫家林祥雄，也不例外；我是從「鄉土」創刊號所刊登畫家的幾幅作品及介紹有關於他的文字，

才知悉其人其事的。

不過，對畫家的筆名「橫眉」，倒是在幾年前於書坊見到一冊「向死亡的工作環境控訴」時就有很深的印象，因為此書提出有關石礦場的民生問題，而這一方面的生活一向是一般文藝工作者所視為難於深入或畏途的。後

來，又讀了一冊「本地畫壇的剖析與創作路綫的探討」，進一步曉得作者原來是一位關心和忠實於美術的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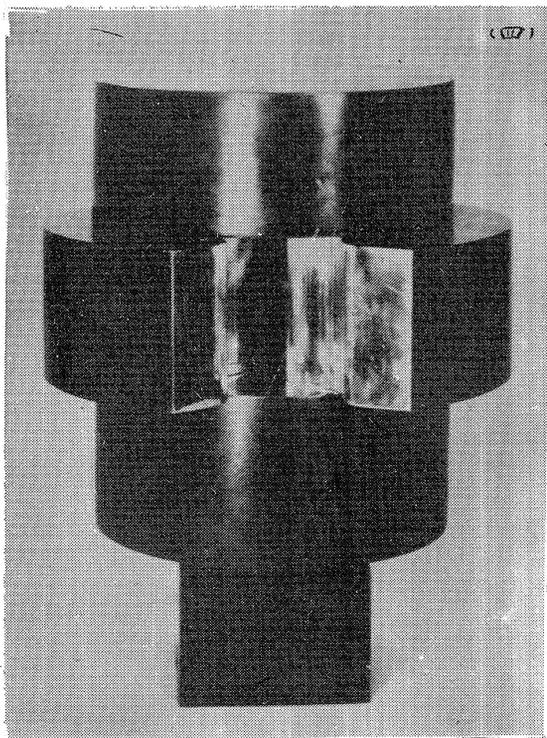
這次，有機會觀賞林君於三月廿七日至卅日假中華總商會舉行的第四次個人彩墨畫展，可說是一件可喜的事。因為林君自



如圖四。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傑克達·貝易克(Jaqoda Buic)的織氈(Tapestry)。這位女畫家並沒有利用織氈直接表現一種形象，而是巧妙的利用這個媒介，創造性的表現它獨特的形象，空間和韻律

。如圖五「火鳥」，一幅巨製的掛氈，條狀浮突物，像層岩，像山巒，其實是象征鳥的羽毛，以紅紫色為主，層層堆疊，顯示一種大氣磅礴的氣派，一種壯麗的美感。✿



1973年舉行第三次個展後，時隔七年仍在藝術疆場上鏖而不捨，可說是再接再厲的表現；而所畫的題材多樣化，也是畫家所應走的寬闊道路。

此次展出的作品約一百幅，是林君近時旅歐數月所作；內容大致可分為三類。茲分別簡介如下：

(一) 花草、樹木和飛禽。這類作品，都是畫家藉物以托情和寓意的。從畫面的圖文可看出表現畫家對現實的強烈感受的有「理想與現實」、「血汗與自由」、「虎視眈眈」和「大欺小，強凌弱」等。而畫面顯得清新令人賞心悅目的有「誇誇其談」、「奮鬥與生命的價值」和「隨波

逐流」等。

(二) 星馬社會的景物。這類作品，有以礦場景物為題材的，也有以漁村生活為畫面的，較為一般觀眾所注目。如一幅幅沙塵滾滾、峭壁深坑的礦場畫面，顯出磅礴的氣勢；雖是作「鳥瞰式」的，但能令人感受到濃厚的生活氣息，如「開採錫礦」、「石礦開採(一)」、「石礦開採(二)」等，都是在傳統畫法上的一種創新風格，而以「絞石(一)」為尤。至於寫丁加奴漁民生活的畫面，有「挑魚」、「養雞人家」等，只可惜在表現人物的精神面貌方面還顯得不足。

(三) 西歐冬天的景色。這些作品，所畫的都是法國、西德、

意大利、瑞士等地的冰天雪地的景色，畫面充滿着一片白皚皚的肅殺蕭條的氣氛，而構圖都是以點和綫表現出來。看了這些畫作，使人急於知道生活在此地的人們將是怎樣與這環境搏鬥的情景，但由於畫家「因人物形象的表現技巧上的困難」，「至終還是不能隨心應手」，只能給觀眾帶來一些「寒意」或「凍味」了。

綜觀這次的畫展，可說是多姿多彩，也有一定的內容思想，只是覺得在展現本地現實生活的畫面還不夠豐富，形象的描繪還不夠突出。這有希望林君的努力，今後能畫出更有內容與完美技巧的作品來！

一九八〇年三月廿七日

略談陳長豪的畫

長纓

那天，在畫家家裏，第一眼看到掛在牆上的大幅彩墨畫“大寶森日”，目為之一眩，“好漂亮！”“是不是程十髮的？”“中國買回來的？”他又着手在一邊微笑着說：看清楚一點！原來是他的得意近作。

也看了一些幻燈片，是他年前旅行泰國時寫的，以少女、小孩的村居生活為題材，有一份恬靜的詩意。不見原作，又沒幻燈放映機，就着小小的框框猛瞧，也看不清細節部份，但覺色彩悅目，構圖、人物的寫法，很明顯看得出畫家深受程十髮的影響。他問：你喜歡程十髮的東西嗎？“喜歡，但不是全部，我總覺得他的畫鮮甜了一點。他是個了不起的插圖畫家！”

以往，長豪也寫了不少描繪新加坡風光，特別是新加坡河的素描和水墨畫，他和他們那批嘯濤畫友都有相當深厚的素描寫實基礎。他與劉培和，王金城合出一本“新加坡速寫集”，“畫得不錯，綫條很美！”看的人都會稱讚。可惜不看作者的名，實在分不清那幅是誰畫的。

畫家在最近的來信中，表示他不斷地在追求新的表現方法，希望能有所突破。而他也切實在努力追求他的目標。去年八月間，他隨團去中國大陸觀光學習，大有斬獲，回來創作更見勤勞，在技巧方面有一定突破性的表現，至少在他一系列的大寶森節彩墨畫中，人物與背景的處理上比前述表現泰國村居生活的人物圖靈

活、開放；在創作時注入了畫家自己的誇張與想象，在畫法上利用斂折破墨，大筆揮灑的方法。同時在應用傳統的彩墨畫顏料之餘，更兼用西洋畫的膠彩，畫面有些地方顏色很濃很厚，帶有點油畫的味道。在內容表現上，我覺得它的裝飾意味比它所表現的內涵為重。

遲軻在“程十髮的繪畫藝術談”中提及程十髮自一九五七年到西南邊疆生活，面對豐富多彩的少數民族的生活時，他“意會到單靠死板的寫實技術，是無法捕捉生活中的美，也無法表達自己對於美的感動，于是他在寫生中採用抓神態、抓運動、抓大體的寫意方法；在創作中也大膽地運用了誇張和想象，決不局限於對現成事物的簡單的“模寫”。陳長豪在創作上，尤其是近期的作品，走的也正是這樣的一條路。希望他繼續創作更多更有內涵的作品，同時在形式上擺脫前人的框框，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

一九八〇年二月七日

寄自倫敦



《林祥雄彩墨画集》序

方修

祥雄赴意大利公干返星，带回百余幅彩墨画新作品，说要选出一部份来编画册，要我也写一篇序文，提点意见。我不懂得画，对于画家的笔法师承、创作水平等等，完全无从置喙，只是看了一遍作品的幻灯片之后，有两点小小的感想，可以在此一谈。

首先，根据这一百多幅作品看来，画家近时对于绘画的功能，似乎有了比较宽敞的看法。这是好的。本来，绘画对于观赏者，也和文学对于读者一样，具有三种作用——社会的认识作用，道德与思想的教育作用，美学作用。严格说来，这三种作用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好的作品也必然是全面地发挥这三种功能。但并非所有的画家和画作都是这么均衡的发展，一般的产品多少有些偏颇的所在。有的认识的作用高些，有的思想感情的教育作用强些，有的则只有一点美学的意义。祥雄前此所写的一些画论画评，好象是特别强调上述的第二种作用。其实，绘画作品能有高度的思想性，固然十分理想，否则，如果能在另外的某一种功能上有其积极的表现，我以为也是不错的。譬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古时的一般民俗风尚、生产活动的具体图景，以及已经绝迹灭种的珍禽异兽的形状，有许多就是由历代的绘画作品所提示的。我不晓得祥雄是否有感及此，我只觉得这一次他自己的创作实践，确是有了空前广泛的尝试。在一百多幅新作品中，有流沙滚滚的矿场的写真，有贫困的马来农村的风光，有苍茫寥廓的西域雪景，也有不少描写草木虫鱼的小品。题材、旨趣，可说是够多样化的。

这是正确的创作道路。作为一个专业画家，正应该尽可能扩大自己的视野，挥写出多姿多彩的丰富的作品来。

我的另一点感想是，画家的写意的倾向，在这一批彩墨画中，似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祥雄前此的一些画作，如骄阳下的驳船工人、卖香蕉的马来妇女等，虽然工细之中也带着写意的笔触，但尚颇能节制。这一回的新产品，精致的佳构固然不在少数，但有一部份却成了急就之章，写意的成份提高了好多，虽然构图、设色等等，还是一贯的清新可喜。

这原因是不难理解的。祥雄走的是专业画家的方向，产品不能太少；但一方面要处理商务、应付人事，一方面要多写文章，论画评画，这就使他作画的时间相对削减，有些作品乃倾向于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文翰之余的「墨戏」。我怀疑这是绘画中的偏格，不应该多予鼓励的。好在这种「墨戏」的倾向倒也适可而止，问题不大，所以没有出现太过草率之作。

不过作画的时间不够充裕，我想还是可以有两个补救的办法。一是减少产品，注重精制；一是少写长文，改写短论，将心力多用于创作。这一点尤其重要。据我所知，现代的专业画家，包括一些大师巨匠，很少有兼写长篇文字的。他们有意见，有主张，大多通过美术品的创作来表达。即使是专门爬格子的文学作家，也有不少是采取这个法门的。前些时遇到近年来忙于社会事务工作的吴岸兄，谈起目前的诗歌创作方向。他认为目前写诗，题材要尽量放宽，技巧要尽力提高。我建议他把这些宝贵的意见写成一篇论文来发表，题目就叫做「论眼宽手高」。但他说他要用诗歌创作的实践来宣述他的主张，大块文章还是让别人去写吧。这一推，自然是本地文艺评论领域的一个损失，但对于一个业务繁忙的创作者来说，似乎也不失为一种追求专精之道。这，也许是值得提出来供画家参考的。

我希望不久后便能见到祥雄的更精纯的作品、更精彩的画册！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四日）

（按：本书已由群岛文化社出版，内收论文三篇，彩色版三十页，黑白版四十页，星马各大书坊均有代售。）

林文貴公司

B K LIM & CO.,

Dealers in all kinds of Mosaic, Wall Tiles Terrazzo,
Marble, Carpet, Curtain and Wallcovering etc.

專營各國毛石磁磚水磨石雲石地氈壁紙窗簾布等並承接工程

21, Jalan Toa Payoh,
Singapore 1231.

TEL: 2833470
2833471

Telex: RS 35008 LIMBK

RES: 4813330

鄉土雙月刊創刊誌慶

再接再厲

東方(1974)私人有限公司

楊啟霖祝賀

伊朗短篇小说作家沙德朱巴克

(美) DEBORAH M. MOSTAGHELHEL 作 韩拍岸译

毋庸置疑,二十世纪伊朗最出名的作家是沙德·赫达雅特(Sadeq Hedayat, 1903-51)。他是伊朗的文学评论家公认的伊朗首屈一指的作家。他成熟的作品在三十年代初期出现,在往后的二十年间他作品源源而出,一直到他四十八岁那年在巴黎自杀身亡而止。赫达雅特是紧随穆罕默德·阿里·扎马尔柴德(Mohammad Ali Jamalzadeh)之后出现的现代小说作家。(扎马尔柴德是被尊为伊朗现代短篇小说之父)赫达雅特把短篇小说这个文学形式发展成多姿多彩的和被广泛接受的文学形式。他最出名的作品是长篇小说《盲猫头鹰》(The Blind Owl)。这部小说在三七年出版后引起热烈讨论。也是这部小说引起国际文坛的注意。它在五三年被译成法文,五八年译成英文,六〇年译成德文。然而在伊朗国内,赫达雅特的文名并不是单单建在这部小说而已,因为他的其他作品都拥有广大的读者群。

让我们别以为赫达雅特的作品是一致受人推崇的。其实,他的作品常常引起争论,因为他以自然手法描写的现实主义作品所反映的病态社会和黑暗丑恶一面。他本人也是伊朗读者争论的焦点。他非常热爱伊朗和波斯语,但他对伊朗社会却失望之极,在他小说里是充满了这悲观失望的情绪。他终是绝望并以自杀结束他的生命。然而,他在小说写作上有创新贡献,利用新的写作技巧,引用市井小民的口语到文艺作品,写市井小民(以低层人物为作品的主人翁)且对低层人物极表同情使他成为现代伊朗最杰出的小说作家。

赫达雅特是他时代中最杰出的作家,那么他同时期和稍后出现的作家常被评论家拿来跟赫达雅特相比,以赫达雅特的水准作为尺度和标准。尤其是新进作家常常处在一个 Catch-22 的进退唯谷的田地。假使他们的作品不同于赫达雅特的作品,他们会被认为标新立异,不值一顾。假使他们的作品与赫达雅特的作风相近,却被指责为模仿他。两位伊

朗作家,沙德·朱巴克(Sadeq Chubak)和扎拉尔·奥阿末(Jalal Al-e Ahmad),出生在赫达雅特成年时。他们是一直处在他的影子下。在五三年,彼得·艾弗里对朱巴克是这么写道:

朱巴克的特点是创新和自成一格(Original),但他的风格还没有被人充分地认识到。一方面是他还没有充分发挥他的写作才能和天才;另一方面是在广大读者的脑海里朱巴克还是被赫达雅特的影子遮掩着。赫达雅特给他很大的影响,做为一位作家,朱巴克绝不是赫达雅特的模仿者。

阿末的作品最近引起文学界的重视和重新评价,他的前途是无限量的。在艾弗里对朱巴克的评论后二十年的今天还没有更深度地讨论朱巴克的作品的英文评论作品出现。

在这里我要作个抛砖引玉的工作,先讨论朱巴克的短篇小说,因为这占着他作品的主要部份。同时,短篇小说这条由赫达雅特开辟的小径已变成康庄大道。现在许多支路是从这条干路分展出来并引向新的和广阔的前景。

朱巴克是在一九一六年出生于面临波斯湾的海港布斯赫尔(Bushehr)。这港市以后成为他许多篇小说背景。他在希拉(Shiraz)受小学教育而后到德黑兰进入美国学院。离校后他在伊朗国家油田工作。一九四五年,他年廿九岁,出版他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木偶戏》(Puppet Show)。以后他陆续出版了三个短篇小说集《死去主人的猴子》(The Monkey Whose Master Had Died 1949),《最后的布施》(The Last Alms, 1965),《墓中的第一天》(The First Day in the Grave, 1965)和两部长篇《唐塞雅》(Tangsir, 1963)和《有耐性的石头》(The Patient Rock, 1966)。朱巴克曾去英国,苏联和美国旅行,并把美国诗人爱伦堡的诗人译成波斯文。他也译了欧美的小说包括《木偶奇遇记》(Pinocchio)。

除了绝无仅有受记者访谈一回外，他回避一切「抛头露面」的场合。

朱巴克是自然主义者(Naturalist)。他把摄影镜头对准一个场面(或事件)后即开动摄影机，事件完成后立刻把摄影机活门关掉。故事背景的描写尽量减少。在他作品中只偶而着重于写景。他也不在作品中发议论。他以非常简洁的文字述说着故事。然而他对小说中人物却倾注了他的全部精力和感情，他的人物给读者极强烈感情撞击，引起共鸣。

《木偶戏》中的一篇《煤油人》(Kerosene Man)是以未婚少女奥丝拉(Ozra)在一圣人墓旁祈求她能得到一位丈夫开始。他纯粹以该少女的观念来述说这个故事。他以她的话来展示她是多么强烈地要满足她的择偶欲望，她急不及待要结婚。她简直是饥不择食地向那丑陋的卖煤油的小贩「买弄」风情，情愿委身做他的第四个老婆。奥丝拉这么对自己说：「没有别的颜色比黑色更黑。试试看吧。说不定他还要再讨一个老婆呢。我向来没有干过什么丑事的。说不定他还钟情别人呢。」奥丝拉把她的羞涩和自尊心压抑下去，忍气吞声并鼓起从未有过的勇气向煤油小贩表白她的心意。可是她被拒绝了。读者是同奥丝拉一般对小贩的做法感到震惊。她是始而失望继而震动和懊恼。

《玻璃眼》(收在《墓中第一天》)在表面上是记述一位五岁大的男孩子刚刚配上一只玻璃眼珠的故事。这篇小说最显著的特点是没有记述故事发生背景的细则。我们完全不知道那孩子的眼睛怎样受伤的。朱巴克是以配玻璃眼珠事来刻画孩子的父母。他们对孩子悲剧的反应和他们之间的患难与共感情，和又各自把哀伤尽量抑制在心里而不欲增加对方的感情负担的场面，那种鱼水之情深深扣动了读者，感人肺腑。

象《煤油人》一般，《玻璃眼》中的主人翁都是一般普通人家，是城市中最低一层的贫苦人家。《栗色龙》(收在《木偶戏》中)很细腻地描写一夜在殡仪馆中两位妇女清洗死人以便安葬。他们的习俗是这两位妇人可以平分死人的衣服。作者很成功地以主角之一的对话和勾心斗角的心思——怎样去取得她想要的一件栗色衣——来展示故事情节的发展和刻画人物的性格。一开始，小说抓住读者的视线，读者亦步亦趋跟着那主角一步一步地摆弄对手，并溶化在她那不成功不肯罢休的贪婪计谋中。同样地，《偷轮轴盖子的贼》(收在《最后的布施》中)是通过小说主角，一位少年，企图偷汽车的轮轴盖子(hubcap)被一群人拳脚交加地殴打后的感觉来展示故事情节和主角的内心世界。包围着

主角的人们的脚好似重重的树林包围着读者。

朱巴克最感人的短篇小说是《死去主人的猴子》(他是以此篇做为集子题名)。故事述说那头短尾猴马克莫尔(Makhmal)一天早晨醒来发现他所憎恨的主人身体木然不动。主人是在睡中去世了。他立刻体会到主人已不能拥有他了，他把根拴住他的铁条子从地里拔起来，逃离主人的住家。马克莫尔在一天逃跑中，他始是对初获自由的狂喜；逐渐地他怕重新被捕捉他从狂喜顶峰跌落恐怖的深渊。读者也跟他的感情起伏而感到震动，他使人们体验到重获自由的那种抑压不住的狂喜但又体验到初获解放者在一个陌生和敌意的环境中那种孤独和茫然若失的痛苦。

马克莫尔把当天发生的事件跟那条拴住他的铁链连结在一起。起初，他相信链子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他跟它嬉戏，链子使他感到安全和快乐。然而，当他越跑越远时，链子变得沉重起来，当他反击围捕他的人时，链子是碍手碍脚，链子使他不能敏捷逃避敌人，链子使他感疲惫不堪。最后，他意识到链子并不是他身体的一部分，它阻碍了他每一个行动。链子是死去主人遗留下来的枷锁。因为被剥夺去生活在自然环境中的训练，他失去求生的本能。他现在犹如身陷囹圄一般，不能自主。马克莫尔非常沮丧地回到死去的主人身旁。他体验他是不能独立生存的。可是他也意识到他会被围捕，他又企图逃跑，但沉重的链子把他精力消耗殆尽，使他难于动弹。链子使他始而感到完全快慰继而感到可怕。

这些小说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朱巴克的中心主题，社会对个人是多人冷酷无情。朱巴克笔下的一些小人物拼命地挣扎，企图改变个人的命运。《煤油人》中的女主角在绝望鼓起勇气向社会和命运加给她的限制。她的遭遇是许许多多平庸又贫困的女人的遭遇，她们既不能以貌取人又没有丰厚的嫁妆以便取得丈夫。她们只有以做老处女的结局，服侍老父老母，最后自己不知所终。这是习俗强加给她们的命运。《煤油人》中女主角屏住呼吸，在胸志忑跳动中向煤油小贩透露她的心声。她微弱的声音犹如黑沉沉的夜空掠过一道闪电。这虽消逝于一瞬，但无疑是一个反抗的呼声，是默默承受一切屈辱者的呼号。然而，这呼声是微弱，不为社会所注意或是那冷酷的社会所不愿意去注意。

有的小说中的人物显示了社会和习俗的矛盾。《栗色衣》中两妇女是需要依赖死人的衣物来供养和遮身。习俗把殡葬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但我们又看到在殡仪馆把死尸象百货公司的木偶象般横七竖八抛在停尸间。社会对小人物和底层中的小民

的苦难不只视若无睹反而有意识地给他们体罚以示上下有别。譬如在《偷轮轴盖子的小偷》中那位代表德高望重者的哈志是「理直气壮」对那少年拳脚交加。朱巴克笔下的猿猴马克莫尔象征了他小说中的人物，有的在物质生活上较富裕但全部都没有自由。大家都被一位残暴的主人——社会用链子拴住。

作为一位自然主义作家，朱巴克毫不回避地描写社会最丑恶和最阴暗的一面。《肉之花》(Flowers of flesh, 收在《木偶戏》中)描写一位吸鸦片者莫勒特的荒废的一生。莫勒特活着就是为着吸上一口过瘾。他对他周围的人全不关心，他所「关心」的人就是他所仇恨的人。一次他在街上行走时被一位女人吸引着，因为她的衣裙飘散着罂粟花的香味只有那一刻他性欲暂时压抑了他的烟瘾。当他一位债主过街时被大卡车撞死了，他突感满身轻松。

《在红灯下》(收在《木偶戏》中)也是很阴暗丑恶，但不象《肉之花》那么令人感到恶心。小说是描写一位妓女被生活折磨得使她简直不能集中精神去回忆一些最单纯的事。《掘墓穴的人》(收在《在墓中的第一天》中)的背景虽是乡村而不是在城市，但它所显示虚度生命的情景一样地令人震惊。一位低能的乡女是村中被人讥笑嘲弄的对象和话柄。她把生下来的私生子活埋了。那群把她当作笑柄从不给她应有的协助的村人，于是又摆出正人君子的面孔把她监禁，惩罚她的「罪行」。

埃山·耶沙特在《伊朗面对七十年代》一书中把朱巴克的风格属于意识流，让读者深入到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的确是朱巴克的写作技巧；他笔下的人物多是受教育不多的低层市井小民和文盲。他们的观念时而形成时而破灭，象潮水般一起一落。朱巴克描写人物内心世界时并不在读者与人物之间用一大堆白描之言语隔开来。他简练的描述象一只镜框，而他意识流的技巧使读者一步一步地浸入画面中，跟小说人物面对面地碰着。

朱巴克除了在小说开头一个段落以作者的声音描述故事的起点外，接着小说人物以他们的行动和内心活动在读者眼前逐渐形成一个立体的形象，有血有肉有行动的人物。在《肉之花》中述说者这么说：「他在一秒钟内思想改变了不止一千次，他时而想这时而想那，完全没有逻辑和结论。」莫勒特对过路的美丽女人的反应是很曲折的。起初他欣赏她苗条的身段，想一亲芳泽为快，接着他又幻想她衣裙上的罂粟花图案是她身上的刺纹。他又赞叹罂粟花多美丽，接着他又想占有那女人的肉体，但又从罂粟花想到鸦片，他的烟瘾发作了。因为那女人

是在行路，霓虹灯的幻影投在她身上，图案在变换着，于是莫勒特幻想着那女人变成无数朵的花纷纷投落在路旁，她身有千疮百孔，影子拉长长长。

《在红灯下》中那位妓女正要坐下来休息片刻时，偶然间她的视线被墙壁上的一个男人画像吸住。看着看着她总想不起是她自己在墙涂的象呢抑是她的一位老顾客涂的，作者是借着这一细节来显示那妓女不能集中精神来思索一件事或是她的整个命运。当她一要思考时她的思维象棉絮般随风飘荡。虽然那画像吸引她，但转瞬间她的注意力又放在同房的一位女人身上，她抑压不住要打开话盒子。小说人物的思想从一件事迅速跳到另一件事上并把读者拖着去。

不过，朱巴克逼真的细节和市井小民的口语引起不少评论家的指责。米洛斯·波勒斯基在评论《死去主人的猴子》时这么说：「在《死去主人的猴子》集中的三篇小说令人失望，因为以自然主义手法所描写的现实是太残忍。」埃威尔·苏东在《论民间故事对现代伊朗文学的影响》一文中说：「朱巴克以极大的气力去把市井小民的言语再现他的作品来，它们逼真的程度冒犯了许多读者。」曼骚尔·沙基在谈论朱巴克的作品时说：「朱巴克没有深刻地透视政治的现实，同时他的自然主义倾向在他后期作品是愈来愈明显。他的后期小说水准并没有超现他早期的作品。」沙基所以认为后期作品水准低的缘故是因为它是带着自然主义的倾向。

其实，朱巴克并不是为细节而描写细节；他的小说主要是反映人和人的性格。他要在不同的社会情况去发掘人的典型。同样地在不同地区不同环境的应用着不同的语言。他对人性的认识使他扩大自然主义创作方法的范围。他认为他的任务是尽可能发挥他笔下人物的个性。朱巴克触及了人性本质，把读者和他的人物连系在一起。莫勒特的被动性终于被砸烂了。在他的债主被大卡车撞死后，那位吸引的美丽女人又再经过他时；她身上散发的香水气一度使他神魂颠倒，现在却使他立刻想到他债主鲜血和脑浆涂地的可怖情景和腥味。朱巴克细腻地去描写这惨死的细节，目的并不是使读者对惨状起恶心。他是要显示象莫勒特这已麻木的人只有在这惨不忍睹的悲剧才稍为触动他。进一步言之，他间接地控诉产生莫勒特的社会。

《掘墓穴的人》中的女孩子的出现是个穿针引线的媒介，她引起其他人物的反应。一个孩童问那女孩子她干了什么使别人惩罚她。另一位孩子抢着说，因为她不知婴孩的父亲是什么人，所以她是娼妓。第一位孩子不知什么是娼妓但是他可以象别的

人一般惩罚她。村中警察却希望她在分娩时死去。这篇小说是描述这些「掘墓穴的人」而不是在描写那女孩子。我们要问谁是违法犯纪的。同样地在《在红灯下》显示了即使在最残酷的环境中，人性善良的一面并没有丧失。

朱巴克写得不成功的小说关键就在于他着重于描写故事背景而忽略了充分发挥人物的性格。在多

怀念

——給愛女

我在九霄外
想起小芝芝
小芝芝
此刻
你是否已入睡？

望窗外
夜一片漆黑
我要尋覓
地球上
最先出現的微光

驀地裡
芝芝揮著小手
在向我微笑——
芝芝醒著
我已入睡
飛機穿過銀河
箭似的歸去……

七九年六月

吳岸

篇的小说中他过于着重小说的布局，他安排了许多情节使故事发展得很勉强，使人物显得不够真实。马索特·扎巴扎德指他多篇描写城市人的小说并带着说教的成份，譬如《笼中人》和《伊亚斯先生》（收在《木偶戏》中，和《我的狗亚德马》（收在《最后的布施》中）。

这几篇小说似乎都犯了同样严重的错误。《笼中人》和《我的狗亚德马》是描述遁世嫉俗的人。

小说失败并不是它们描述极端的人物与环境而是在于朱巴克没有把他的人物写得丰满，没有写活了。换言之是把人物写得太平淡。《伊亚斯先生》结构很严谨，故事紧凑，人物个性也刻划得坚实，但小说的主题却很模糊。不过，故事的情节使读者体会到故事中发生的矛盾，但读者却无法肯定小说是否讽刺生活中先敬罗衣后敬人的矛盾。这是各社会中都有现象。那位衣着褴褛的犹太人其实是拥有许多楼房的业主，在另一方面那位手头阔绰的人，有乐善好施的美名，但他自己的女人却衣不蔽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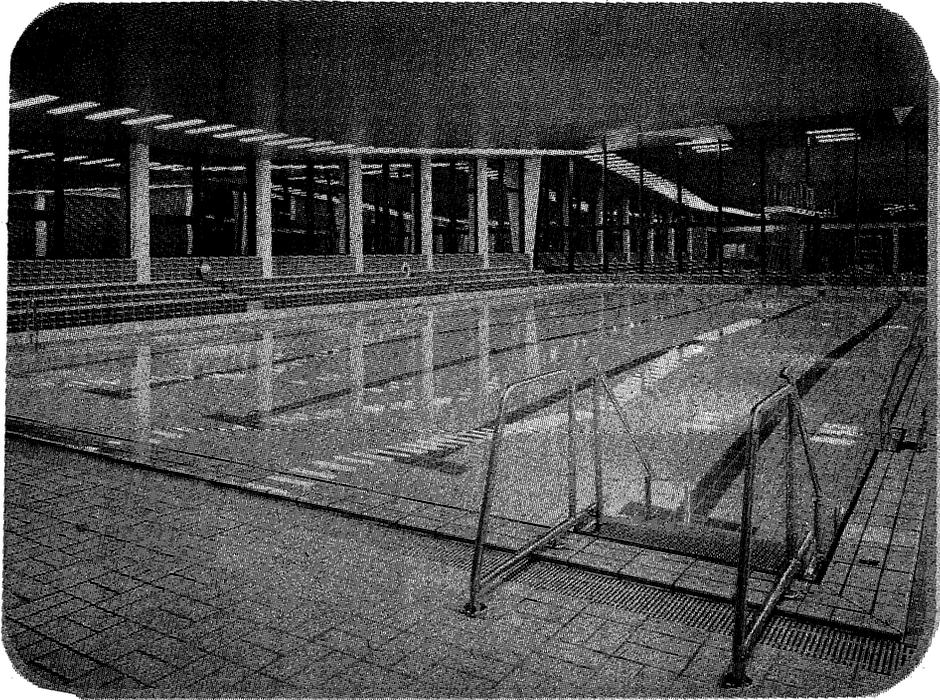
其他的几篇也有不足之处，譬如《木马》（收在《最后的布施》中），结构很散漫。《养鸽子的入》（亦收在《最后的布施》中）只是描写一些苍白的地方色彩而已。《出售的洋娃娃》（收在《墓中的第一天》中）的伤感情调太浓重了。《耶耶》（收在《木偶戏》中）只是一则素描，做为小说则不足。了解朱巴克的弱点是有助于我们明了他的优点。在他多数的小说，朱巴克描述的男女老幼和动物都非常忠于现实的。他胆敢把社会最丑恶的一面如实搬到小说里以便突出人物的形象和性格。他描述人物内心世界的活动使他笔下人物活现在读者面前，他的人物跟自己的命运挣扎，反抗他人和社会的压力加强了小说的戏剧化。据他的看法，社会对个人是冷酷无情的，但人的善良的一面并不在残酷的现实中而表失殆尽。他对他笔下人物的同情多少减轻了他作品中的阴沉灰暗的色彩。

这倒是适当的地方指出朱巴克对社会看法跟赫达雅特对自然的看法是相同的。赫达雅特在他编选的奥马·卡扬（Omar Khayyam）诗集的导言中曾这么写道：「冷酷和残忍的自然界漫不经心地创造一切。她是位毫无心肝的褴褛，并不关心她的孩子，但只顾收成，不管果实是成熟抑或是不成熟。」我们把「自然界」换成社会，我们也可以从朱巴克的小说听到同样的声音。赫达雅特继续写道：「我希望我们没有诞生到这世界来。现在我们既然来，那么我们越快离越妙。」

赫达雅特在他小说中把他的悲观哲学表露无遗。不过朱巴克不同的地方是，他看到社会是冷酷残忍，但并不放弃挣扎。他笔下的人物是一直挣扎地生存下去。他们的挣扎可能是盲目和毫无结果，但他们一直顽强地挣扎着。从这一点上看朱巴克并不是赫达雅特的模仿者，他有他的风格。

（附记：本文作者写作此文时，执教于伊朗巴列维大学。本文发表在七九年第五十三卷第二期的《今日世界文艺》）

annacera^mmi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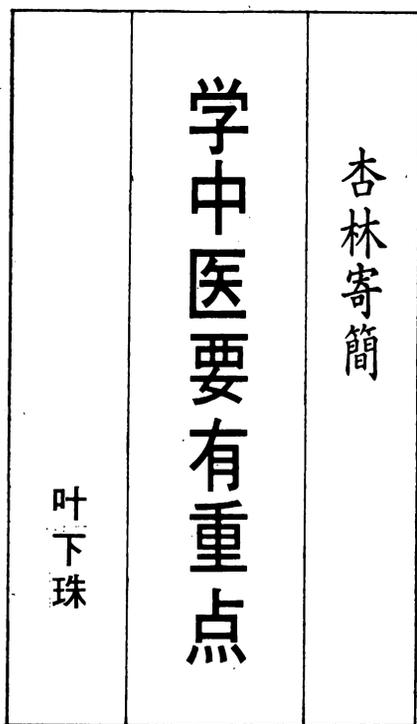
Specialists in Swimming Pool Tiles & accessories



siem seng hing & co (pte) ltd
sim seng hin sawmill pte ltd

123, KITCHENER ROAD, SINGAPORE 8.
TEL: 2583500 (5 Lines) CABLE: "TIMBHING"
TELEX RS 24814 SSH. I.D.D. 65-2946827

Importers & Exporters of all Building Materials



××：

接到你的來信，我才知道你已經考進了某中醫學院了，使我很替你感到高興。你問：學習中醫，重點究竟要放在哪裏呢？你說：學習是必須循序漸進的，具體到中醫課程來，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和實踐？

現在來學習中醫，同我們的先輩學中醫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前二代學習中醫，只能依靠背誦「醫學三字經」、「湯頭歌訣」、「壽世保元」等入門書和經典著作，並隨師實習，由師面授而逐漸跨入中醫的門檻；到了我們這一代，已經有了系統性較強的中醫教科書，而且除了中醫課本還要兼帶學習生理學、病理學、現代醫學或結合內科。比起先輩來，課程的系統性更強，而且課本都是用白話文編寫的，容易理解，因此學習起來我們是比我們的前輩佔了便宜。然而另一方面，除了中醫課程，我們又還得學習現代內科的基礎理論知識，使我們的學習內容更顯得複雜了，範圍更廣了，比起前輩來，這又增加了我們學習上的困難。

你們現在的課文，包括了中醫學基礎、針灸學、方劑學、藥物學、結合內科、外科學、婦兒科學、推拿、溫病、傷寒、生理學、病理學、傷科學等

，在這十幾門功課中，要如何安排課程的進度，當然得由學院當局決定。但其基本原則應該是：以中醫為主，現代醫學為輔；中醫學院的學生必須首先打好中醫理論基礎和臨床基礎，才能進一步學習現代醫學知識。學習現代內科或結合內科，目的在輔助中醫診斷和預後觀察的不足，而不是也不可能在臨床上具體實踐。倘若我們本末倒置，在中西醫結合的浮誇口號下不考慮現實條件，拼命向中醫學院的學生灌輸現代醫學知識，就可能造成中醫理論與臨床知識相對不足，培養出來的中醫師其水平也就並不理想了。

因此，不論是學院當局，或學生本人，都應該重視中醫為主，西醫為輔的原則，在這樣的原則指導下合理地安排課程，使進度進一步科學化，因而能有效地提高教學效果。

就你個人的情況來說，在四年中醫課程中，一二兩年是你好中醫學基礎的時候；就是說，你必須學好陰陽五行、四診八綱、病因病理、治法治則、臟腑經絡等。中醫理論來源於豐富的實踐，是實踐經驗的總結，由實踐昇華為理論後，又能指導我們的臨床實踐。可以這麼說：不懂中醫理論，或者更確切地說，不懂中醫基礎理論，則我們的臨床實踐就將失去依藉而成為盲目的實踐。原來，中醫看病是理法方藥相一致的，病人的臨床表現是我們診斷的根據，通過四診收集到的材料，用八綱進行分析後，我們可以初步肯定其病因病理病位，從而按具體病人的不同情況確立治療法則，處方用藥。不掌握好中醫基礎理論，就不可能準確地分析症狀，收集病情，同時也就不能很好地確立治療原則，處方用藥也就失掉了依藉。

由此可見，學好中醫基礎理論，是一個未來的中醫師必須具備的條件。當然，中醫的理法方藥既然是相連貫的，在學習的過程中，有時也就很難截然分開；因此一二年級也往往同時在讀方劑學與藥物學，甚至也讀針灸學與中醫內科。為了在四年內使學生打好各科的基礎，各學院在課程安排上也是煞費心機的。藥物學、方劑學、中醫內科與針灸學，都是為臨床需要而準備的知識，但其基本核心仍然是中醫基礎理論。按照理、法、方、藥相一致的認識，理始終擺在第一位。顯而易見，先學好中醫基礎理論，再學好臨床各科知識，正是學中醫循序漸進的方法。因此，我以為，第一年重點要放在中醫基礎理論；第二年重點要放在臨床知識，主要是藥物和方劑上；而中醫基礎理論仍屬複習的對象。第三年和第四年，重點仍在臨床各科知識，只是範圍更廣了一點，包括中醫內科、針灸、婦兒科、外科等。我們前面說過：中醫各科很難截然分開，而

我也「跌」過

——懷鷹「跌」讀後

小虻

一向來，我都是一個獨行俠。不過，我並不揮劍，而是一管大毛筆。在生命的旅程中，已經快要揮寫完一捆宣紙了。

開始出來工作不久，就愛上紙廠里的一個女孩子，她長得並不漂亮。但是她的豪爽、直率，使我激動得連夜從床上跳下來在

紙上第一次寫下：

曾因酒醉鞭名馬
生怕情多累美人

基礎理論和辨證論治的方法則普遍適用於各臨床分科。基礎理論是臨床各科的核心，藥物方劑知識的基礎。倘若第一年不將基礎理論搞好，第二年不將藥物和方劑的基礎打好，到了第三年和第四年，讀起臨床各分科來，你就要覺得處處吃虧而吃力不討好了。

然而，到此為止，問題仍舊還沒有解決。首先，中醫基礎理論，你即使背得滾瓜爛熟，要全盤理解仍舊是有困難的，必須通過臨床反復體味，對某些理論問題你才能逐步領會。因此，一個中醫師往往臨床經驗愈豐富，對中醫基礎理論的理解也就愈深入，到後來，他是會回頭認真讀「內經」和「難經」之類經典著作的。其次，除了中醫的基本課程，我們還得學習現代內科及其基礎知識的。在四年裏，有那一年應該被列為重點呢？如前所說，中醫為主、現代醫學為輔是任何一間中醫學院都應該奉守的原則，學好中醫是為將來的中西醫結合打下強固的基礎，也是一個中醫師要搞中西醫結合的先決條件；一個中醫學院的畢業生，中醫基礎理論和臨床各科知識都還很不理想，却拼命高嚷中西醫結合，幾乎全部精神時間都投入對現代醫學的學習上去，無異是在鑽牛角尖，也是本末倒置的作法。就眼前來說，他不懂或不善於使用中醫的診療技術看病，使用起現代醫學的診斷方法來他又不夠全面，不能用到正式西醫才能使用的理化療法和儀器，因此他的診斷是不夠精確的，只能騙騙老實人；到要使

用藥物時，現有的法律又不允許他隨便給病人打針，好些被認為有毒或不良反應的西藥他又不能應用，要由正式的西醫簽名方能買得到；逼得他最終仍舊祇好使用中藥。現實就是這樣殘酷無情的！有朝一日中醫界時來運轉，中醫的地位一旦合法化了，中西醫結合也被允許而且受到鼓勵了，他就能飛黃騰達嗎？依舊不能！原來要搞中西醫結合，你必須有中醫的專業知識，否則就是西醫的專業知識才行；而現在你兩者都沒有，你的現代醫學知識是不被承認的，比起正式的西醫來也的確是差了一大截；你的中醫基礎一路來又不好，根底不好，經驗不夠，同「專業知識」真是還有好大一段距離，中醫機構怎麼能派你出去搞中西醫結合呢？即使搞了一個時期，你又能取得甚麼成績？這都是值得懷疑的。因此，不論就長遠目標或就現有條件來看，中醫四年課程中任何一年均不宜把現代醫學列為重點，重點始終應該是中醫知識。當然，現代內科及其基礎知識還是應當學習的。學習這些知識，一方面是為適應我們的現實條件，一方面也有利於我們的臨床，使我們能看出某些病人的預後而有所警惕。

以上都是我個人的意見，提出來供你參考而已。由於學識淺薄，經驗不足，肯定存在不少錯誤，希望你能不吝指正！
緊緊地握手！

葉下珠
三月廿九日

第一次工作的經驗使我憤怒。當我不願意將青春斷送在無休止的‘加班’，尤其是在熱戀中的我，為爭取禮拜天的戀愛時間時，老板就把我叫到辦公桌跟前，努着那一根烟，陰險的叫我在紙上簽字，我没簽。因為我知道簽上去就等於自動辭職。最後他低頭笑着說：“沒關係，希望我們以後再合作，剩下來的不用找了。”我抓起桌上的鈔票，拿了工錢和一星期的補償費，丟下不用找錢，走了。這次我贏啦，但是我失業了。為了這件事，我在紙上誓言：

無論我活着
或者死去時

我都是
一隻快樂的大飛虻

此後，在紅山區、裕廊鎮，以至繁華鬧市的夜總會，我睜大了眼睛去看清楚每一種日生活和夜生活。不過，我没有幻想過，我只是要找工作做；當朋友笑謔着說：“怎麼啦，又體驗失敗了”，我就大聲的回到：心中無一雜亂草，笑傲狂歌闖江湖唄！

有時，的確很落魄，只能花幾毛錢在路邊的印度人咖啡攤位解決午餐；看完戲後，‘請’愛人走回家去。但是，一旦我看到擺在牆角的那兩句話：

辛酸入佳境
樂亦在其中

就在沖涼時，也多淋了幾罐冷水。

人生的滄桑，我是比不上懷君。但是我也有副‘個性’：人不可有傲氣，但不可沒有傲骨。我將斗大的字句勾畫上八吋寬、五呎長的紙上。

末了，當小汽船鳴起汽笛時，掌舵的在喊：“喔，下‘伯迪’號啦。”我只好深深地吻着最心愛的人的小手，掉下第一顆眼淚，和我的家鄉告別了。臨別，我叫她收下這條幅：

克己克彼未了情
莫念浪里逐波人
展翅遠翔練勁道
一心一意為人民



望春

D調
4/4 中速，熱情地

吳岸詞
笑海曲

mp
| 6̣. 5̣ 6̣ 3̣ 5̣ 4̣ 3̣ | 2̣ 6̣ 1̣ 3̣ 2̣ - | 3̣ 2̣ 1̣ 7̣ 2̣ 1̣ 2̣ | 1̣ 6̣ 5̣ - - |
既 然 山 桃 花 已 開 放， 柳 稍 已 泛 綠

| 6̣. 5̣ 6̣ 3̣ 5̣ 4̣ 3̣ | 2̣ 6̣ 1̣ 3̣ 2̣ - | 3̣ 2̣ 1̣ 7̣ 2̣ 1̣ 2̣ | 1̣ 6̣ 5̣ - 5̣ |
既 然 牡 丹 和 郁 金 香， 正 爭 妍 斗 艷， 但

| 3̣. 5̣ 4̣ 0 3̣ 0 | 2̣ 3̣ 2̣ 1̣ 2̣ 3̣ - | 3̣ 6̣ 7̣ 1̣ 2̣ 7̣ | 6̣. 5̣ 6̣ - - |
願 降 臨 人 間， 是 真 的 春 天。

稍快 f *漸慢*
| 6̣ 6̣ 6̣ 7̣ 1̣. 2̣ | 1̣ 7̣ 6̣ 7̣ 5̣ - | 6̣ 6̣ 6̣ 5̣ 4̣. 3̣ | 2̣ 3̣ 2̣ 1̣ 2̣ 7̣ - |
何 需 說 春 天 凡 許 濃 艷， 不 必 讚 春 色 如 何 醉 人

慢 p. 盼望地 *稍快 f*
| 6̣ 2̣. 3̣ 4̣ 3̣ | 2̣ 3̣ 6̣ - 3̣ 0 | 6̣ 6̣ 6̣ 6̣ 7̣ 1̣ 1̣ | 0 3̣ 0 1̣ 7̣ 0 |
只 希 望 人 類 希 望 的 萌 芽 已 沖 破

| 2̣. 3̣ 1̣ 7̣ 3̣ | 6̣ - - - ||
千 里 冰 封

作者來函

筆者並沒有學過正統的作曲之法，更沒有學過什麼第幾號樂理。但，却壓不住感情的激動，更不知天高地厚，草草地寫了這首曲子，故只能算作筆者的習作。在此希望各位讀友能給以指正。

此外，筆者也沒有得到原作者的同意（我和他本不相識）而寫了這首曲，若有編得不好的地方，敬請見諒。

此致
鄉土編輯部

贾太太 访老人院

丘文华

贾太太，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富婆，丈夫贾思德是本地新崛起的富翁，拥有一座高级公寓大厦，一间制衣厂，还有好多大企业的股票，财产少说也有一千万。

贾先生是这几年才「发」起来的，有了「利」，就跟着有了「名」。丈夫成了社会名流，妻子不免也要四处亮相，当某某妇女会的顾问啦，当某某慈善午会或时装表演的赞助人啦。最近，贾太太又多了一个名銜：某某老人院的赞助人。自然，她是有出钱的，而且数目也不算太小，捐了五千元。可是，在贾太太眼里，五千块钱是个小数目，她随便到香港或台湾去兜个圈，花的钱就不止这个数目，有时坐飞机去吉隆坡转上云顶赌钱，一个晚上的输赢是上万的。

出了五千块钱之后，事情还没了个了呢，人家说，×月×日是那间老人院的第×周年纪念开放日，顺便还搞义卖会，要请些社会女名流去参观，顺便也慰问那里住的几十位孤苦无依的老人。身为赞助人的贾太太自然很早就接到请柬，而当会长的罗太太（就是本地某洋行总经理史提芬·罗的夫人），在开放日前两天还专诚打电话，再三敦促贾太太「务必光临」。

这天上午十点钟，马来司机把贾太太载到了某新镇的一座组屋前，老人院就设在这座组屋的二楼。今天，这座组屋的地面层（没有住家，除了柱子外，全是空地）被用来作为义卖会的场地，主要是摆卖老人们所做的手工，收入悉数归入老人院的基金。只见那里摆着七八张大桌子，桌上摆满了各种手工制品，如藤制花瓶与花篮、五颜六色的纸花、塑胶花、小钱袋、笔筒、书包，还有玩具动物（如小熊、小狗）等等。那里已有不少附近的居民围在各摊位

前挑选东西，一些年轻的志愿人员则忙着招呼顾客。住在楼上老人院的一些年迈体弱的老公公、老婆婆，也在那里帮着照顾摊位，闹哄哄的成百人挤在一起，倒也热闹。

贾太太已经迟到了，她还没走到义卖会场，罗太太就领着几位执委赶来迎迓。这时，在场有两位摄影记者跑过来，准备拍照。贾太太一见有人要拍照，马上张开嘴巴作欢笑状，并吩咐道：

「你们要拍照嘛，请等一等嘛，等我准备一下嘛！」说着，就拉拉衣裙，理理头发，然后，一把拉住罗太太说：「来来，一起照嘛，一起照！」

罗太太和贾太太摆好姿势，摄影记者也对焦好了，正准备按下快门，突然贾太太转头一看，「哎呀！」尖叫一声之后，紧接着说：「慢着慢着，这个地方拍照不好嘛，你们看，背后刚好是一条大水管，难看死了，换个地方嘛。」接着，低声对罗太太说：「这两个记者是什么报纸的？怎么眼光这样差的，拍相也不看看背景，真是差嘛，为什么他们的报馆派这样差的人来呀？嗟！」

罗太太连忙附和说：「是呀，这些记者做事真是马虎，人家照相馆拍一张相多么认真，哪象他们。」

「早知道我自己请个摄影师来。」贾太太把黑眼珠向上翻了一翻说。这些话却给在场的记者听去了，他们几个人在一旁嘀咕了一阵，有的跑去义卖会场，有的干脆离去了。

罗太太陪着贾太太巡视一下各个摊位，才走到第二个摊位，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匆匆跑来，在罗太太耳边讲了几句话。罗太太一听，马上展露笑容，兴奋地连声说：「好，好，我马上去！」说着，把拉了贾太太的手，「吕××夫人来了，来，我们一起去迎接。」

贾太太一听到吕太太的名字，就象身上突然飞来一只蟑螂一样，浑身不舒服，但仍装着若无其事地说：「哦，她也来嘛，这下子可热闹了，你去迎接不就行了嘛，我难得这么一个机会，得找这些老人好好谈谈嘛。」

原来现年六十岁的吕太太在上流社会太太团里头一向风头最健，是领袖群「雌」的人物，丈夫最近在联邦某州受苏丹册封为高级拿督，豪兴一起，花了两三万块钱在星马两地大事宴客，报上的贺词一连登了一个星期（有不少贺词是拿督自己出钱，用别人的名义登的），真是威风八面。前几天，拿督吕又当选为一家世界性财团本地区的常务董事。吕太太「妻凭夫贵」，先后被推选为好几个协会的名誉会长、永久名誉会长，到处有人请她去剪彩，

不是什么展览会，就是某裁缝学院、美容院、服装店开幕。总之，她拿金剪刀去剪彩带，就跟裁缝裁布一样平常。所以，她脸上的光彩，简直是热得冒烟！

瞧，罗太太已经把拿督夫人（应该叫「拿汀」）引到贾太太的跟前了，贾太太想避也避不来了。

「嗨！没想到你的腿那么长，倒比我先到了！」吕太太远远就对贾太太嚷了起来。

「嘿，我这个小人物嘛，当然要先到，好迎接你这位大人物嘛！」贾太太不甘示弱，轻易地顶了回去，不过，脸上还是笑嘻嘻，别人看来，她们不过是说笑罢了。

「好了，好了，两位夫人，我怕了你们了，好心你们别在这里练口才吧！」罗太太感觉到空气中有点火气药，马上来打圆场。「哦，来来来，趁记者还在，我们一起来拍张照！尤其是你们两位贵夫人，难得在一起拍照啊！」

「我怎么敢沾光啊！」贾太太尖声说，还故意把「啊」字的音拉得长长。

「是啊，我怎么敢沾贾太太的光啊！」吕太太马上以牙还牙。

「好了好了，两位大人物，谁也没沾谁的光，你们两位在一起，是让我沾你们的光，这样行了吧？快快快！」说着，拉了两位太太的手，往一个贩卖摊前站。

拍好了照，一位记者上前来，望一望贾太太，向罗太太问道：

「罗太太，请问这位太太是——」

贾太太在一旁听到了，脸色刷的一下子变了，双眼瞪得大大，双眉紧锁，嘴巴一抿，没好气地说：

「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你是哪家报馆的记者？」

「我，我是×××报的。」那年轻的记者有点窘了。

「哦，原来是×××报的，哼，我认识你的董事长、总经理，你回去问问他们，就知道我是谁了！」

「何必这样凶，我就是因为尊重你，才要知道你是什么太太，好写个照片说明嘛！」这位记者尽管有些气愤，但还是平心静气地说。

「啊？你还说我凶？你，你……」贾太太一时找不到适当的话，讲到这里，好象老爷汽车快要死火，「你，哼！我的旅店，我的酒楼，每个月给你们报纸几千块钱广告，你知道吗？要不要我回去把广告统统取消？哼！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记者！」

「我们当记者都是这样的了。」那位年轻记者

不甘示弱，顿了一下，他再补上一句：「你少见多怪罢了！」说着就走开了。

「喂，你这样就走啊？怎么行？」贾太太怎么能吞得下这口气，她喊起来了。

还是罗太太圆滑，她赶快对这位记者说：「这位就是××集团董事主席贾思德先生的夫人，她是我们这个会的赞助人。」记者马上把这记在本子上。罗太太接着望一望吕太太问：「这位你该认识吧！」

「哦，我知道，她是拿督吕××的夫人，对吧！」记者说。

吕太太这下子可得意了，还故意向贾太太翻白眼，贾太太当场为之气结！这回，她的「雌威」不知怎么搞的，竟发不出来。

这时，吕太太已经站在一个卖藤花瓶的摊前，她拿起一个做得相当精巧的藤花瓶，对罗太太说她要买下这个，又问摄影记者在不在。罗太太马上跑去找记者，结果只找到一个，另两家报馆的摄影记者已经走了。不要紧，有一个总好过没人摄影。摄影记拿起相机准备拍照，吕太太这时容光焕发，拿出一张五十元的钞票，做要投入义卖箱之状，闪光灯一闪，咔嚓一声，拍好了。

在另一个摊位的贾太太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她故意大声对罗太太唤道：「罗太，罗太！你过采呀，这个小钱袋嘛，还不错嘛。」

趣的罗太太赶快走过去，还没看仔细就连声附和：「不错，不错，你就买下吧！」

贾太太早已掏出一张五十元钞票，准备投进义卖箱，她装着不经心的模样问：「拍照的人呢？还在不在呀？」

谁知那位摄影记者在拍了吕太太的相之后就走了。罗太太这回有点慌了，连忙叫人去找。贾太太一脸的不高兴，她悄悄地把五十钞票放回手提袋里。

去找记者的人来对罗太太说，记者先生要赶回去别的地方采访，不能留久，走了。这下子贾太太又光火了，她喊了起来：「这班记者真是不中用！太会偷懒了，看我不去告他们！哼，真是饭桶，一个个都是饭桶！拍几张照片需要多少时间！现在的记者越来越不象样！」

「那么，那个钱袋——」罗太太怯怯地说。「别提了！我现在很忙，还有别的事，我要先走一步！」贾太太悻悻地离开了义卖场所，朝她停车的地方走去。

闹了老半天，她还没有跟老人讲过一句话。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廿五月初稿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七日二稿

（人名全系虚拟，如有雷同者，纯属巧合。）

只不过是女孩

(馬)李國樑作
勞 桓 译

她走過時，猴子把鐵鍊弄得叮噹響。

那麼，一定是在哈絲娜大嬸家的附近，離河邊也就不遠了。地面似乎很硬，小石塊刺痛了她的赤腳，她感覺到汗滴沿着臉頰直淌了下來。悶熱而乾燥的空氣，十足像爐子裡的火；她慢步走着，有一種又回到自己夢境的錯覺。在夢裡，她漂浮在沸騰的水面，披散了頭髮。孤立無援，聽見的只是水和氣泡的聲音，她叫了一聲又一聲。然後母親被吵醒了，把她摟在懷裡，開始咒罵、顫慄、嘶喊：“滾開，魔鬼。阿拉保佑我們。”

路她是走對了。這條路一下子變得涼快起來，她猜想自己正走在靠近河邊那幾棵大樹的樹蔭下。接着，樹桠就擦到了她的沙籠，因為沿着河畔，路變得窄了。她伸出手去，樹木低矮，上面有柔軟圓形的小物。

那是花，她摘了一朵插在頭上。沖涼的平台一定在附近的什麼地方。究竟在哪裡？啊，她現在想起了，從有着和小公雞的雞冠一樣柔嫩的樹干的小樹那里，再走十二步遠。

她蹲下，雙腳碰到清涼的木板。她聽着平台下有如晚風般的流水，躺下，輕觸着冰冷的水面。她可以造雨，於是就把手伸下水去，往自己臉上撥撒着水滴，然後輕輕地笑了。輕輕地笑，因為怕笑大聲了，會讓人聽見。父母親都睡着時，她常常對自己笑。有時還開了門，坐在階梯上，仰起頭來尋找月亮。

大家都述說着月亮的可愛。月亮是仁愛的。所以她仰起頭來尋找月亮。她會聽見風吹過的聲音，還有羊的叫聲，小雞在浮腳樓下互相追逐，和蟋蟀清晰的鳴叫，蚊子的嗡嗡。然後她會回到屋裡，為了自己已經尋得月亮了而心滿意足，因為大家都說月亮是在天上的。

樹枝忽然斷折，她猛地靜住了。怎麼回事？樹葉像新的沙籠般沙沙地響了起來，然後是人的笑聲。

“總算找到你了，頑皮的女孩。你在做什麼？想被淹死嗎？阿拉！到這裡來！”

她認出是哈絲娜大嬸的聲音。哈絲娜大嬸老了

，可是人真熱心。

“天氣太熱，哈絲娜大嬸。我想涼快一下。”

“你媽媽呢？怎麼留下你自己一個人。阿拉！假如不是剛才那猴子弄響鐵鍊，誰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呢。”

“媽跟着爸爸到巴剎去了。今天開始，她要去幫忙賣魚賣菜了。你知道的，哥哥和爸吵了架，走了。”

“來。以後不要再走到河邊來了。鱷魚會一口把你吞掉，知道嗎？”

“是的，哈絲娜大嬸。以後不來了。”

她們一起走了，哈絲娜大嬸牽着她的手，走得很快。她從來不曾走這麼快過，整個地面似乎一直在上下地幌動。

“要到哪里去呢？別走這麼快。”

“我給你看一樣東西。”

“是什麼？新開的花？”

“不。喏，這個。”

一只小東西纏上了她的手，發出微弱的叫聲，緊抓住她的指頭。接着，它又轉身爬上她的另一只手，一路叫着。它有着木棉般柔軟的身體。

“知道是什麼嗎？”

她搖搖頭。哈絲娜大嬸忽然又大笑起來，一直笑到引起同樣大聲的咳嗽。

這一切都過去後，哈絲娜大嬸說：“你真的不知道嗎？你摸不出來嗎？是小猴子。我那只猴子的兒子。給你。你要香蕉餵它時，告訴我好了，我會給你一整串。”

“猴子也有小孩的嗎？哈絲娜大嬸。噢，我從不知道呢。難怪那叫聲聽起來，總覺得那麼熟悉。謝謝你。”

“來，我們走吧，——這裡。”

小東西又再她身上掙扎起來。她忽然想到。

“哈絲娜大嬸，如果讓它跑失了，我怎麼辦？它會死的嗎？”

“我替你準備了一條小鐵鍊在家里。而且，你可以每天帶它到我家來，讓它和它的母親一起玩。”

“你想得真周到。謝謝。”

她們走近屋子時，猴子弄響了鐵鍊。小東西開始嗚咽，然後就用力掙扎起來。她隨着哈絲娜大嬸慢步走上階梯。屋里很涼爽，她從頭上取下花朵，遞給小東西。

“你先休息一下，我去拿鐵鍊和香蕉，然後才帶你回去。”

哈絲娜大嬸走後，她把小東西拴在門邊的柱子上，給它一根香蕉，雖然哈絲娜大嬸說它今天已經餓夠了。

她坐在門外的階梯上，天氣轉涼，她知道父親就快要回來了。她聽着四周圍羊、雞和人們發出的多種聲音，這樣，當人們從遠處大聲向她招呼，她就可以回答。小東西躺在她的沙籠上，她輕撫着它。

聽見竹籃響，她知道是父親回來了。

“這種天氣熱得像鬼。那個警察差一點就抓到了我，一定是有人去告我，說我吃秤頭。”

“老實一點吧，來，別再騙人了。現在，我們的兒子走了，要是他們再把你抓去，那怎麼好？”

“阿拉，寬恕我吧。現在什麼都貴，我也不再年輕，我怎麼養活一家三口呢？我是再沒有法子操勞了，總覺得疲憊不堪。該死的我的鬼兒子。”

“來，進屋去吧。孩子，那是什麼？”

“媽，哈絲娜大嬸給了我一只小猴子。”

“那個狡猾的老巫婆，”她父親生氣地叫起來

“她是想讓我們替她養大了，然後再討回去。阿拉，她這麼黑心。抓回去還給她，抓回去。”

小東西冷不防抓住她的沙籠，她感到小爪子緊扣住自己的肉。她把它抱緊。

“爸，哈絲娜大嬸說她給我香蕉，而且讓我每天抱它回去母猴身邊。讓我收養下來，爸。媽，跟爸說我要收養下來。跟他說。”

“末，由她去吧。天這麼熱。什麼你都看不順眼。來，進屋去吧。孩子，跟我來，把那小東西放下。”她靠牆坐在草蓆上。

媽媽又再埋怨着越來越差的米，還有背後那條筋一直作痛。爸爸拿水進來，她聽見水倒進壺里的沖擊聲。她起身要幫媽媽煮飯。母親吩咐她用一根空心的竹管吹火。很快地，臉頰映熱了，她知道爐里的火燒得很旺了。

他們坐在蓆上，媽把魚和菜堆在她的香蕉葉上，她快快地抓進嘴里。他們吃過飯後，父親拿過水壺，把水倒在她的手上，像一陣冷風吹過指縫，她匆匆忙忙地擦洗，因為知道父親今晚心煩。

媽媽收拾好了後，父親叫她去睡。回到自己的

角落去之前，她先走到門邊，小東西攀上她的沙籠。她跪下撫摸它，摟了它好一陣子，才把它放下。聽見鐵鍊輕微的響聲。

她仰天躺在自己的角落里，但不大想睡。翻過身去，她摸索着掛在母親睡鋪上面的小鏡。默默把鏡子取下，用雙手緊緊握住。

這鏡子像椰殼般硬。有一天，媽媽發現她把小鏡握在手里，告訴她不好抓太大力，否則會弄破了割傷手。她很意外，原以為母親會一把搶走的。

他們都說鏡子能做許多事。村里那個聰明的長老曾告訴過孩子們，鏡子所具有的是怎樣的一種魔力。要是誰在森林里遇見虎妖，他手里又拿着一面鏡子的話，虎妖就會變成一個老人，把他所有的寶藏都獻出來。在他的洞里藏有許多星星，因為他把天上掉下來的每顆星星都收去了。說完，聰明的長老就笑起來。她不知道什麼原因，總覺得那笑聲有些古怪。她喜歡聽哈絲娜大嬸笑，那麼清脆的笑聲。

她轉動着手里的鏡子。一邊厚一邊却很薄，就像是一把刀的邊沿。

有人在談着話。她現在感到疲倦了。談話的聲音很低。她躺下時，知道自己的靈魂已經站起，和她分了開來。一晚連着一晚，她發覺它慢慢地凝結成形，在她掙扎要起身時，就向她耳邊發出輕笑。血管抽搐，腦後有一種閃過的劇痛。有什麼東西一直沉重地壓着她，她越掙扎，笑聲就變得越大。這一次，它脫出了她的身軀，繞屋行走起來，刺探着變得大聲了的談話，然後，聲音又小了下來。到底在談着些什麼？她掙扎，然而徒勞，她的靈魂回來了，又和她合成一體。痛楚消逝了。她感到安寧。她清楚地聽見了談話的聲音。“那個巫師今天告訴我，我們該把她送進城里的那間大屋里去。”

“阿拉，寬恕吧。我們到底做過什麼罪惡，要得到這樣的報應？我們的兒子跑了，而現在，唯一的骨肉又要分離。”

“但這麼做會比較好。我已經老了，再也沒法子賺到什麼錢。在這村里，不會有人要她的。”

“每天晚上我總是向阿拉禱告。我甚至去到熱水湖邊那棵大榕樹那里，為我們的孩子禱告，求阿拉保佑她好轉。不過人生真是古怪，我簡直無法明白。”

“這是阿拉的旨意。假使我還是年輕力壯，一切都不成問題。可是你知道，我們現在連吃都顧不上了，我還欠着那些有錢佬五袋的米。”

“我知道。但送走她難道就沒有問題了嗎？快別這麼做吧。儘可能把她留下來。她現在是我們唯一的骨肉了。”

“阿拉，饒恕我吧，假使我必須犯罪的話。這許多年來我一直都沒法要把她留下來。起先，我以為最後總會有人要她的。不過這村里是沒有人會要她的了。”

“把她送給哈絲娜大嬸。送給她。”

“叫她見鬼去吧。那個老巫婆。你知道嗎？因為我娶了你，沒要她，她就做我的降頭。阿拉，如果我的兒子現在回來，我會原諒他的一切。那個老巫婆！那個老巫婆！”那聲音笑得刺耳。

她的痛楚又發作了。她感到自己的靈魂又起了身，飄向屋外。她掙扎要跟上去。使盡了氣力，她躺回去，感覺到晚風穿過自己的靈魂。

她的靈魂走向河邊。猴子把鐵鍊弄得叮噹響。她正要繼續往前走，聽見從屋里傳來哥哥的聲音。

屋里有一陣陣的哄笑。好的和壞的。哈絲娜大嬸叫住了她。“進來吧，孩子。進來吧。”

又有另一陣笑聲，包含着什麼奇怪的成份。她的哥哥又再開口講話了。她爬上階梯，猴子繞着她打轉，鐵鍊把她的雙腳纏住。

“進來吧，孩子。我們在吃大餐呢。你哥哥和我，還有別人。哈！哈！”

“妹妹，來吧。聰明的長老在等着你呢。”

有誰彎腰解開了鐵鍊。然後用雙手環抱着她的靈魂，把她拖進屋里去。

“坐下，妹妹。坐這裡。見過聰明的長老。還有哈絲娜大嬸。他們就快結婚了。哈！哈！”

哈絲娜大嬸走到她身邊，摸着她的頭髮。

“有樣東西給你，孩子。哈！哈！”

“是什麼？”

“是我和聰明的長老送你的。”

一隻光滑的小東西爬進她的手里，接着發出小聲的尖叫。聰明的長老笑個不停。哈絲娜大嬸把什麼繩樣的東西放在她手里。“綁起來。”

“當你碰見，唔……”聰明的長老說下去，“虎妖的時候，別忘記把這交給他。他會向你獻出世上所有的寶藏。用不着什麼鏡子的。因為虎妖又看不見。他是個瞎子。瞎子。不過他會給你世界上所有的寶藏。哈！哈！那些寶藏。”

“他會讓你看看你的父親，”哈絲娜大嬸又笑了起來，“強健的從前和衰老的現在。聰明的長老會把他打倒，丟給虎妖。哈！哈！然後呢輪到你的媽媽。哈！哈！”她的哥哥也笑起來。

屋里聲音越來越大，好的和壞的笑混雜在一起。在她膝上的小東西發出嗚咽，有誰——後來她知道是哥哥——在她耳邊痛哭。然後一條長索套上她的頸項，她逐漸變小。繩子拉緊了，她聽見水的沖

擊聲，感覺到頰上一片烘熱，鼻腔里嗅到花兒的香味。一陣陣的笑聲持續着。好的和壞的。她也開始笑起來。哈。哈。

她在角落里掙扎着，靈魂回來了。她轉側了身體，然後醒來。她聽見屋里響着媽媽輕微的鼻鼾，老得抖抖顫了，她用指頭輕輕地撫摸着媽媽的臉龐，想找出她的眼睛所在。她一下明白了，這幾晚自己一直想做的到底是什麼。她悄悄起身，設法不吵醒媽媽。下階梯時，羊和雞在浮腳樓下走動。她解開了小猴子，讓它攀上自己的手臂，然後，向哈絲娜大嬸家走去。當她走上前把小猴子放回它的身邊時，母猴弄響了鐵鍊。

今晚真熱，她走向河邊。他們說她可找到月亮，只要她來到河邊。她試過許多次，向天空去尋找月亮，可是她仰起頭來，那里却一無所有。這一次或許能找到吧。在河里。

她推開身旁的樹枝和葉子，摸索着走向沖涼的平台。在平台上她蹲下。低着頭。她不要到城里的那間大屋里去，她要留在這裡找到月亮。在這河里。

她從沖涼的平台爬進水去的時候，水很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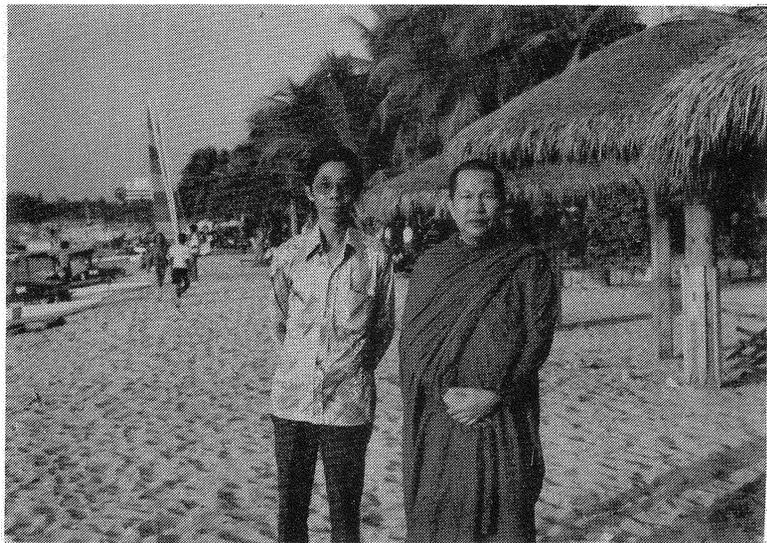
(17.11.79 譯完)

稿 約

- 一、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投稿。
- 二、本刊為綜合性刊物，惟偏重文學藝術門類。凡有關文學、歷史、民俗、語言、美術、電影、戲劇、音樂……等稿件，均所歡迎。關於政治、經濟、科學、醫藥文字，凡時間性不強或內容不太枯燥者，亦擬酌量採用。
- 三、來稿長短不拘，但以六千字以下為宜。
- 四、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請聲明。
- 五、來稿請附真實姓名及通訊處，以便聯繫；發表時筆名聽便。
- 六、來稿一經採用，即致薄酬。
- 七、來稿不用者概不退回；惟附有回郵信封、書明地址、貼足郵資者除外。
- 八、來稿請寄本刊編輯部收。

挽盛 記遊

林木化



泰京此日行。喜遇
攀菩能。煩勞財哥引(1)
如願始識荆。餐館承
賜筵。辣酸甜魚羹。乞

食皇帝嘴。御廚飯香杭(2)。聽佛悟真理。如逐
春風鞭。方丈本華陀。歧黃億人宣。三生吾有
幸。蒙結師生緣。堅留越盛戍(3)。款待誠意拳。
元宵同把盞。促膝談心弦。聞師出家早。七
歲便學禪。入山十數載。修成御元嬰(4)。當衆
顯奇技。縮身窺臆瓶。高明神鬼忌。僧王禁令
興。太息黃梁夢。碌碌同爭名。利慾勘不破。
天下難治平。晝夜茶煮話。是非罪財生。六根
求清淨。市塵別居停。何如碎金鎖。嘯傲竹林
旁。不覺月闌珊。佳節眠禪房。相約翌晨起。
避暑到海鄉。勝景芭蒂雅。遊人暫息肩。椰影
婆娑舞。群麗互爭妍。環肥與燕瘦。嬉水綠波
間。驚嘆鬼斧手。玉琢神工鑄。尺寸任天意。
艷姿誘目眩。無奈皆俗脂。風流我讓賢。對岸
是蓬萊。列島衆星排。山水迷望眼。虛實費題
猜。探幽赴桃源。僱舟尋地仙。乘風衝駭浪。
那管濤路艱。極目可恣情。碧海連青天。飛沫
如珠濺。放錨泊湄邊。料峭寒意侵。踏沙拾貝
編。清流澈見底。靜觀錦鱗旋。天堂在此處。
羨魚幸臨淵。“何用傷遲暮”。又是釣渭年。
隨侍二騷娘(5)。殷勤惹人憐。巧巧詐詐轉(6)。
鶯聲繞雲煙。烹調憑羌手。珍饈蝦蟹鮮。琼漿
凍椰汁。涼意沁心田。日午這一席。開懷飲腸
歡。忘却愁滋味。天窄杯盤寬。良辰恨苦短。
依意南山光。周遊共把臂。興盡惆悵長。曲終
總須散。快然返佛堂。冷冽井泉液。淋體賽蘭
湯。濯去鹽臊味。輕鬆喜氣揚。樓上聊假寐。
醒來精神強。坐品鐵觀音。「櫻櫚實」加冰。

乍看疑菜燕。嚼之像柿筋。肉脆色欺霜。絕似
紅毛丹。他鄉啖異果。齒頰永留芳。有婦七十
餘。惠余鈔百銖。相邀拍一照。爲留子孫需。
驪歌因夕唱。倦鳥還舊株。敢勞師送程。專車
下京城。沿途多阡陌。黛綠無垠深。歸鴉亂晚
霞。老樹影槎枒。佩服記性好。娓娓述西廂。
沉瀟憶看戲。評話論潮劇。路遙未覺遠。瞬抵
耀華力(7)。奪命蠶聲催。出塵重投回。大千此
世界。萬盛最合胃。

七九年三月寫於值樂布蘭雅坡
“俗不可耐畫室”

(圖:主客合攝于芭蒂雅海邊)

- (1) 財哥，即亞財兄，在泰從事佛象買賣生意。
- (2) 該廚師曾任皇宮御廚，所以做得一盤又香又好吃的炒飯，民間難得一嚐也。
- (3) 越，泰國稱佛寺之語；盛戍，寺名，在萬佛歲府的挽盛，海邊避暑勝地，又稱萬盛。
- (4) 師早年拜雲南師祖學道，修練到元嬰能出竅；系張天師派。
- (5) 騷，泰語稱少女之謂。
- (6) 巧、詐乃泰音；女人應對上常用單字，雖短促，而清脆悅耳。
- (7) 耀華力，街名，乃泰京攀他旺縣的華人新舊商業區。

泰国报坛忆旧录

吳继岳

泰国最早的华文报

泰国华人之有报纸，由二十世纪初期开始，比新加坡落后了二十年。那时正是满清皇朝最黑暗的时期，政治腐败，外侮频仍，甲午中日战争，庚子八国联军之役，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在颠沛的满清政府统治下，中国已濒于灭亡或被列强瓜分的地步。

「戊戌政变」之后，全国民怨沸腾，满清皇朝的政权，已到了山穷水尽，摇摇欲坠，那时产生了两种新的力量。一种是「戊戌政变」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等，所谓「维新派」，主张君主立宪，改革政治。一种是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派」，主张澈底推翻专制的满清政府，成立共和民主政体。孙中山先生等的「革命派」，被满清政府视为叛逆，不容于国内，乃在海外进行革命运动，最先在美洲及日本，后来在南洋各地华人众多的地方，创办报纸，鼓吹革命。同时，「维新派」的康梁党徒，亦多到海外活动，他们也创办报纸，宣传君主立宪，与「革命派」的对立。因此，一般人都称康梁的「维新派」为保皇党，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派」则称为革命党，海外华人众多的地方，都有这两派势力在斗争。

距今六十多年前，泰国京都的曼谷，出现了第一份华文报，叫做「汉境日报」。据说是保皇党人办的，但它的寿命并不长。继「汉境日报」出现的，有「美南日报」，出版不久，即因经济问题而改组，易名为「湄南公报」。湄南公报改组后，又因内部发生意见，有的要靠拢保皇党，有的坚持走革命路线，结果终于分家。靠拢保皇党的把「湄南公报」改为「启南日报」。走革命路线的萧佛成，陈景华等，则另创办「华暹新报」，这是一八〇六一

七年间的事。那时保皇派与革命派均有了宣传机关，于是展开了宣传战，旅泰华人也开始注意国家大事。年老的，思想顽固的多拥护保皇派；年青的，思想开明的则拥护革命派。

一九〇八年冬，孙中山先生偕胡汉民，胡毅生，卢仲琳等由新加坡来泰，宣传革命，大受华侨商人欢迎，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侨商曾在刚成立的中华会馆开会欢迎孙先生，并请孙中山先生公开演讲，阐释革命理论，现仍存在的演说街，就是当日孙中山先生演说的地方。

孙中山先生等在曼谷只逗留了一个短时期，他于指示萧佛成等组织同盟会分会之后，即离开曼谷，留下胡毅生，卢仲琳二人，协助萧佛成主持华暹新报笔政。自孙中山先生莅泰宣传革命理论后，拥护革命的华暹新报声势顿告壮大，读者也日多。保皇派的启南日报，渐居下风，终于无法维持，到了辛亥革命前一年，宣告关门。

启南日报停刊后，其社址由以「花会」起家的「二哥丰」郑智勇派他手下刘锡如接办，改名为「中华民报」。刘锡如为不懂政治的商人，中华民报最初仍走保皇党路线，民国成立后，由于编辑部人事，一再更换，该报的立场也一再转变，但在营业上，还是和华暹新报对立。

那时候的曼谷华文报，内容仅注意中国国内政治和家乡新闻，对本地新闻，只聊备一格，多由暹报翻译过来。报社本身只有一个外勤记者（那时候叫做访员），所写都属于无聊的社会新闻。报纸虽每日出版三四大张，但广告占了二份之二，内容中心在一篇「社论」，电讯只有由马来亚报馆特拍来的几段，中国和家乡新闻，则全由香港剪来。

民国廿年前的泰华报

当华暹新报与启南日报对立的时期，有流亡的

革命党人尤列氏，由新加坡来曼谷创办「同侨报」，那是公元一九〇九年，亦是辛亥革命前二年。同侨报和萧佛成的华暹新报站在同一条阵线上，和保皇派的启南斗争。那时期先后来主持笔政的革命党人，计有陈景华，汪精卫，胡汉民，尤列等，保皇派出较出名的人物，则有徐勤，伍子宪等。但因潮流所趋，保皇派终站不住脚，启南日报于民国成立前一年宣告停刊，继之而起的中华民报，于民国成立后，也不得不改变言论态度。

尤列主办的同侨报，寿命并不长，只几年就停刊了。继之而起的还有侠俊卿办的「天汉公报」，区灵侠等办的「蔡报」，林铭三办的「暹京日报」等，也随起随仆，在泰华文化界只如昙花一现。一九二五年，即民国十四年，由许超然办的「联侨报」，是一份比较突出的报纸。许超然自己做主笔，兼外勤，以敢言使联侨报颇受侨社重视，出版的第二年，因揭发一宗迫良为娼的谋杀惨案，也就是发生在耀华力路道生客栈（现在的百乐汇旅店）的邱郭氏惨案，而大受读者欢迎，销数由数百份突增至数千份。这个轰动侨社，在那时候是最大的社会新闻，使联侨报和许超然的名字，一下子就响亮起来。可惜许超然不能站稳维护正义，为弱者伸冤的立场，后来竟受贿赂，反而作歪曲的报道，致为读者唾弃，联侨报和许超然的声誉，由邱郭氏案而起，也由邱郭氏案而坠落。后来又因许超然把当时的五色国旗，盖在他亡妻的棺材上，致受同业攻击，他的联侨报路一落千丈，终于关门大吉。许超然本人也在泰华报界站不住脚，不久回到香港去做他的江湖医生，后来又做相士，直到几年前才在香港逝世。现在五十岁以上的老华侨，提起许超然和联侨报，相信多能回忆当时他在侨社一个时期的风头。

于民国七年出版的「侠报」，到民十一年因经济问题宣告停办，仍由粵人梁浪鸥承顶过来，改名为「侨声报」，又出版了四年，于民十五年被泰政府下令停刊，社长谭振三且被驱逐出境。侨声报社址由励青书报社承顶去出版「励青报」。励青报因言论左倾，不受读者欢迎，不久亦即停刊。

民国十六年二月，吴碧岩办的国民日报出版，是当日泰华报界一支生力军。吴为潮阳人，自己有米行酒行，他曾加入同盟会，后来成为国民党员。国民日报的立场，自然是拥护国民党。国民日报的第一任总编辑是客籍人魏天育。魏原在巴城任天声日报总编辑，因喜欢打笔战，而私生活又不检点，终在巴城站不住脚，回到广州后，由萧佛成介绍他来曼谷任国民日报总编辑。他本性难移，喜欢写文

章攻击人，一次因写文章攻击客属会所悬挂孔子象，惹起客籍同侨的公愤。那时候的客属会长伍佐南，有财有势，通过他的压力，魏天育终于不安于位，干了一年多就回香港去。后来他在香港沦为江湖相士，潦倒不堪，大战时死在香港。

因魏天育攻击客属会所，客属人士认为自己应有一个言论机关，才不致受人欺侮，于是集资出版华侨日报。华侨日报于民国十七年九月出版，社长熊文阶（现在大华百货公司主人熊均灵的大哥），总编辑为复旦大学毕业的吴楚声。

有二十年历史的华暹新报，因萧佛成回国做官，主持无人，终于民十八年停刊。民十九年二月，晨钟日报以国民党报的姿态出现，由陈暑木任社长兼总编辑。那时曼谷共有华文日报四家，即中华民报，国民日报，华侨日报，晨钟日报。晨钟日报出版之初，是颇具蓬勃气象，第一家早上出版的报纸。

华暹新报与中华民报

由民国初年到民国十五六年，可说是曼谷华文报业的萌芽时期。在这一个时期，生生灭灭的报馆不下十家，大都出版几年就无法维持，只有华暹新报与中华民报，能继续生存。华暹新报有拥护革命的坚定立场，为开明的华侨所喜爱，销数比中华民报多，约九百至一千份。中华民报因前身是保皇派，它的读者属于守旧顽固的华侨，最初的销数只有六七百份，老板刘锡如以做生意的手法办报，没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却有精密的生意算盘，对编辑部职员，亦颇知敬重，因此该报编辑部出了不少知名之士，初期有侯绮生，刘侯武，张复炎，徐雪涛，杨复初，纪楚维，陈铁汉，林希侠，郑省一，蔡俊卿，张少庵，陈练青，郭午飞，陈无忌，陈芳草等。

华暹新报和中华民报，虽均有悠久历史，但形式和内容，却一直停留在幼稚阶段。这大概因为第一，那时候的报纸，只注重社论，其他各版，都聊备一格。第二，受了人力和财力所限制。第三，泰华文化落后，读者要求不高。拿华暹新报来说，该报由民国前五年创刊，到民国十八年停刊，廿多年间，内容和形式从未改进，字粒只有二号和四号两种。版面编排完全谈不到美观。所谓「本报专电」版只有寥寥几条记账式的电讯，内容和标题，同是用二号字编排。有时标题的字数，多过内容。「暹国新闻」版，每天只有五六条新闻，每条新闻寥寥几百字。「祖国要闻」和「潮梅新闻」则全部由国

内报纸转载过来。那时没有空邮，国内报纸由轮船寄到最少要一星期，所谓「新闻」，实际已是旧闻了。

中华民报比华暹新报的寿命更长，但它的保守作风更为惊人，由民初到民国廿年，这悠长的二十年间，该报的形式和内容，一直没有什么改进。虽有后起的国民日报，华侨日报及晨钟日报和它竞争，它老是那个面目。民十八年华暹新报关门后，该报成了唯一的老资格的华文报。一般洋行的广告，多不管那家报纸销多少份，只问那家报纸的历史最久，资格最老。因此，该报的广告最多，而该报无论编辑部或营业部的职员却最少，收入多，支出少，该报就年年都有钱赚。别家报馆，常常闹经济恐慌，常常要欠编辑记者先生的薪金，唯有中华民报每逢一号及十五号，准时发薪，从不拖欠。不过，该报编辑和记者的薪金，总是比别家的低。

谈起华暹新报和中华民报，就不能不谈到这两家报纸的创办人萧佛成和刘锡如。萧佛成是马来亚的侨生，原籍福建，国学修养颇佳，青年来泰潜心研究泰文，能用泰文写流畅的文章。他创办华暹新报时，已届中年，华暹新报最初原用中泰两种文字对照，但出版不久，因能读懂两种文字的甚少，就把泰文和中文分别出版，一如巴城新报，泰文的华暹新报和中文的华暹新报各自独立。他又另创一个泰文月刊，由他女儿帮助他编辑。他曾和泰六世皇陛下打过笔战。他因最早拥护革命，是孙中山先生的老同志，国民党改组后，他做了中央委员。民国十八年他回国，与胡汉民等和中央闹意见，成立西南政委会，与陈济棠等连成一气，和南京中央政府对抗。陈济棠倒台后，他失意回泰，于民廿八年在曼谷逝世，年七十多岁。

刘锡如是一个不识中文的商人，他完全用经营商业的方法来办报。只求有钱赚，报纸的内容全不管，任由编辑先去做。所以，中华民报虽有近州年的历史，但对泰华文化始终没有什么大贡献。

国民日报与民国日报

民国十六年，吴碧岩独资创办的国民日报出版。吴氏虽为一商人，但具办好报纸的雄心。因此，国民日报一出版，即呈现崭新姿态，无论形式和内容，都比当时的老大哥华暹新报与中华民报为进步。

当时的中华民报与华暹新报，只有二号四号两种字粒排印。国民日报则有二，三，四，五，四种

字粒，副刊用五号字排印，版面美观得多。而泰华报纸之有新文艺，即用白话写的文章刊载，也自国民日报的副刊始。因那时候的中华民报与华暹新报的副刊文字，都是中国报纸剪来，用文言文写的。虽然中国自「五四」运动（民国八年）以后，白话文早已普遍流行，报纸多有新文艺副刊，但在落后的泰国侨社，无论「社论」或「新闻」，都一直用文言文写。国民日报除文艺副刊用白话文外，其他各版（包括另一个综合副刊）也还是用文言文，因大多数的读者，都还喜欢文言，而看轻白话文。

国民日报的社址，最初在公司廊路（即现在的两峰酒行附近），和中华民报的社址，斜斜相对。因吴碧岩是老同盟会员，亦即是国民党党员，国民日报的立场是拥护国民政府的。那时候国民政府还没有统一中国，且正在闹「宁汉分裂」。中华民报因热诚拥护，于是，中华民报和国民日报，就常因国事而打笔战。国民日报的第一位总编辑魏天育，又是一个好打笔战的家伙，他因攻击客属总会所「尊孔」，惹起客属人士的公愤，魏终因此不安位，只干了一年，就自动辞职离泰。继魏天育总编辑的是吴其祥，吴也干不久。继任的是蔡学余，社址亦由公司廊路迁至叻叻仔，由寿山印务局承印（即现在的中山印务局）。那时候国民日报的编辑部，人材济济，除总编辑蔡学余外，编辑有郑开修（铁马）、方修畅，周祖道，佃潮痕，连吟啸。方修畅编副刊，郑开修和佃潮痕兼翻译电讯，社论则由上述六人，轮流执笔。蔡学余兼编暹国新闻，外勤记者有李希和，丘心婴，暹事翻译则有陈毓泰，陈作民等。

由民国十九年至民廿三年，是国民日报全盛时期。那时虽有中华民报，华侨日报，晨钟日报四家竞争，而国民日报的销数始终占上风，约日销二千份，内容方面无论电讯，暹事，副刊，都比其他三家丰富精彩，特别是文艺副刊最出色，极为爱好文艺青年所拥护。该报副刊编者方修畅和对文艺极有兴趣郑开修（铁马）都经常有文艺创作，在泰华新文艺运动，起了一定的领导作用。

国民日报的社长吴碧岩，最能礼贤下士，对待编辑同事，由总编辑到校对员，都很客气，薪酬也比别家报馆稍高，总编辑月薪一百廿铢（别家不到一百铢）、编辑七八十铢，外勤五六十铢，校对三四十铢，而编辑部的人员也比别家多。该报的资料室搞得最完善。现在中华日报任顾问的报界老前辈连吟啸，就出身于国民日报的资料室。

一九三一年（民廿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华侨对日敌忾同仇，各报言论剧烈，吴碧岩为预防报馆被封，特先进行注册另一家报名「民国日报」

。民廿一年五月，國民日報果因「鐵血」一文，當地政府認為有鼓動華僑反日之嫌，下令封禁。因事前有準備，第二天即以「國民日報」代替「國民日報」繼續出版。以後各報爭相效尤，一家報紙有兩個報名。

民國廿五年華僑日報大革新，國民日報大受打擊。其時蔡學余已先辭職任總商會文牒兼中華中學教員，周祖道和佃潮痕相繼返國，鄭開修從商，李希和去海天午斤當午女大班，連吟嘯進中華民國報，

陳毓泰，丘心嬰轉入華僑日報，碩果僅存的只有方修暢一人。後來雖加入李也流，陳逸民，李一新，翁寒光等，因經濟關係，始終無法和華僑日報競爭。最後國民日報停刊，改為「曼谷日報」，方修暢，李也流，李一新等相繼離開，由李憲任社長，以黨報姿態出現，仍無法挽回營業頹勢。直至民國廿八年七月廿八日被當地政府封閉，前後十三年。吳碧岩一手經營的國民日報，對初期的泰華報業，確有相當貢獻。✻

讀書札記

江靜浪

神也貪心

在迷信思想濃厚的封建時代，人們的精神世界受着神權的束縛；神一向被尊為超凡清正、明智聖法的。其實，神的形象，是人設想出來的；神的世界，是人間塵世的曲折的反映。吳承恩在小說《西遊記》里，就通過神的言談舉止，反映了各種人的性格行爲。小說描寫了聖潔的神界也有貪污現象，那麼貪污之風在人間盛行，自然不足為奇了。

小說寫唐僧師徒到達“西天佛地”，見過如來佛祖後，去取佛經。管經卷的尊者，居然要他們賄賂，說他們是東土到來的聖僧，要供給人事，好傳經給予他們。唐僧答道：來路迢遙，不曾備得。那兩位尊者見沒有人事“孝敬”他們，便把無字的白紙之所謂“無字真經”交給唐僧。唐僧師徒不知尊者搗鬼，走到半路才發覺上當，趕緊倒回頭，先到如

來佛祖面前去。沒料到如來佛祖竟然對此採取包庇的態度，叫他們休嘆，還說什麼經不可輕傳，也不可空取。唐僧一路西來，歷盡千辛萬苦，那能空手而回，只好命沙僧取出唐朝皇帝所賜的“紫金鉢盂”，雙手奉上，還許下願說，待回國後奏上唐王，定有厚謝。這才取到了有字的真經。有了修行的尊者，居然也懷貪心，真是莫大的諷刺！

神仙之流尚求賄賂，遑論人間受金錢薰臭的縉紳之輩。

錢是第一靠山

歷史提供了無數事實：金錢至上滲透到一切社會關係中，作官的污穢狼藉是爲了貪財，衙役公差爲非作歹是爲了詐財，法師虔婆裝神弄鬼是爲了騙財，奸商巨賈取巧奪是爲了發財。在社會生活中，確是“錢能通神”。俗語說：“錢到公事辦，火到猪

頭爛”。

明朝一位詩人朱載堉作了一首罵錢的散曲。他大罵錢這“狗畜生！朝廷王法被你弄，綱常倫理被你壞，殺人仗你不償命。有理事兒你反復，無理詞訟贏上風。……財帛神當道，任你胡行，公道事兒你滅淨。思想起，把錢財刀剝、斧斫、油煎、籠蒸！”朱載堉真是恨透了錢。所謂錢的罪惡，其實是財利掛帥思想及其根源的罪惡。錢不過是一種工具。人們可以用錢作好事，也可以用錢作壞事。只是在財利薰心的世風影響下，有錢有勢的人利用錢作了無數的壞事，人們氣不過，便把一股子怒氣發在錢上面。

俄國大作家果戈理在小說《死魂靈》里，曾尖銳地指出：“得利的慾望，是罪魁禍首，它就是世間稱爲「不很乾淨」的一切關係和事務的原因。”

歷史是一面明鏡。從歷史中，我們看到許多仗勢欺人，橫行霸道，胡作非爲的人，都靠着他們手裏有錢。這類人敢於作壞事，“靠山第一是「財」，第二才數着「勢」。就是「勢」也脫不過要「財」去結納。若沒有了「財」，這「勢」也是不中用的東西。”清初期《醒世姻緣傳》作者的這段話，真是一針見血地刺破了壞人壞事的要害。若再追究爲什麼錢有這樣大的力量，人們就能找到問題的底細了。

中国作家南遊记

本刊辑

八一三抗战 纪念前夕

郁达夫

当我全国奋起抗战之前年，我首领就在庐山训话里说过，敌人处心积虑，只在灭亡整个中国；然其方法，有鲸吞与蚕食的两种。蚕食中国，其来也渐，而其计更毒。我全国民众，易为敌之甘言蜜语所欺蒙，万一民众受其毒，则我中华民国便不得不永沦为敌之属邦，万劫不复矣。至于鲸吞，则其一时来势虽猛，然敌之狰狞面目，易为我民众所认识，我但须万众一心，立定意志，坚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则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也。「八一三」淞沪抗战，就是揭穿敌人鲸吞我的狰狞面目之第一幕。当此三周年光荣纪念日来临之前夕，吾人瞻前顾后，实有无限的感慨。

本来，在敌国前一代的大政治家，也有目光远大，虚怀若谷的人，如已故的币原，就主张对中国只宜开诚布公，谋取真正的亲善合作，以图共存共荣者之一。他们久以晓得，中国是断不是以武力所能征服的国家，中华民族，也万万不是可以蛮勇来压抑的民族。就是到了政党首领组阁的时代，如犬养毅，原敬诸人，还服膺着这一见解，对中国不敢遽以暴力来侵略。可是，到了少壮军人跋扈嚣张，不识天高地厚，只知唯我独尊，目无法纪，脑失常态以后，敌国上下，对世界对中国就完全起了一种幻觉，于是乎乱子就逃出了。自济南的「五三」惨案以来，历「九一八」而「七七」，其间所经岁月，虽只短短的十余年，然敌国的政治军事，却从天

到地，起了一种决不是有正常意识的人所能了解的反动变革。老成谋国者，一个个的或惨遭暗杀，或被迫归田；把持军政要津，擅行疯狂国策的，不是甘作少壮军阀牵线傀儡之庸朽政要，便是专喜犯上作乱之自命豪杰，举国若狂，良知味尽，于是鲸吞中国之大胆无敌的行为，便毫无顾忌地泛滥起来了。「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诗人此语，真象似为今日的敌国而发的。

时到现在，我们也不必再来详叙八一三当时敌阔的向我妄启事端，先来挑衅的种种经过，我们只想简说一下「八一三」淞沪一役，在我们抗战史上的几点重要的意义。

第一，谁都知道，「八一三」是中国抗战全面化的一个重要关键；没有「八一三」，恐怕七七事变，早就当作了地方事件而被解决。我华北五省，或许全般已拱手让人，而使敌得以极少之代价，而取得了整个华北的土地，也说不定。

第二，「八一三」昭告了全世界的尊重自由，尊重民主的文明国家，以敌阔的野心与凶暴。因为淞沪一带，是国际观瞻所系的地方，自此役以后，同情我之与国日益增多，敌在国际间的地位，便愈益低落，而造成了敌今日外交上完全孤立的现象。

第三，「八一三」一役，证明了我抗战实力的决不可侮；在敌人方面，先打破了敌人三月亡华，或三师团即足以征服全中国的痴迷豪语，而在我一方面，则更加坚定了我们抗战到底，必能恢复国土的自信心。

第四，当时中国反战最力，而历来系祸国殃民的资产阶级，即买办，土豪，劣绅，以及操纵金融，剥削民众的官僚资本家等，亦因「八一三」之炮火，而醒了迷梦。他们开始悔改，开始团结，开始知道国家民族的意义来了。虽然积重难反，在今日的抗战阵营里，也还时常有这一阶级的败类混入，在起减少抗战力量的磨擦作用。然而大部分的有良

心者，却都从「八一三」以后，诚心诚意地对抗战国策发了拥护之心。

第五，「八一三」是我诱敌深入，使它的泥足永难净拔的头道陷阱。自此以后，敌谋保淞沪，不得不进攻南京苏杭，而为外卫；既攻南京，又不得不北略徐州，以求打通津浦沿线，而与华北连成一气。且正因此，我得在今日作为复兴建国根据地的行都，有余裕来筹划一切，以完成长期抗战的任务。

凡此五点，皆系因「八一三」一役而造成的基础，我们但须一看敌人最近的那一种急急于谋解中国事变的手忙脚乱之象，便更可以知道「八一三」的重要意义了。对此光荣伟大的纪念日，我们若要不负前贤，不愧后起地来纪念一下，则人无分男女老幼，地无分海外宗邦，举凡中华民族的子民，应如何地尽其出钱出力的本分，自然是不必赘说之事。而且抗战愈近最后胜利之期，变化与困难自亦愈会增加，如目下敌寇之加紧封锁我国际交通路线与闽浙沿海一带的交通，以及威胁安南而思假道攻滇，或在安南境内，设置海陆空军根据地，而作南进的准备等，都是要我们一齐起来加强团结，努力奋斗的暴行。我们要想使这光荣伟大的「八一三」纪念日在后世永放光明，自不得不以我们最后的全部力量来为国牺牲不可。

(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二日星洲日报)

敌寇南进的积极步骤

郁达夫

敌寇的趁火打劫，乘法国战败之余，而威胁安南，提示种种苛刻的条件，使安南不得不在模棱两可之间而就范，已由外电详报，且经我旅越的归客在谈话中，加以证实了。敌寇驻越调查团人数的大量增加，海军军舰在越港的自由出入，以及敌机的任意在越地起降等，不啻已显明地公布，安南当局正式承认了敌寇在安南海陆空军根据地的设置。而今日港电传来，敌寇又进一步而和泰国有了军事合作的约定。敌寇南进的积极步骤，到此已成突飞猛进之势，吾人原不得不先为中国之桂越滇各边境致隐忧，但对于南洋各属，尤其是马来亚与荷印两地，更不得不有暴徒临门，危在旦夕之急感。

泰国与马来亚壤地毗连，朝发而夕可至，虽此次泰国国防部长与海军部长之在东京，将与敌寇结成何种密约，现在尚不可知，然于松冈声明大东亚新秩序之直后，先有海军在南海之结集，继复有龙州寇军退入安南之布置，现复有与泰国军事合作之拟议，是其毒手，不啻已挟住马来亚之咽喉，势必将其对安南不战而取之兵力转一方向而攻略马来亚与荷印，事实已彰彰明甚。侵略者得寸进尺，欲壑难填，对于蔑视正义人道之国家的不宜让步，吾人固已再三声言在先，现在不幸言中，大有噬脐莫及之概了。

在此危机一发之际，吾人为南洋各属当局计，所应采取的，实唯有勿再让步，迎头赶上，先发以制人之一策。

第一，英国与泰国，在不久之前，本有互不侵犯条约之缔订。万一敌泰之间，军事合作之密约果成，则事实即成为泰国向英国属地进侵之威胁，英国即使进而放弃此互不侵犯之约定，按之常理，亦属应该。

第二，英美在远东之合作程度，吾人每嫌其不够坚强，时至今日，决不是再能顾及面子和一国私利的时候了。英国即使牺牲一点利益，亦应该拉紧美国，而使美国得尽人道的义务。

第三，英本国所受纳粹之威胁，固属严重，然对于各属地所受之威胁，亦不宜估计太轻，而不取动作，以致于坐失时机。

本报因我曾领对围洲岛海南岛被占时之情形，指为太平洋上之九一八，亦曾指出太平洋上之八一三，已经来临，「和平业经绝望，牺牲已到最后一头」的两语，现在自不得不移到南洋各属来用了。

况且，目前英国在欧洲之情势，已日见好转，因连日空战之结果，纳粹的弱点已经暴露无遗。又因法雪斯蒂狂徒野心之扩大，巴尔干火药库已将至爆发的程度，使意大利而果侵希腊，则土耳其自将立时兴起，联合巴尔干各协约小国而向德意寻仇。英在远东近东，拉拢苏联合作之机会，目下更适当的了。凡事穷则宜变，变即能通，英国当局，想亦早已有鉴及此了。

要从南洋的危急，而想及中国的抗战，则我大举向敌寇反攻的时机，也愈演愈近了。若英美苏在远东，一旦发动积极联合的动作，则我之五百万精兵，亦可以同时兴起，而作各路向敌之反攻。敌寇究竟人力有限，向南分散了一部份兵力之后，万万再在中国有立足之可能。欧战的命运，若将在这一月以内决定的话，则我之最后胜利，恐亦将在这半年中决定。敌寇积极南进之步骤愈加紧，同时，其

崩溃的趋势，也愈加速，谓予不信，请拭目以俟之。
(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七日星洲日报)

永定河畔导演感言

金山

永定河上，有座庄严而秀丽的大石桥，此桥关系着我们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命运；此桥曾唤醒一只沉睡百年的猛狮；此桥将为人类和平点燃一把光辉夺目的火炬！

在「七七」抗战三周年的今天，我们能在海外为纪念此桥而公演「永定河畔」一剧，我们的兴奋，我们的希望，实非任何言语和文字所能描写和表达的了。

关于公演此剧的意义，我已在另一文中概述，在此不赘；现在，祇将导演此剧的一些感想记述下来。

记得在两年前（廿七年）的八月初旬，我们正奔走于国内京沪之间，为的是参加关于「永定河」一剧的演出；那时上海全国剧作者协会写了一出关于「永定河」的剧本，同时田汉先生也在南京著了一本同样题材的剧作，而我们恨不能同时参加两地的演出，不得已就同王莹同志从南京赶回到上海。数日后，上海局势日趋紧张，京沪铁路中断，人心非常慌乱；我们就在那万分紊乱的空气中开始排练「永定河」一剧。参加演出的人员，是包括全上海有艺术良心的剧人和影人。因为演员太多，剧本内容相当丰富，排练时间又太短促，决定由六人任导演之责（导演团）。记得好象第一幕由塞克尤克二先生导演；第二幕由阿英洪深二先生导演；第三幕由唐槐秋和我导演；当时工作人员的情绪，如同千军万马奔腾于平原沙漠之上，其势汹涌，不可以当，虽然租界当局不同意我们的演出，可是我们却将它搬到华界蓬莱剧院上演。上演期间，观众拥挤，户为之塞，台上台下热烈坚决的空气，打成一片。连续公演六日后（到了八一三），街市上交通忽然断绝，街头巷尾满布着全副武装浓眉大眼好象士兵模样的警察，他们手中握着最新式的步枪，满身披载着子弹和手榴弹，一个个面带杀气地在岗位上徘徊；我们明白——战争就要开始了！于是我们在一种异常奇特（兴奋的奇特）的心境下结束了我们的公演。当晚，沪战果然爆发。次日我们就在一个适当的场合成立了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并分组救亡演剧队

一十五队，决定分发到内地去工作。

我们——一行十四人——（救亡演剧第二队）于八月二十日暂别上海，浩浩荡荡开向内地去，经过了江浙皖豫湘粤桂等七个省份，计二十个月。去年，复暂别祖国，来到海外工作，先在香港纪念过「七七」，此刻又在星洲纪念「七七」，追忆过去，企望将来，能不令人感奋得落泪！

我们此次上演的戏，是选用田汉先生的台本。我曾遍读所有关于永定河畔的剧作，总觉得不如田汉先生所作感人之深；它那种炽烈的感情，澎湃的气魄，把握着我整个的灵魂。我重复阅读四遍，仿佛完全体味到剧作者伟大的人格和热情；我觉得这剧作不应以剧本的评价来评价它，而应以诗的评价来评价它；这是一首诗，一首伟大的史诗！我决定要号召一百余位青年斗士将这首史诗朗诵给全星洲五十万远离故乡的侨胞听！

由于处理此剧手法之决定，我曾大胆而又谨慎地将原作将加以删改和增添，但我敢发誓说，我曾尽全力保持了原作的精神和价值，在一个环形的四面都是观众的剧场中（全场可容乙万一千人），在某一端建立一座相当宏大的桥头（桥长六十尺，宽廿四尺，高十六尺，石级乙十四层——但祇是全桥的二十分之一），演员们就在桥上桥块表演。我将第一二两幕合并，删去剧中罗曼斯的成分（后两幕也是这样），加强群众兴奋和坚决的情绪。剧中新闻记者的出场，我标明了一位是中国名记者范长江先生（请恕我未曾先征得范先生同意），其他二位则是马来亚四大报纸的华人记者，一位说福建话，一位说广东话，原因是想强调海外华人关心祖国抗战的殷切。第二幕（即原作第三幕）删去了苦力区长大学生刘琪等穿插，加入一二个福建和广东的伤兵（原因也是想鼓励同胞观众的情绪），同时又有学生慰劳团慰劳伤兵鼓励伤兵再上前线的场面。伤兵医院即设在剧场中央空地上，与观众咫尺之隔。第三幕（原作第四幕）是最后一幕，增删较少，祇在剧终前古星文团长命令退出大石桥，吹号降旗后，增加了大批老幼民众向南疏散场面，而正在疏散时，忽闻敌方枪响声，于是全体（士兵与民众）复在团长命令下回到桥上，重新升旗，重整防御工事；片刻间筑成一座血肉长城，大刀机关枪手榴弹同时向桥的对岸飞将过去；在四周观众的座位上复有百余民众（演员）冲出来涌上桥去，结束全剧。

此剧演出的形式，在欧美固不鲜见，然在中国尚属初次试验；我虽自惭浅薄，但我们全体工作同志很有一点学习的勇气，因此也就增加了我的勇气。那么，这次的演出可算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希望从

这次尝试中，学到更多的教训和经验。

此外，我们还在戏剧演到一半时，插入「献金」一场「活剧」——当第二幕伤兵医院结束时，全场灯光暗而复明，突自楼上吊下一个献金箱来，箱有五尺见方八尺高，箱面以玻璃制成，箱中有明灯一盏，其时当有大批侨领侨众把他们身上所有金钱首饰献到箱中去。我们相信在「七七」三周年的中国各地，也都有献金运动，侨胞此举，就是赤诚拥护抗战支持抗战的具体表现！侨胞们必当明了：值此欧战骤变，远东形势突趋紧急的时候，若不踊跃捐款以助抗战早日胜利，更待何时何日？我们从这次献金的成绩多寡中，可以看出下列两点：一，我们的戏究竟演得怎样？收到些什么效果？二，星洲同胞们对抗战之拥护究竟达到了怎样的程度？我们——一百余位参加演出的我们——将在这里祈祷：那玻璃制成的献金「空」箱，当于一刹那间，变成了一个实足的大银箱；箱中所盛满着的不仅是金钱和首饰，而且是数十万同胞崇高无比的热情！

一九四〇年「七七」前三日于星洲
(载南洋商报「戏剧知识」第八期)

论今後的歌咏运动

夏之秋

现在的马华歌咏运动，可以说是在生长了，金马各地纷纷的组织歌咏队，遍地都是歌声，真所谓「救亡运动在那儿，歌声也在那儿」。在这生长的过程开始的时候，笔者在歌咏周刊写过许多关于歌咏运动理论以及歌咏技术的文字，相信这些东西读者们还未忘记，一直到现在除了「三不知」写了一二个歌曲外，再也不想写什么文字了。原因是笔者生活不安定，大部份时间是消耗在公路中，再一方面每次歌咏周刊都刊登着不少的文字和歌曲，虽然有许多是要批评的，又怕引起误会。笔者在此地究竟还是一个客人，真正的一字一句，一音一符的研究起来，大家也不好意思见面。同时在这歌咏运动生长正蓬勃的时候，好容易有这个现象，倘若我们彼此互相轻视互相谩骂，互相斗争，岂不是破坏自己的阵线么？固然，批评是可以使人长进，可是事业还未成就以前，这样的批评可免的就免了吧，反正只要是在唱，总比以前不唱的好。为了这些原因，笔者从来不敢动笔。如今是时候了，在我们，只要动机良善，会接受别人的意见，那么，马华的歌咏

运动，便会从生而长，从长而育，从育而成，真正做到拿歌咏运动来动员群众，来打击敌人，来争取最后胜利。目前马华歌咏运动能如此迅速的生长起来，也是各歌运工作者努力的表现。这一点是值得大家敬佩的，更望继续努力，拿出百折不回的意志，来尽这伟大的任务。

对于目前这许多歌咏队的迅速成立，是值得庆幸的，可是其中有许多歌咏者的行动是「似是而非」的。这些致病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认识不清，把握不住现实。现在不妨一一的把它们举出来，让大家来检讨一下，我们可以慢慢的克服自己，纠正自己。现在不必空谈理论，只指出事实来，让大家仔细的考虑就是。

一，有许多的歌咏队歌咏水准不太高，偏要唱合唱，好象是非唱合唱曲不唱，其实却是唱而不合，这是多痛心的事。比方我们大家都知道识字运动是很需要的，可是人们还没有机会读到半年的浅易功课，偏偏要他们去读报纸的社论或是要他们去读四书五经，这当然是一知半解，或不知不解，这两件事是同样的性质。后者是没有人这样做的，可是前者却不乏其人。为什么不把我们的力量和已有的歌咏技术用来深入群众，组织群众，去教群众歌咏呢？店员，公务员，工人，匠人，不都也可以去组织他们么？再拿识字运动来打个比方吧。我们是希望全马来亚的侨胞，都能识若干字呢，还是希望全马的侨胞都不识字而只极少数人能读能写八股文；而这些知识份子还要关在家里，不去教群众识字，试问这识字运动能推行么？歌咏运动要能推广，不也是一样的道理么？

关于这一点，我很希望诸位同志认识目前的任务，现在的每个歌咏队员，就是一个最好的民众教师，希望每位都去找个机会和群众接近，去用歌咏组织若干的新同志，不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去练习你们不能唱的合唱曲。等到你们的经验多了，自然会有一天会唱。只要自己不断的学习，不断的长进，不但是将来能唱合唱，而且也可以成为一个健全的歌咏领导者。因为一个健全的领导者，也是需要修养的人才行。换句话说，我们希望人人能组织起来歌唱简单的歌曲，不希望只有极少数人能歌合唱曲，这样就是失去真正的救亡歌咏的意义。多数的人同唱义勇军，保家乡，以及其他简易歌曲，不也是很魁壮么。民众需要的歌曲不只一二首，我们应当多给他们才是。目前也有很多的同志是在那里挣扎着克服环境，克服自己，去向着群众工作，这样的人也确实不少，希望他们更加努力。（下缺）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南洋商报）

前文提要



騰達企業公司，是P埠一間專賣假髮、化粧品的營利機構。只有十幾名女工和職員。

王海則是公司里的新進雜工。由於秉性耿直，致遭營業主任——韋俊志，與女助理經理——黎斯莉諸多歧視。他內心極為不滿，想摸清事情底細。

後來，湊巧黎助理經理因腳傷未上班，韋主任又忙出車去了，剩下王海暫代辦公。他便藉機到生產車間去跟女工們聊天。通過這一聊，王海從她們的口中，知悉了許多關於黎、韋二人以及公司內的事。

某一天，有個典型時代女郎叫郝愛美的到司里來。此女喜穿戴包括假髮、假睫毛在內的各種人造飾品。她先是千挑萬剔的選了個‘非洲黑人裝’，又要韋主任親自為她梳髮，韋不肯；結果由黎氏出面做‘好人’，叫了女工——安娜代她梳飾。郝乃因此與黎搭上，並大談起股票經來啦！

這時，王海已忙完了後間的事務，又照常到店前來要整理貨架。可是，黎斯莉却迅即喝止他：“這裡沒你的事，去幫女工剪些發網。”口氣突又變成那麼威嚴了。

王海不得已，厭惡地轉身進車間去。一旁的郝愛美則用奇異的眼光，瞧了黎斯莉一下。

“安娜，妳也可以到後面去車點東西了。”

黎斯莉別有用意的調走了安娜，然後，對郝愛美提示道：“咱們進Office談吧！”

這回，輪到一直沉默地載着發束的秀清，奇怪

地目送着她倆走進辦公室去。

彼此坐定位置後，黎斯莉忙解釋道：

“我不想讓她們和老板知道，所以剛才不便表示什麼。請妳別見怪！”

“嘻！我也多少看得出，妳會興趣這方面的。只是……為什麼又怕人家知道呢？”

“這——妳不必多問。總之，人不虛偽，准吃大虧。我必須表現忠於公司。妳知道嗎？在這種社會，非現實點不行。一個人，要學會幾種腔調，才算本領。好了，閑話少說，還是談我們的正題吧！”

兩個小姐於是一拍即合，開始密斟起近日各種股票的盤價行情與熱門「貼士」來啦！

6

郝愛美來過騰達後的第二天，公司里的女工們發覺，她們的助理經理心情似乎特別好。每當這種時刻，她的話也會特別多。

黎斯莉先從那位被她稱為「神秘小姐」的郝愛美身上談起，罵她是女「貓王」，买东西太挑剔，又取笑她的尼姑頭，揶揄她那些「如真換假」的假貨，卻絕口不提自己和她掛股票的事，充分顯露了：當一個女人知道了別人的秘密時，那種刁鑽、自驕的模樣。

跟着，她又高談闊論現代女性的化妝術，言下之意，似在自薦本身的打扮了得。然後，她還扯到逛百貨公司，兜購物中心，說自己幾乎一個禮拜要逛幾次，所以，又幾乎所有這類地方都讓她踏遍了，走膩了。

在她自彈、自唱的當兒，一些摸熟她們的助理經理脾氣的女工，會偶而在適當時機「唔」、「哦

」的应付几句，算是在听她演唱外，其他的就始终保持缄默。

只有安娜的兴趣比较浓，也较不顾忌。她赞赏道：“哟！黎小姐，你今天穿的这件新衣，是订制还是买的？好新的款式，好美的色泽喔！”

黎斯莉虽不喜欢她的吱喳，却很受落她的阿谀，便故作平淡的答她：“唔，是订做的，布料连工钱才一百元而已。”说到「而已」时，还加重了语气。

“哟！黎小姐，你也真舍得！一件衫，一百元。不会到百货公司，去买些现成的，又平又靚。妳看我这件T恤！……”安娜自以为说得理直气壮，还整了整身上那件印有：LEVIS TEXWOOD AMCO……等一大堆商标图案的衣，然后，又洋洋自得说：

“大减价买的，才十块钱一件，是现在时髦的！”

“哼，说妳笨，妳又自作聪明，印到乱七八糟的，替人免费宣传，还说美啦时髦的。其实呵，那早已过时了！妳知道吗？我这件是当今巴黎最流行的阴阳装，是男女都合穿的款式呢！”

“哦，哦！”安娜变成只有点头的份了。

“不怕让妳知，其实这件还算普通而已，我家里另有几件更贵的哟！”说完，还向其他女工高傲地扫视着。

两个人在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艳斗奇，旁听者多数都冷冷的观赏着，有些故意把针车用力踩得响些，也有可怜安娜的，就忍不住细声嘀咕：“自找霉头，活该！要吱喳也不先考虑一下自己的身分。”

雅花却看不惯黎斯莉的自大狂：“哼，有本事的，不会去跟那些富婆比！”

小红也在一旁暗骂安娜：“多嘴，欠人骂！”

正当黎斯莉在眉飞色午之际，车间前的那对小门儿被「咿呀」推到一边，一个人影闪了进来，把她要说的话阻断了。她第一个抬脸看，见是王海，心里老大的不快，恨恨的瞪了他一眼。

王海并不睬她，只用眼睛和手势向女工们暗示了一下，之后，便迳直溜到后间去。

那小门儿紧接着又发出第二次声响，大家一看，是赵老板，忙都把脸埋得更低，加速踩着针车。只有黎斯莉不爽意地瞪了他一下，欠身回到办公室去。

赵老板的涵养倒还不错，非仅未动声色，反而装了个笑脸，瞧了瞧那些埋在针车上的头，背着手，踱进车间，巡看了一遍——这几乎是他来公司的常习。

王海从后间喝了水正待出去，却给赵老板叫住了。

“待一会儿，你把原料点查一下，看有哪些须要补进的；顺便也将货品记录卡清理好，弄成表格给我。”

“下午行吗？我还有事没做完。”王海稍感为难。

“唔，不要紧。不过，最好能快点，我等着要！”

其实，王海很明白，「不要紧」后面的那句话才重要，也才是赵老板的本意。

他发觉，这两天老板们似乎来得很勤。昨天，将近放工时，凌老板和叶老板来过，而且留至放工后都尚未离开。今天，赵老板又一大早就来要点货查账的，好象有什么事要进行的样子。

果然，当天傍晚，工友们下班后，腾达公司的几个老板，均络绎的来「上班」，包括很少到司里来的章成。这个章老板，可算是董事会里「不懂（懂）事」之一（这是黎斯莉背地里给他们的封号）。他不大爱理腾达的日常事务，除了开比较重要的会议，他是懒得出席的。因为他自己那间规模不小的电器公司，已够他忙的了。

但象他这类「不董事」的董事，倒又不止一个，虽然背景各有不同。有些董事甚至公然预告过：不是分润的会议，没有时间出席。

前任的董事经理——尤达宏辞职后，即曾如此表示过。这似乎颇难为了身当董事会主席的凌超然。惟凌超然却非等闲之辈。别瞧他瘦瘦高高的有点仙骨相，主持起会议来，倒还有其「超然」的两手。他和粗头大马型的董事财政——赵威，很能互相默契。因而，好歹总算撑住了腾达公司的大局。

当袞袞诸公坐定之后，凌超然就先将会会议通知上的议程，再重覆一遍。

“各位董事！今天的议程，主要是关于我们在几个购物中心，所设小摊位的继续问题；其次是因此而产生的解聘问题；至于公司今后的业务，以及股东分润、工人花红等方面的问题，我想也不妨先谈谈，待年底会议时，作个正式决定。看大家意见如何？”

“我以为，应当先反映一下公司的业务现状，因为我想多知道些情况。”说这话的是章成。

“对，谈完了业务，就涉及公司的利润、收支总账。我所关心的是，今年有没有比往年多些盈余。”尤达宏乘风而起，始终不忘自己此来之目的。

接着，其他与会者就你一言我一语的，会场骤然热腾了起来。

凌超然毕竟是处理惯这种局面的老手，倒也不十分在乎。他清了清嗓门，冷静地说：

“本来嘛，哪一个议程先谈是无关宏旨的。只是，会议的时间不多，而更重要的是，各位是否了解，目前我们的小摊位所面临的危机，以及公司在财政上的困难？”

此言一出，果然见效，会场顿时静了下来。有些董事，则把眼光移向一直沉默地坐着呷茶的赵威。

这时，坐在凌超然身旁，个子不很矮，惟样子象极了日本人，且娶了位东洋太太的叶欣，不耐烦地托了托鼻梁上的眼镜，吸了口汽水润润喉，才说：“我看，争执是无谓的。公司既已出现了困难，就应优先解决。还是请财政摆一下当前的危机实况吧！”

赵财政见镜头的焦距已集中到自己身上了，乃想借此机会，将心目中的一些计划摊出来，希望能改善公司的命运，也显示一下自己的才华。

“大家该不会忘记，再过几天，我们在巴都和柏龄购物中心的摊位合约，即将满期啦！目前，根据两间大厦业主发来的通知表示，摊位租金决定调高，而兴隆坊内的摊位，据说也有同样的危险。但是，前两个摊位近年来的生意，已每下愈况，常月收入往往不足应付租金，和女售货员的薪水，还要公司倒贴出去。只有兴隆坊摊还过得去。因此，趁着加租的当儿，我主张把它们收掉，单留一个。不知多留意下如何？”

“就这样收盘，未免太可惜吧！”章成没料到，第一个议程就那么叫人泄气，所以尚欲挽救。“我以为维持下去，至少还有转机的希望。”

“不，我想它们会象两块鸡肋那样，留在我们口中总是无益的。万一不小心，梗住了喉咙，那时非窒息不可。”真看不出，凌超然的词锋，还有点文味呢！

“按现时行情看，似乎除了收，便没什么更好的对策啦！”叶欣也表示了对凌、赵二人的支持。

“其实，相信诸位都会理解：「开源节流」这四个字的意思吧！”赵威趁热打铁的把话继续下去。

“现阶段，公司业务和财政的复苏，主要就靠这四个字了。收掉「贵租淡营」的摊位，为的是「节流」；然而，单单「节流」，毕竟只能缓和危机于一时，是消极的。积极一点的应是，在「开源」方面努力。我们一定得设法，在公司所被准许的营业范围内，兼作假发、化妆品以外的生意。”

“主意是不错。但如今市面百物，竞争性那么

强，那么庞杂，能兼作哪些生意呢？”章成渐渐的也兴趣起来了，惟跟着又无可奈何地加了几句：

“可惜我们不是百货公司的注册，否则，我随时可搬些电器来凑成个数目。……反正我的电器也得扩大销路。”这最后一句话，章成是在心里说给自己听的。

有些董事表示：“潮流这东西变幻莫测，实难

榕 树

佛陀曾在你葉下悟道，
人們愛在你枝下乘蔭，
你是世上最偉大的樹啊！
覆蓋面積兆方寸。
你茁壯的生命力啊，眾人驚訝！
你奇特的生長法啊，有口皆誇。
插在沙漠裡，生根，
種在山窪地，抽芽。
不分任何條件，
插到哪兒，你長到哪！
刀砍雷劈不怕，
水淹干旱不怕，
根越扎越深，
枝越長越大，
幹越伸越遠，
桠越長越發達。

你沐浴熱風綠滿南亞，
你把寶貴的蔭涼，
獻給了南亞；
值得讚美呀。
你青春燦爛的年華，
更值得讚美呀！

抓准！”

凌超然却一派雄心勃勃的「理论家」风度，“但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潮流也是人创造的。”

“对！”叶欣亦唱起和来，且唱得比凌超然更好听。

“我们何妨看看，时下许多本地的大小公司，都在搞「联营」，「集团」式的资本集中，俾与外

来大财阀们争一日之长短。另一方面，宣传战也是个现代的热门手法。诸位该有听过一首广告歌的片断吧！Metrol……Make it a part of your life. 象这样，几乎每时每刻地播送，不用多久，便深深地旋进了你的耳窝，教你非得在无形中，让它占有你生活的一部分不可。而潮流呢？就是这么被宣传出来了。这是商业社会的特点。”

讚

譚正

你獨特的精神堅韌不拔，
最值得讚美呀！
你的覆蓋面積世界最大，



叶欣谈到兴奋处，竟至口沫横飞，使得坐在他对面的尤达宏，最先遭了「口水之殃」。他厌恶地白了叶欣一眼，掏出丝巾来，装做抹汗的样子，擦去了脸上的唾星。然后，象故意泼冷水似的。

“我们的资本究竟有多雄厚，能够创造什么潮流？也许吧！几年前还有可能，如今呵！……”

“但至少可以跟跟潮流。别忘了，我们的过去，

也是因潮流而涨起的。”凌超然不文不火地辩解。

尤达宏一想起过去，就又气又叹的说：

“唉，就别再提过去的潮流吧！妈的，老子的汽车、股票，还不都是给他妈的后退潮流卷掉了的？”

“可是，也不能一概而论。”叶欣插入补充说：“在这点上，日本人最有心得，最有方法。那就是能跟的，样样都要跟，才能争取到大市场。”

与会诸公皆知，这位正在兼任日本（在本地）某大公司副经理的叶欣，一路来的言论都极推崇日本。不过，他说的也是实情，只怪自己们眼高手低，无能为力。

赵威一直耐心等到几个董事争论够了，才重新开腔。

“搞「集团」、「联营」呢，不是不能考虑。但和我们差不多的呢，都是些泥菩萨——自身难保；找「大鱼」呢，我们这种营养欠佳的「小鱼」，也引不起人家的胃口。依我看，诸位还是现实点吧！请参阅一下，我们公司今年上半季度（到九月为止），财政的收支现状。”说着，即从文件夹里抽出几张打好了的账目表，让与会者传阅。

稍静一会儿，只听尤达宏第一个叫了起来。

“哗，一年不如一年！这里面会不会有问题？那姓黎的婆娘，恐怕也是个「危机」。比如昨天，在马场里，我就给一匹黑马害惨了。”说时，脑海里尚重映着当天马场里的喧闹场景。“惨，看来今年又没得捞啦！妈的，还不如去炒多些股票，多跑几场马，更爽。”

对于尤达宏所说的「危机」，众人的看法颇分歧，唯多数都不介意。而作为黎斯莉介绍人的叶欣，更是大不以为然了。他认定：尤达宏是有意要报私怨。

赵威不理其他董事的争论，又把他的话接下去。

“各位现在总该明白，若非尽速「开源节流」，公司恐怕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呢，为了图存，为了平衡目前假发业的退潮，我提议，应一面加强同其他几间厂的市场竞争，一面则不妨试进口些皮包、旅行袋之类的，用以探察市面的行情。”

“但你是否有把握？因为市面淡风是普遍性的，非只假发一行。”其中有个董事问道。

“把握呢，谁也不敢说。不过，买bag、买袋在眼下乃是一种时髦，尤其现代女性，更是人身一袋。”

“财政的这个建议，诸位可以慎重考虑一下。”

六弦琴·小孩

吳岸

黄昏
又降臨孤村
我輕輕彈起六絃琴
懷念着遠方的親人

小果
搬來一張小凳
挨坐在我身旁
聽得入神

椰風輕拂
椰棚升起陣陣烟靄
琴聲中
暮色更蒼茫

哩哩啦啦
小果和着我的琴
唱起自己隨口編造的歌兒

小果呀
此刻
你是否也在

懷念着遠方的親人？

彈着彈着
我竟忘了夜已來臨
忽然聽得砰然一聲
才知道
小果已在睡夢中
跌落在地上

我連忙拋下六弦琴
在黑暗中抱起小果
他哇的一聲哭了
淚水淌落在我的手臂上

“爸爸，爸爸
小果要爸爸回來……”
他緊緊地摟住我
一邊抽噎
一邊不停地呼喚
直到在我的懷抱中
睡酣……

一九七九年七月

凌超然间接表明了对赵威的赞同。

经过一番交头接耳的程序后，与会董事们大致上赞成一试，并授权凌、赵、叶三人，全面处理有关各事。

“至于，今年工人的花红，”凌超然有意要早点结束会议，“现在还相当难决定。若照往年发嘛，我们的股东年润怕受影响；待要不发嘛，又恐引起连锁反应。因此，我想还是到时再看具体情况吧！各位觉得怎样？”

其实，结果当然是：没意见。因为这时候，有些与会者已大打呵欠，有些则迫不及待地站了起来，猛伸懒腰，相继星散云离而去矣。

7

近午时分，王海满头大汗，一忽儿冲进公司，

一忽儿又跳了出去，正忙着搬运那些从小摊位上收回来的假发、化妆品、玩具……等等，一大堆拉拉杂杂的东西。四名打扮得颇入时的女售货员，亦帮手拎提些小镜、模特儿之类的。而赵老板，则在一旁比手划脚地指挥着。

待东西全部搬进公司后，韦主任习惯地又在壁镜前照了照，梳了梳，然后又驾了那辆 Van，跑他的外勤去了，丢下七零八落堆积着的杂货，让王海一人清理。

那四名女售货员，心情烦乱的一齐进了办公室。随后，赵老板也跟着进去。

开初，倒没闻见有什么动静。但不久，从办公室内传出来的声音，却渐渐大了起来，而且已可辨悉是在争议着，引得正在整理货品的王海也好奇的竖直了耳朵，想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岂有此理！你们事前没给通知期限，现在又

不补发遣散津贴，究竟打什么歪算盘？”

去过小摊位收过几次账，王海多少认得出，说话的是那位洋名叫珍妮的女售货员。

接着，是不缓不急却滑头十足的老板腔。

“我非常同情你们的遭遇，但这是董事会的决定，非我个人所能力挽。况且，新的雇佣法令也没硬性规定：雇主辞退雇员，一定要付遣散费。”

“我不信，你胡说。想欺负我们没有工会？我要到劳工局去告你，告你们公司！”不用观表情，也能听得出说话的人是够气愤、够激动的。

“噢，如果你想去的话，尽可以去，没人拦阻你。”听口气，赵老板显然是有恃无恐。

稍停，王海又听到另一个洋名叫佩蒂的说：“赵老板，摊位既已收了，没办法。但公司里或许需要人手吧！”

“呃，这个，需要可能是需要。不过，你不懂车发，二无簿记经验，我很难帮你向公司特别推荐。”

珍妮却在一旁责备她道：

“哎呀，佩蒂！你怎么啦？难道不做他们的工，咱们就会饿死么？”

“对。东家不打打西家，怕什么？”另两位一直未开过腔的女售货员，也忍不住那口气愤了。

“噢，当然！以你们的才貌，怎么也不会饿死的。”

“住嘴！别恃着你有几个罪恶钱，就想随意侮辱人。”珍妮大声的抗议道。

“哎，事实是这样嘛，我也没恶意！”

“没恶意？我才不信，狗嘴里会长出象牙来！”珍妮毫不留情地反唇相讥。

王海心想：一个平日待客彬彬有礼的女售货员，一旦被激怒了，竟象一头母狮那么凶猛。真看不出呵！

“哎，你怎可乱骂人？堂堂的我也是你的老板！”

珍妮在鼻子里哼了一声：

“老板？现在都不做你们的工了，还什么老板？我当你是老鼠才真呐！”

王海在办公室外听着听着，一壁点头佩服她的大胆、有志气，一壁却在脑子里暗自揣摩着，赵老板正在七窍生烟的那付尊容。

那位始终把自己扮成局外人，却又掩不住内心窃笑的黎助经理，这时才充「和事婆」似的，打破了尴尬局面。

“好啦！你们几位小姐，这个月的薪水都算妥了。来签个名，拿去吧！”

当四个女同事从办公室出来时，王海禁不住以赞赏的眼光，抬头望了望她们，还特地对珍妮翘起大拇指。

珍妮趋近王海，心有不甘地轻声问道：

“喂，王海，你知道现在的雇佣法令是怎样的吗？”

王海尴尬的笑笑说：

“对不起，我也不大清楚。”

“珍妮，算了吧！为了那几十块钱……”佩蒂又准备息事宁人了。

“不！无论如何，我也要去弄个明白才行。”珍妮却还不肯就此罢休。

王海则从旁鼓励道：“照我的意见，去去也是好的，但实际的效果如何？就不知道了。”

其他的两位女同事，也觉得不妨一行。

“至少，可以在劳工登记册上，添多几个失业待聘的名额。”她们俩同时说。

“好，咱们一起走！”

女售货员们刚走，赵老板即施施然从办公室内踱了出来，瞧一眼工作中的王海，没说什么，迳直往车间去。办公室里则传出了打字机操作的声响。

赵老板推开了小半门，先挂上一付笑面具，跟女工们打了个哈哈，接着就边询问边视察地，从前间踱到后间，再从后间走到中间，袖起双手，站定了。

(二续)

本刊广告价目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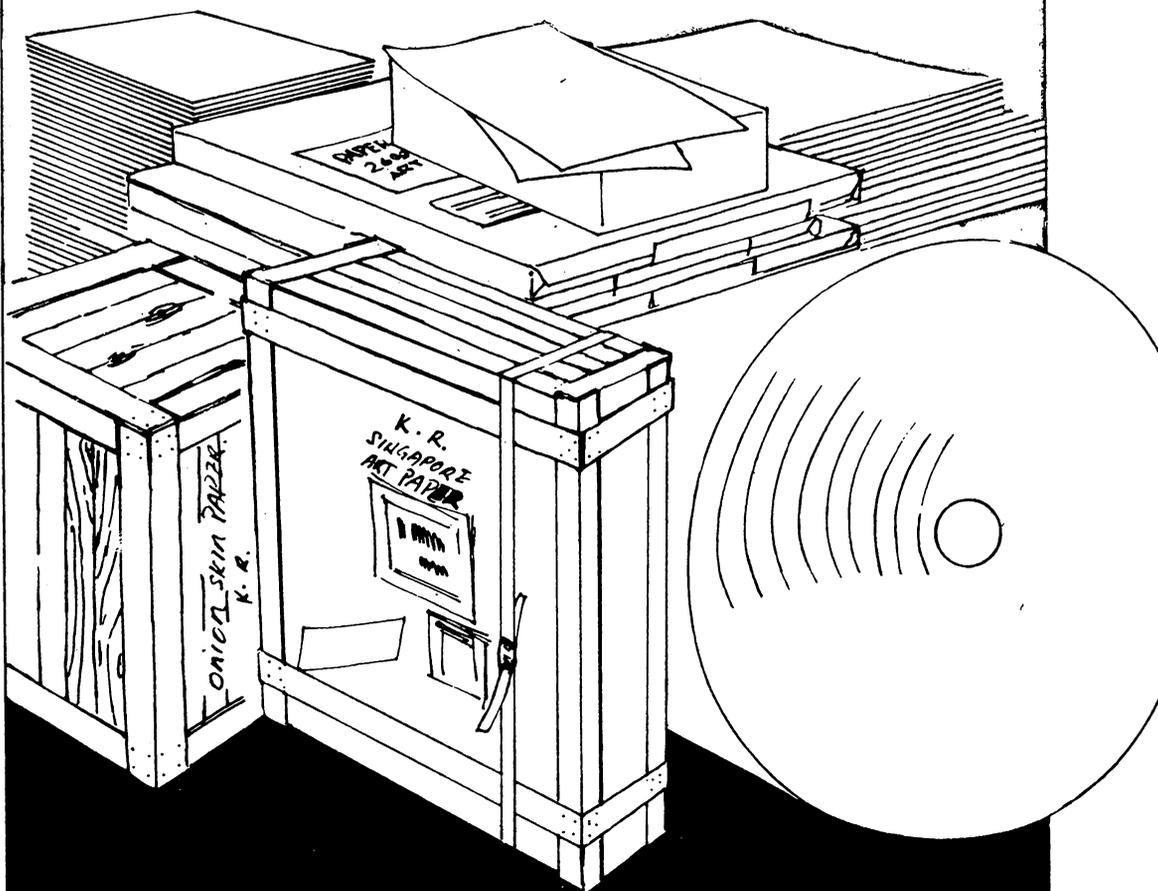
封底：全版一千元（彩色）
八百元（二色套色）
七百元（黑白）
封二：全版九百元（彩色）
六百元（二色套色）
五百元（黑白）
封三：全版九百元（彩色）
六百元（二色套色）
五百元（黑白）
内页：全版三百元（黑白）
半版一百五十元（黑白）
四份之一版八十元（黑白）

Paper & Board Materials problem?

Contact us, being one of the local paper & board material suppliers, you name them, we have them!

有紙料或紙板的問題嗎？

請尽快联络本公司，由以本公司是本坡的紙料供應商之一，只要您提得出我們就有辦法。



KINGRICH ENTERPRISE PTE. LTD.



慶立(私人)有限公司

354 M, Alexandra Road, Singapore 3. ☎ "KINGRICO"

☎ 640477 640478



- 柔佛路
- 登婆街
- 小巷



王金成水彩画近作选

群島文化社新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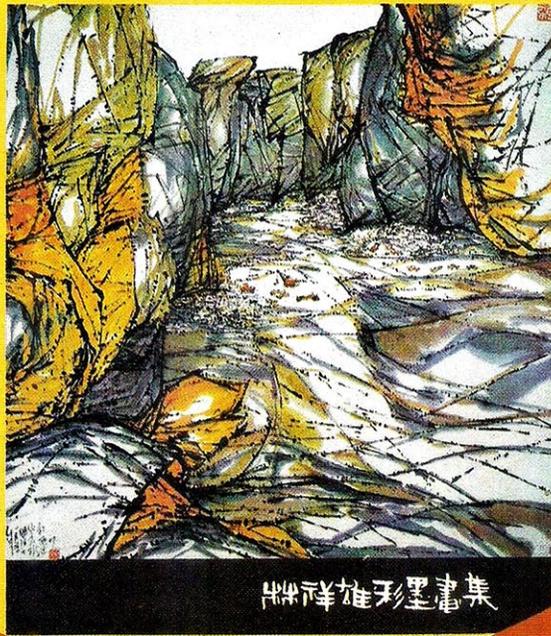
群島文化社有限公司

ARCHIPELAGO CULTURAL PUBLICATION (PTE) LTD.

No. 584, BALESTIER ROAD, SINGAPORE, 1232.

TEL: 2523764 TELEX: INOVAT RS 25554

星馬各大書坊均有代售 讀者函購免收郵費



- | | |
|----------------------|---------|
| 兩徑軒雜文 (方修著) | \$ 2.00 |
| 切磋集 (紀思著) | \$ 2.00 |
| 林祥雄彩墨畫集 (林祥雄作) | \$12.00 |
| 暗流 (呈向風著) | 排印中 |
| 風下隨筆 (劉子政著) | 排印中 |
| 牆 (梅筠著) | 排印中 |